



物特美華京爪

北京花事特刊目次

序

導言

北京之觀賞花

北京之掌故花

北京之園藝花

北京之堂花

北京之像生花

北京花事歲時志

花月令

課花簡法

北京花事識小錄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2025B



~~029045~~

北京花事特刊序

北京文物之盛，蜚聲已久，寰宇人士，觀光茲土者，年以數十萬計。吾路際其會，縮水陸之衝，此頻年數十萬游觀之人士，悉優游而經行於吾路，則導游之謀，又安能已？文獻載記，資諸名流，景物之編，責在吾路；不賢識小，爰有北京花事特刊之輯。京師景物之可紀者亦多矣！而花事一端，要爲有關游興，足作名區之點綴者。京師花事，昔以諸刹爲最，梵宇花光，多關掌故；今則名園興而看花之地益多，九城春色，四季芳華，觀光人士，有適遇於其時，則走馬而觀，秉燭以遊，快目騁懷，有足多者！顧稽載籍，尙鮮有紀其看花時地，以爲游觀之導者，寧無憾乎？吾路此輯，實取便於遠蒞茲土之人士，而聊爲游觀之一助焉。目凡九：曰觀賞，曰掌故，曰園藝，曰堂花，曰像生，曰歲時，曰月令，曰課花，曰識小，博採旁搜，畧著其概；名園古刹，聊爲傳神；片羽一鬣，無補名都之文獻；嫣紅姹紫，堪供佳日之流連。按圖而索，會心正不在遠已！是爲序。天津鐵路局長周慶滿

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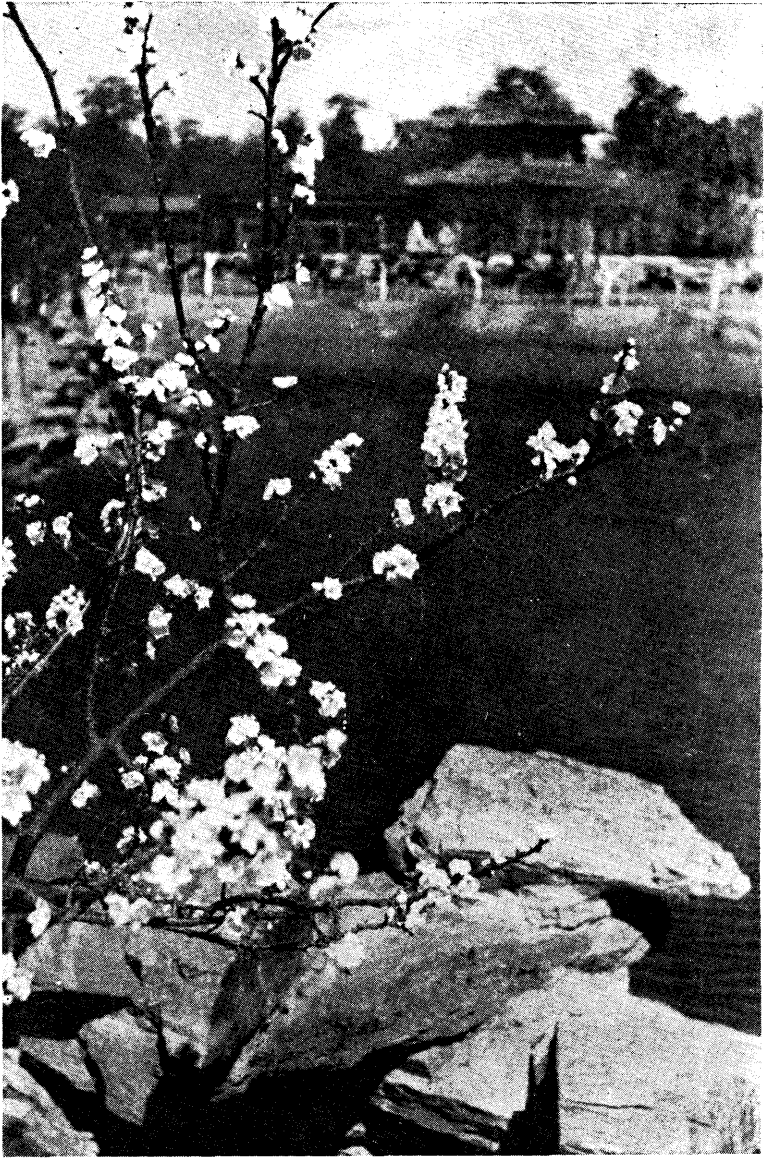
本刊爲介紹北京看花時地而輯。覽者手此一篇，庶有助於尋訪。

本刊對於北京花事之掌故，爲供欣賞，紀載特詳。此類資料，深荷傅君芸子之助益，謹致謝忱。

本刊於花事有關者如：園藝爲花傭之特技，像生爲工業之異能，皆有敘述；取材於「北京市工商業概況」者特多。

本刊附載之花影，特約北京索仁甫君李堯生君所攝，均甚名貴。編輯時促，遺誤難免；倘荷讀者賜予指正，欣感實深。

編者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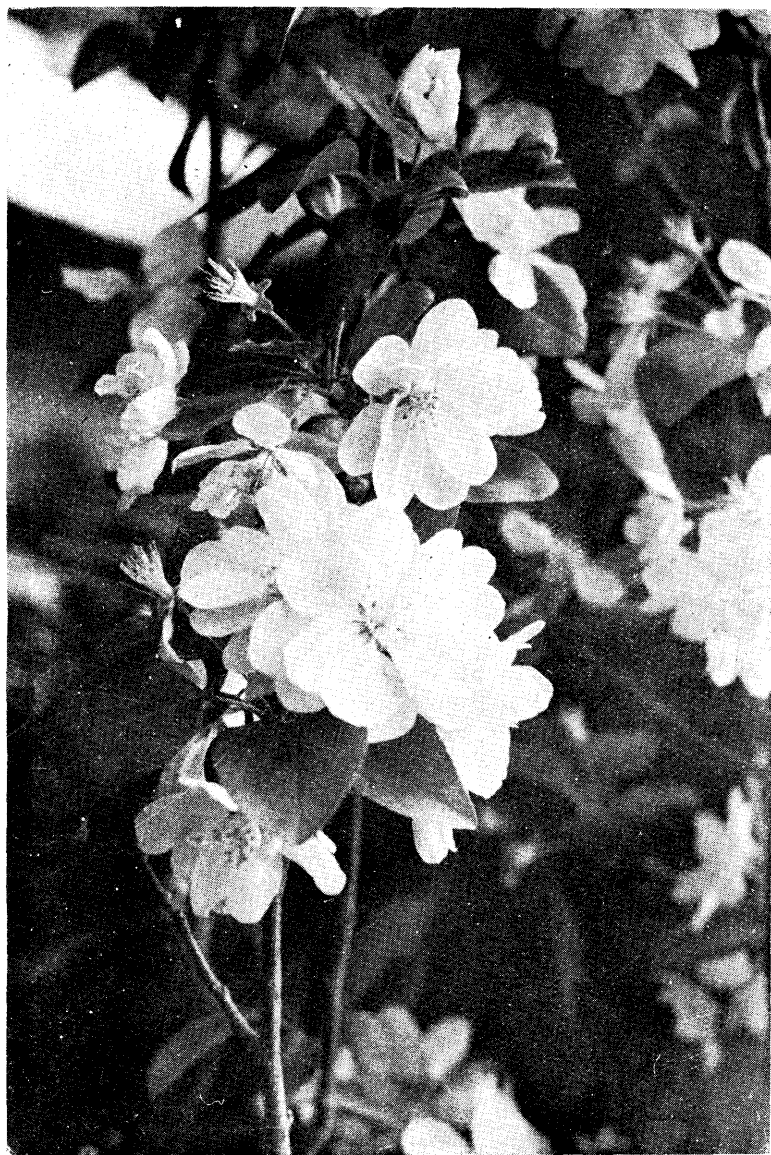
一花杏園公央中



二花杏園公央中



一棠海府西園公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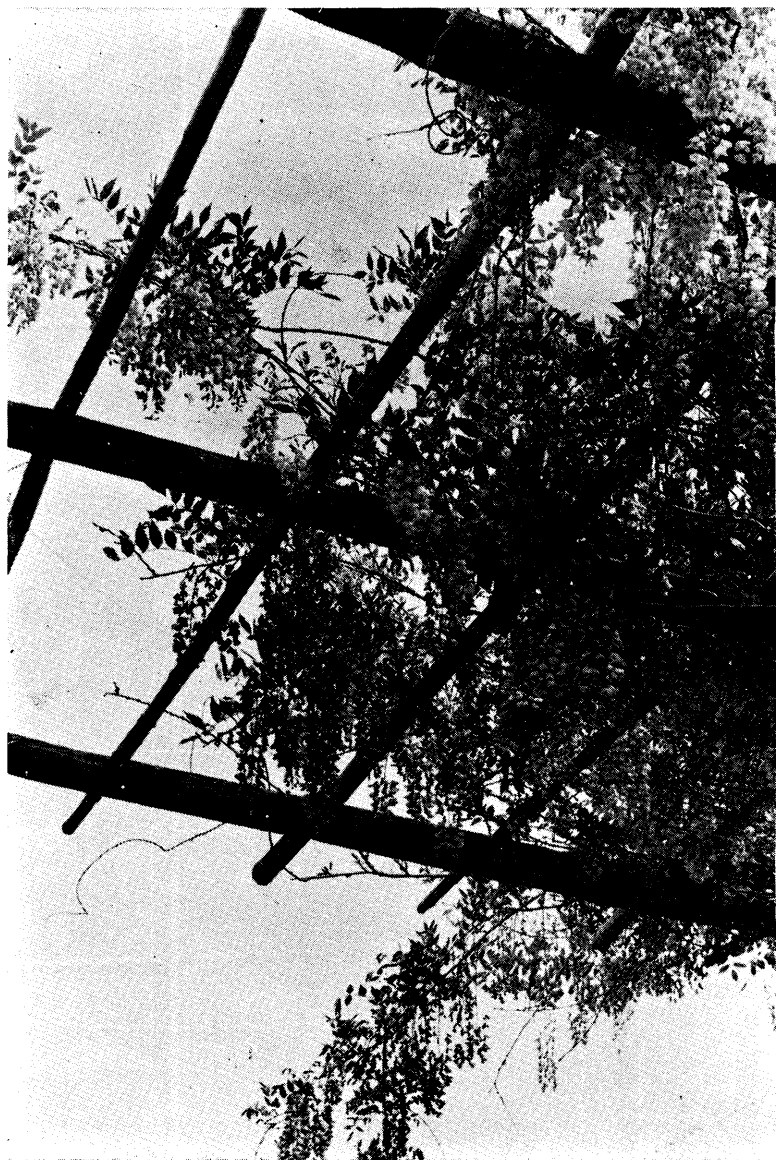
二棠海府西園公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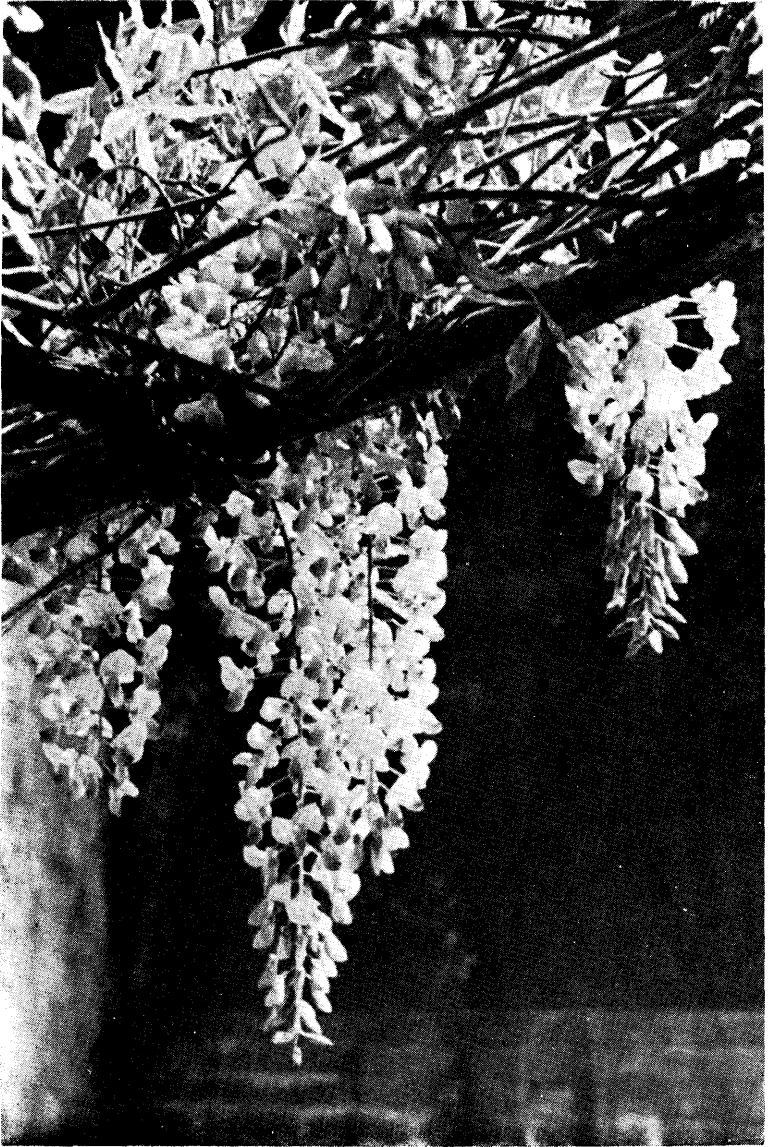
一梅秧園公央中



二梅秧園公央中



一蘿藤園公央中



二蘿藤園公央中



一丹牡丹園中央中



二丹牡丹園中央



三丹牡丹園中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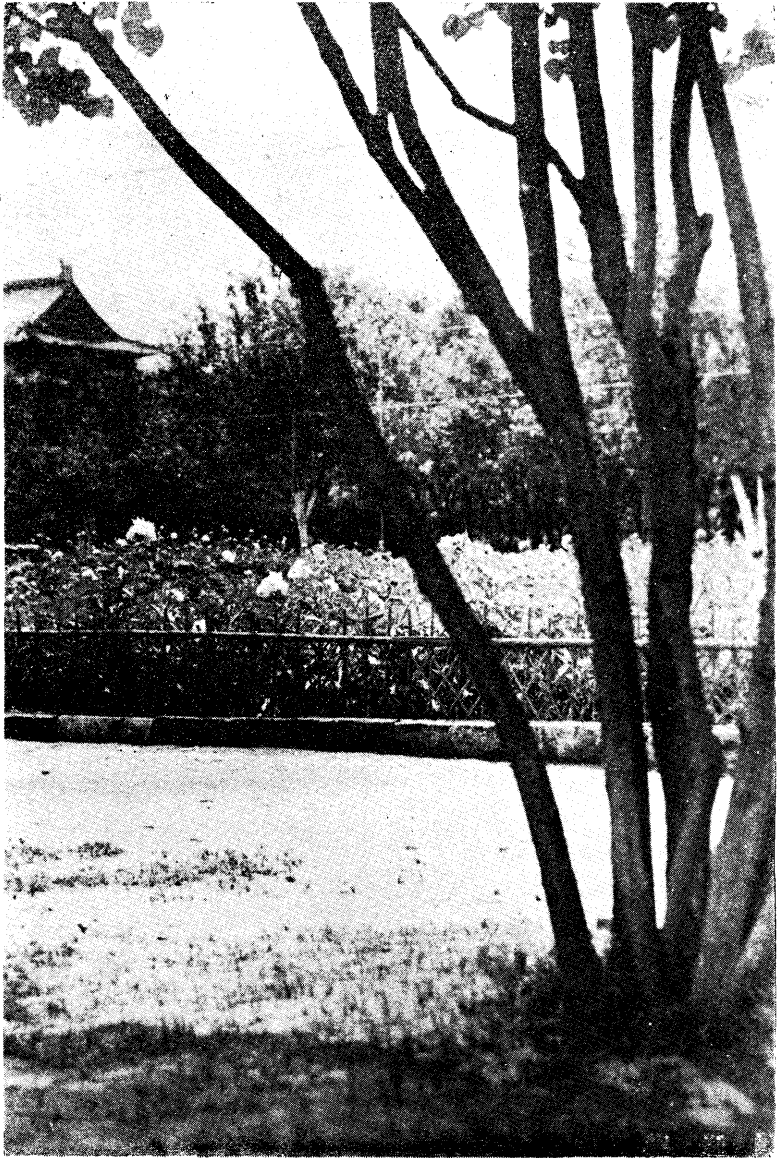
四丹牡丹園中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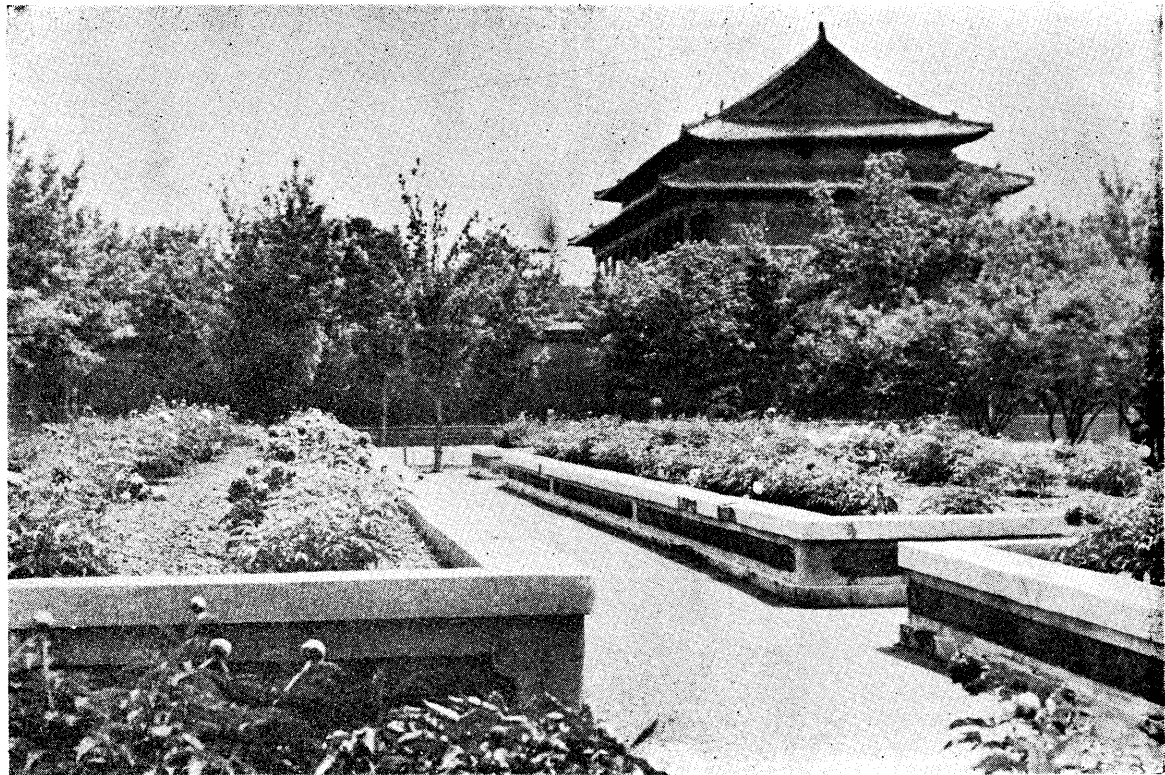
中央公園芍薬一



中央公園芍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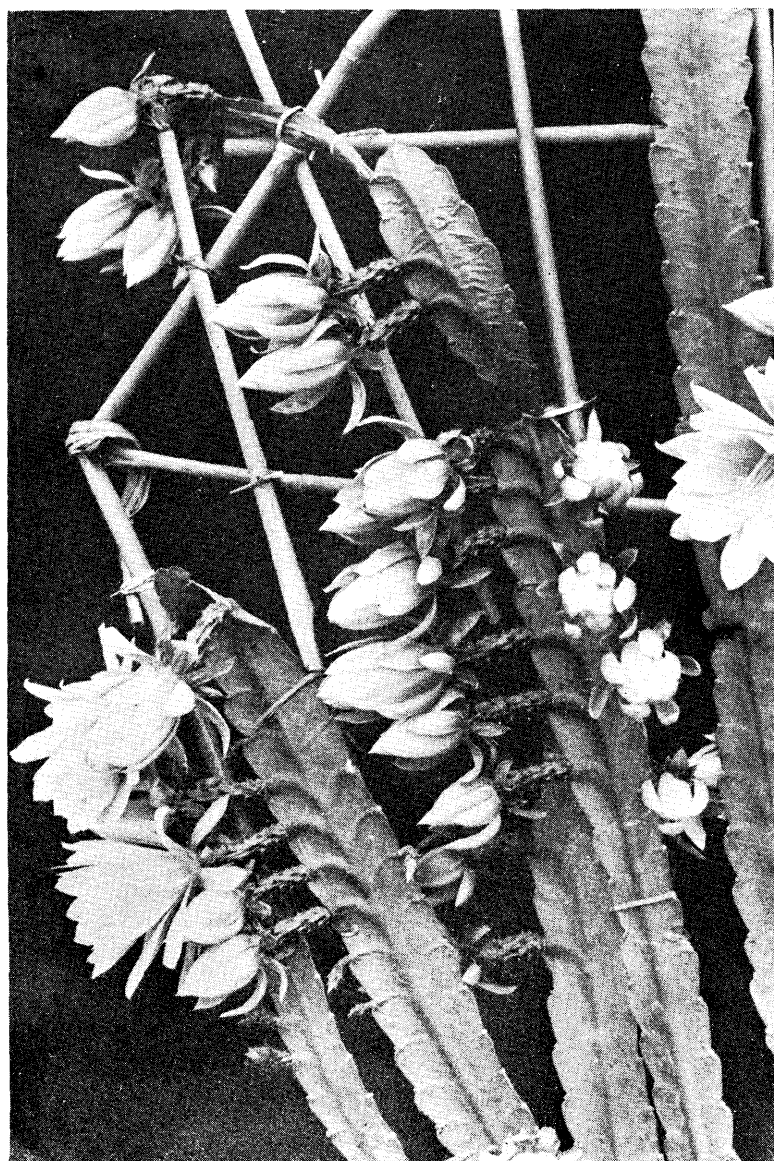
三藥芍園中央



四藥芍園公央中



一花荷箭令園公央中



二花箭筒令園公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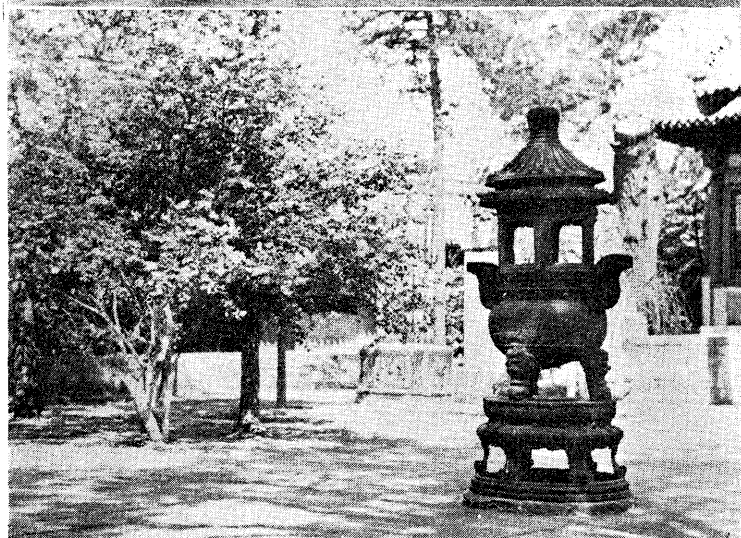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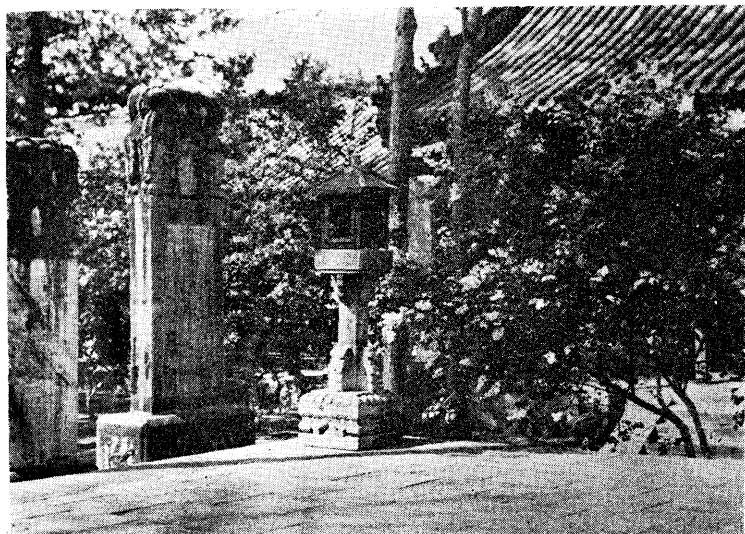
一香丁寺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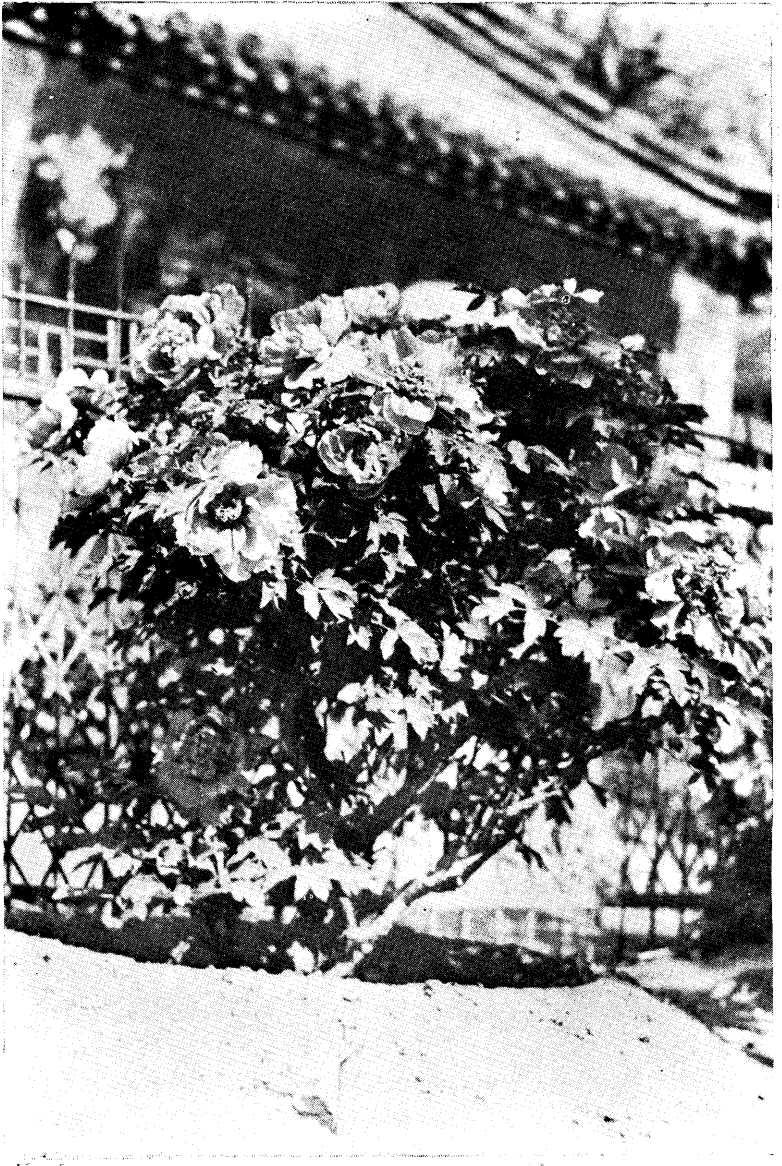
二香丁寺源法



三香丁寺源法



四香丁寺源法
五香丁寺源法



一丹牡丹寺效崇



崇效寺牡丹二



三丹牡寺效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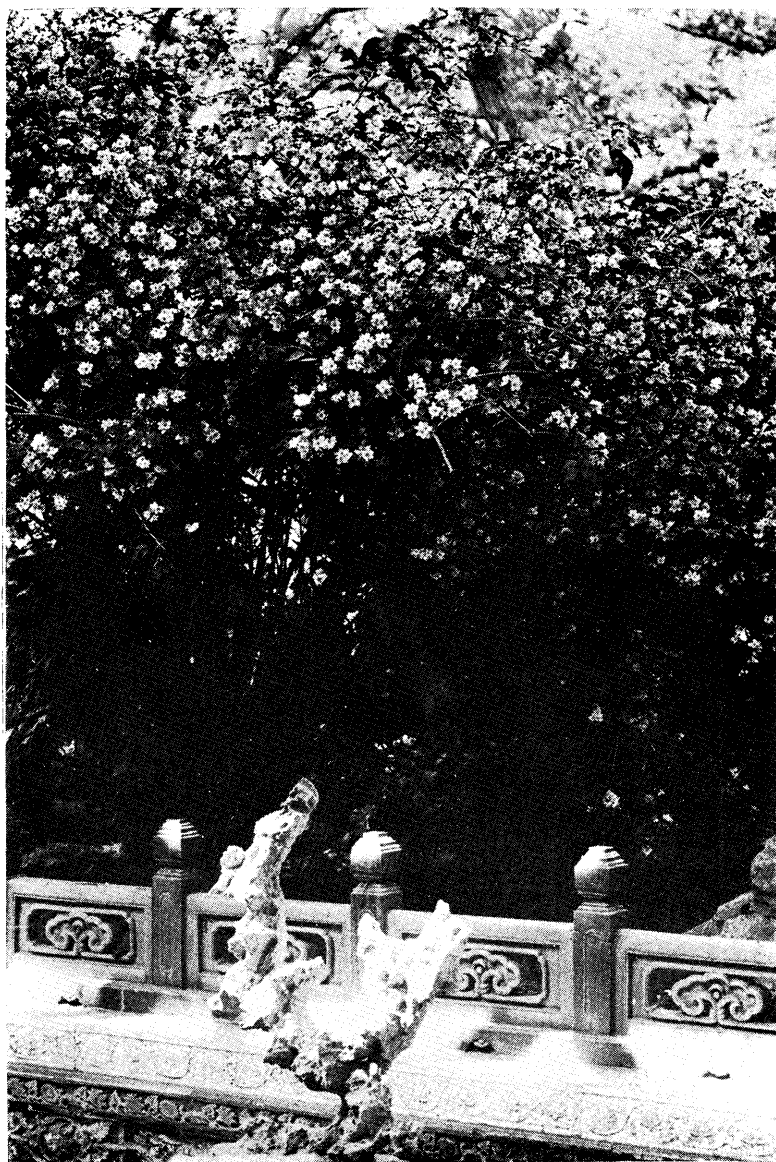
四丹牡丹寺效崇



五丹牡寺效崇



六丹牡寺效崇



一花平太宮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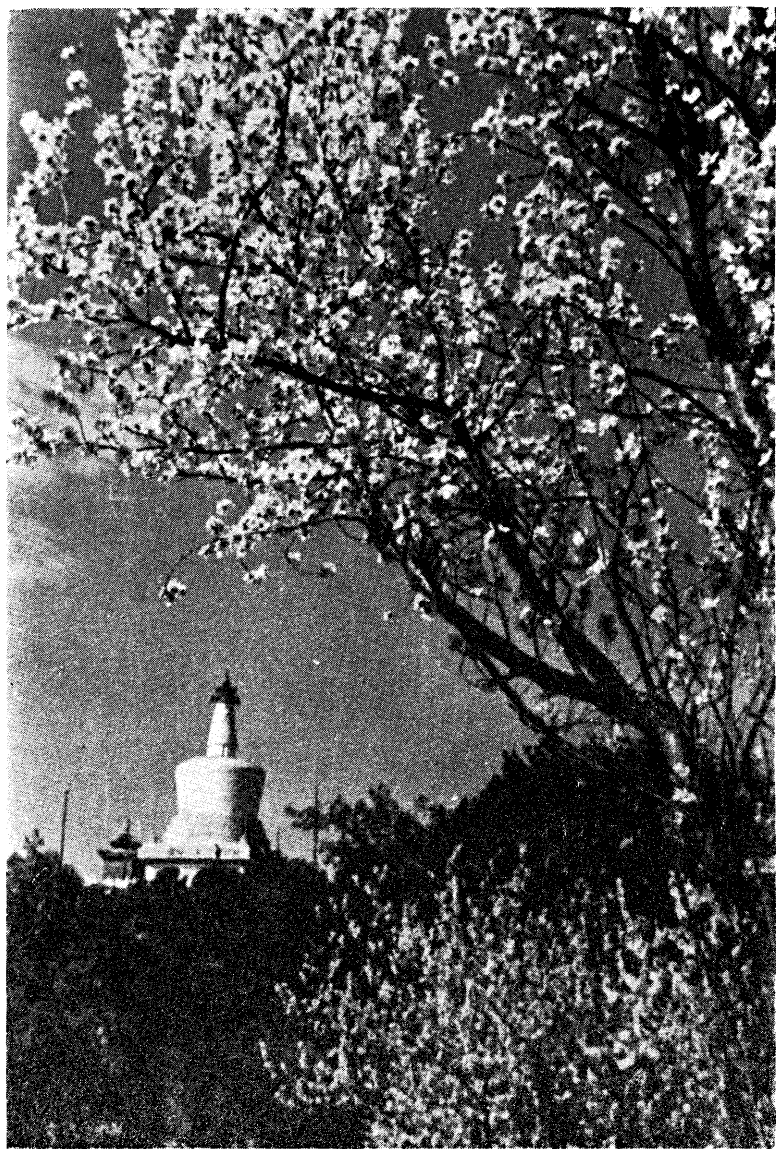
二花平太宮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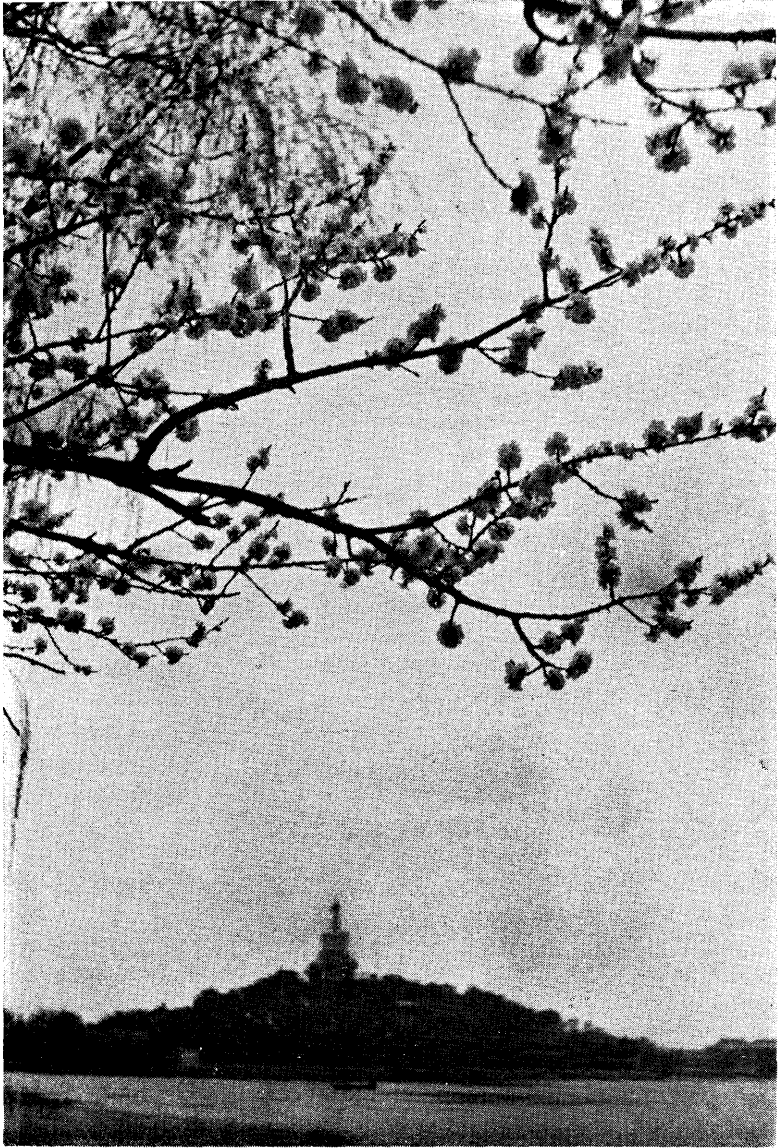
花桃之前門宮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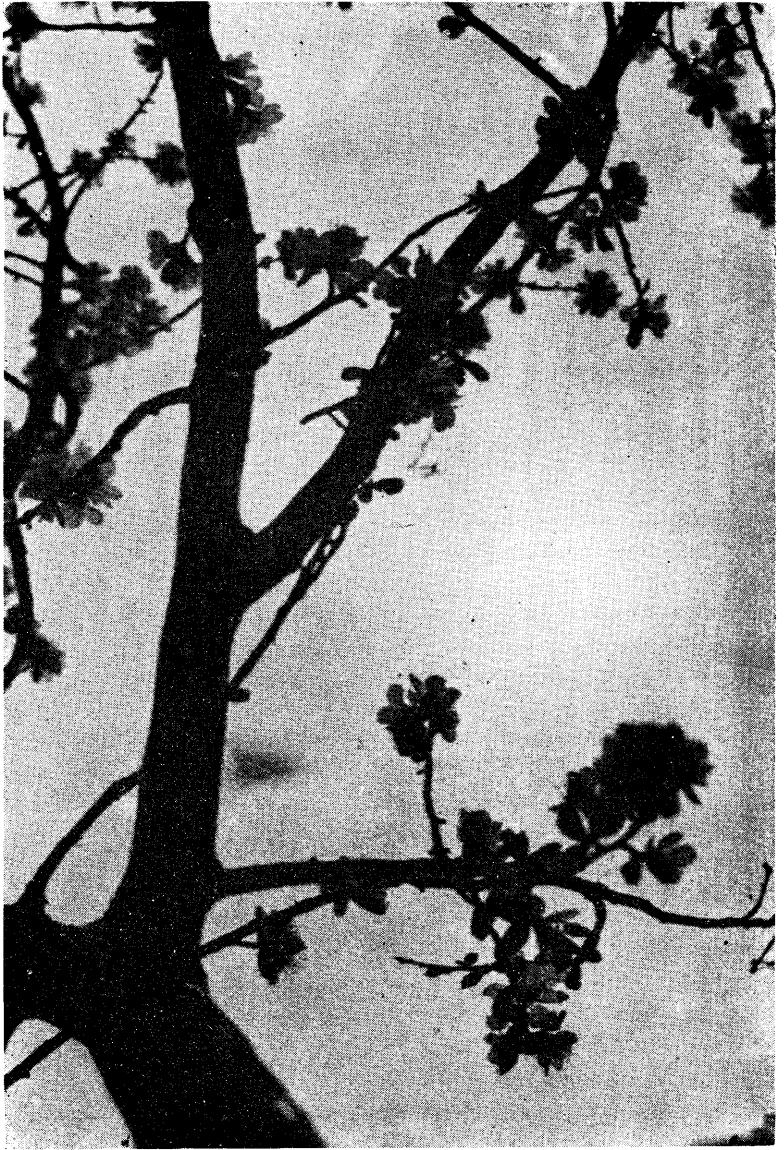
枝欒山之前門宮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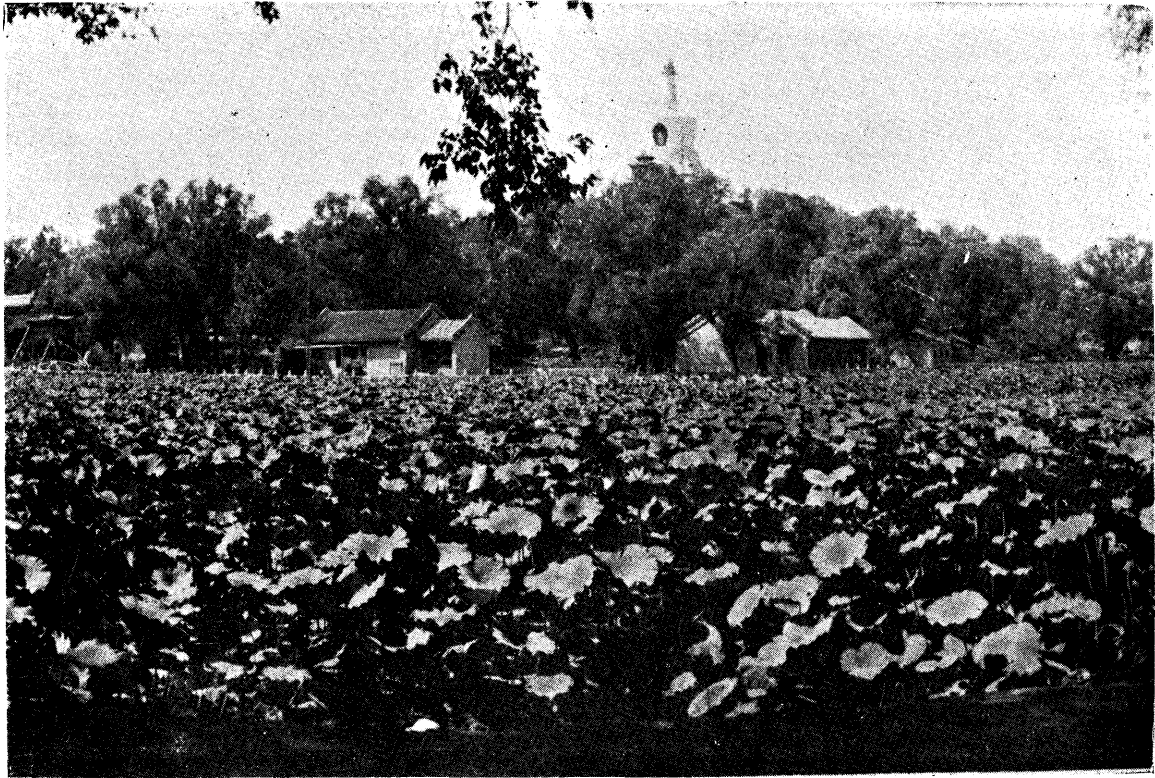
北海公園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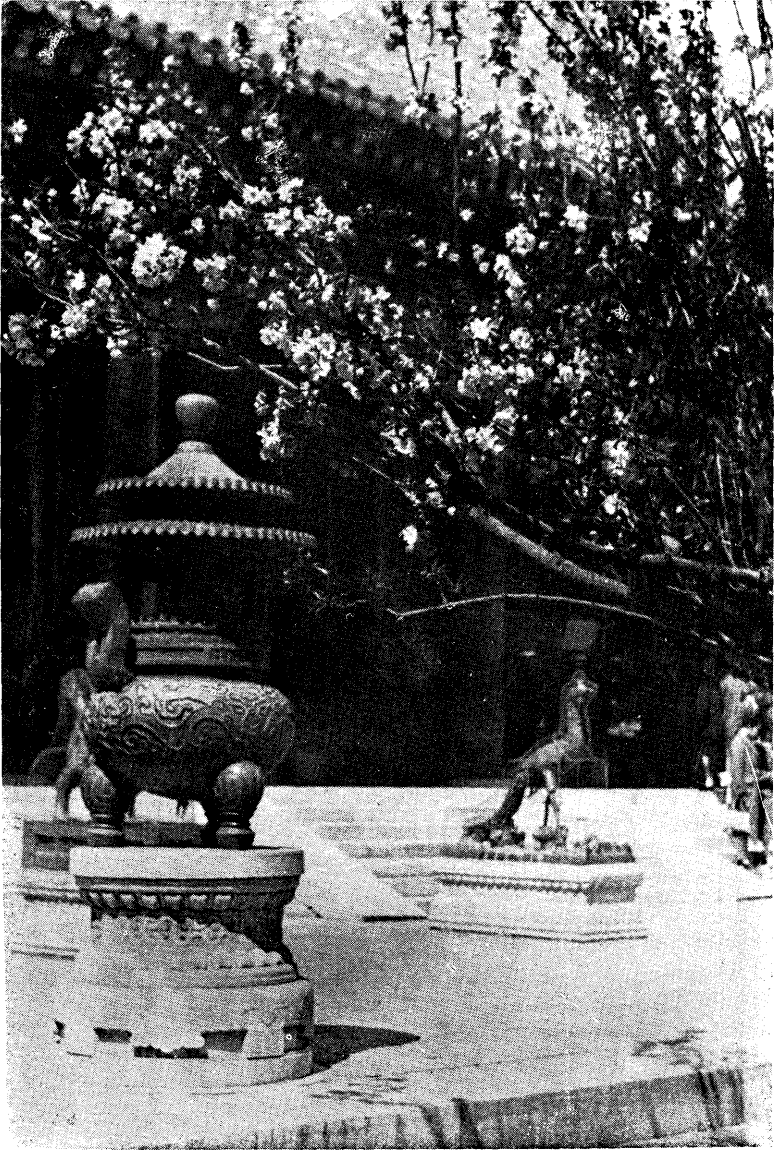
北海公園杏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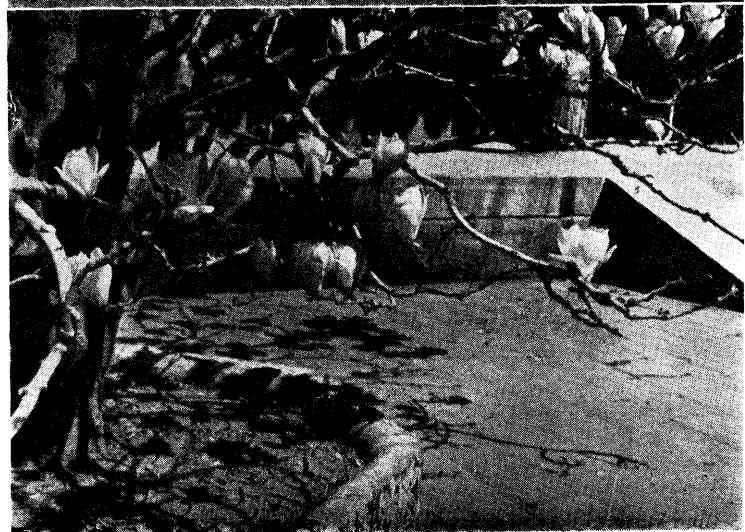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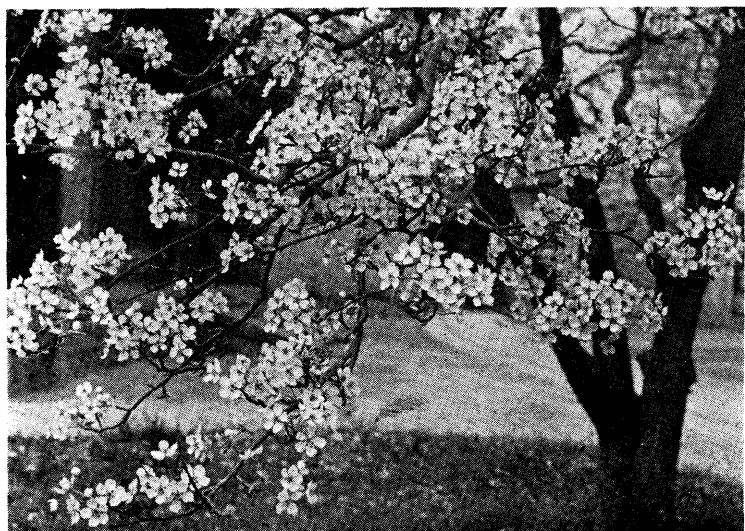
北海公園杏花二



北海公園荷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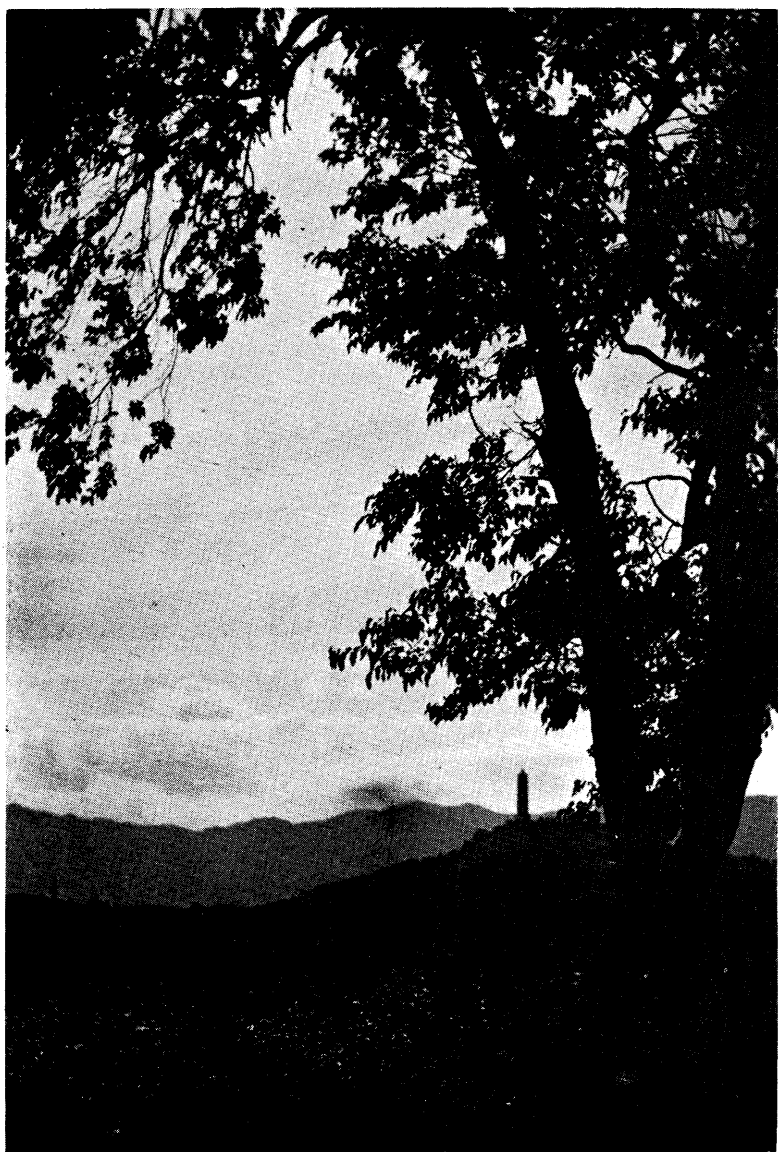


頤和園海棠棠



花梨園和頤

花蘭玉園和頤



山西楓樹之紅葉



花仙水與草盆垂

北京之觀賞花

北京建立，相承垂七百年，賴昔賢之擘劃經營，以迄今茲，始成此燦爛之都市。其中文化之優久；建築之堂皇；技藝之瑰奇；景物之幽美，菁英所聚，頗足著稱於時，爲世所讚美數數稱道者也；而名園梵刹，萬紫千紅，助其生意，增長風光，尤足爲京師之點綴。

京師之美，固以體制恢宏，偉麗是尙，然而包孕萬物，有需於花事以成其幽倩之致，天然之觀者，是以花事之勝，亦常不離於京師。昔之洛陽，今之北京，論其美備，莫與比倫。此雖小道，亦可觀已！

北京花事，蜚聲既久，園林著美；梵刹夙興；古苑尋幽；僧寮寄廡，芳華點綴，實曰麗區。降及近代，名園日多，雖三寶之慕不聞，而掌故之花猶在；法源丁香；醇邸海棠；崇效牡丹；可園籐花，或紫華正濃，香艷噴溢；或紅粵未放，春色猶含；濃綠淺紅，絢爛極矣！京國耆獻，日下名流，鎮日看花，盍簪觴詠，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殆無逾乎此者。茲爲紀其看

花時地於後，以爲游賞者之一助焉。

中央公園

地址 天安門右

花類 桃花 欒枝 杏花 紫荊 海棠 秧梅 籐花 牡丹

芍藥 荷花 桂花 菊花

花期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概況

京都繁市，十丈軟塵，而欲盪滌心胸，正賴幾多園囿，臨風依水，聊會遐心，萬紫千紅，良堪矚目。昔年花事，多寄興於名藍，今日游蹤，常牽情於曲囿，此春明一小滄桑，而中央公園實爲今之獨勝也。園爲社稷壇舊址，民國三年十月，改爲公園，故又有社園稷園之稱，千葩列植，萬卉齊榮；梅杏叢生於山嶼；桃李怒放於水涯；丁香成林；海棠獨豔；牡丹繁於習

禮亭前；芍藥妍於國花台畔；消夏有觀蓮之會；賞秋延訪菊之賓；古柏耐寒，翻能載雪；唐花名塢，詩出非時，於是四時有不謝之花，三徑留忘歸之客，而此園頓成瑰麗之觀矣。壬申暮秋，更有丁香海棠再度作花之異，東湖曾賦念奴嬌詞以紀之云：「天公一笑，把人間裝點，兩番春色；正值滿城風雨裏，爭見看花人出；抱月猶溫，塞雲太薄，總勝春寒勒；夜游秉燭，誰知今夕何夕？遙想燕子歸來，帝城風物，又似曾相識；拚取君歡今日盡，莫恨無花堪折；晚晚春姿，伶俚弱質，翻受西風惜；劉郎豪興，這回饒字題得。」亦斯園花事之掌故也。至若春季花時，名流觴詠，無日無之，尤以牡丹芍藥季節，游人爲多，夜間復張燈觀賞，尤覺嬌媚宜人。唐人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此情良有似之。茲擇錄一二詠花之作，以爲名園裝點。曹邨蘅詠社稷壇白牡丹詩云：「無人愛處色香兼，寄語游蜂莫浪黏；對影故應羞紫萼，託根何幸傍蒼髯。花開不厭千回繞，春晚還能幾日淹？畢竟天生冰玉質，衆中介立亦奚嫌。」小魯和韻云：「怨紫曬紅亦未嫌，轉因澹泞絕蜂黏；置身禁苑凡英避，叉手詞流妙句添。疑是漢宮新浴罷，儻教青帝欲歸淹；憑闌誰解亭亭意，合寫天香

入素練。」秋岳詠稷園芍藥云：「黃金橫帶羽書馳，獨向雕闌感異姿；何必錦腰侔北勝，了知梵尾到吳癡。有情應貯春前淚，乍落旋勞別後思；自是詩人來晚晚，將離未寄便傷離。」李釋戡詠社稷壇晚菊云：「殘照孤稜下倦鴉，來遲猶及看餘花；錦砂金鐸吾無取，雪彩冰姿蔑以加。獨傲窮秋能幾日？欲持晚節向誰家？西風獵獵吹人瘦，那聽城東一市譁。」均足爲此園花事生色。地居天安門內，與太廟作左右峙。門券五分。其中景物至佳，點綴尤爲精緻。花事之繁，實兼各地之勝，幾有凌駕全京諸園之概；唐花塢尤多珍異之花，固不可不一覘其盛也；其中有令箭荷花一種，高及數丈，莖作扁狀，花作白色，無葉無枝，花從莖上生，此亦一異品，其他盆花甚多，未遑枚舉。每年花時，萬馬千車，冠蓋相望，出門俱是看花人，足與唐代洛陽之盛，相媲美矣！

法源寺

地址 宣外教子胡同法源寺街

花類 丁香

花期 四月

概況

法源寺即唐之憫忠寺，都城古刹也。乾隆之際，王述庵小集法源寺，時芍藥將開，賦有采蓮令詞云：「啓精藍，消盡纖埃處，正簪盃東南舊侶；當窗紅藥，喜昨宵幾度櫻桃雨；料斯際湘靈鼓瑟，峯青江上，鎖闌將薦詞賦。好趁閒時，半階綠影分香醕；又何異小查院宇，斜陽芳砌；風過候，并覺花能語；情未已，藏鈎脫帽，試聽歸鳥，猶勸酒徒少住。」名藍花事，初見品題。嘉慶十二年戊辰暮春，仁和龔定盦游寺時，寺中更有海棠，定盦戲拈花瓣於叢紙中，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十年後，偶檢視之，泫然得句，曾賦減蘭詞云：「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爛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韻事流傳，爲法源寺增一掌故。嗣此則以牡丹稱盛矣，洪稚存乃有「法源寺近稱牡丹」之句，李莼客亦有法源寺看牡丹六絕句云：「看到簾花興已闌

，羸驂嬾復逐長安；忽然一紙消搖叟，約向禪房餞牡丹。」「傑閣丁香四照中，綠陰千丈擁琳宮；別開曲徑藏春塢，煖約雕欄一面風。」「錫杖經壇振法儀，珠旛高榜梵輪飛；鵲爐香到雲窗外，千色花光上衲衣。」「隨意迴廊曳杖行，經樓百尺俯花晴；朱闌縹緲諸天上，鐘鼓都疑下界聲。」「鶻隊鐘魚散午齋，幢幢花影靜香台；十年不赴朝參客，有底忙時飯後來？」「薜荔牆環一徑深，漸聽鈴語入風林；落階宋歷斜陽下，閉向山門看竹陰。」其時牡丹與丁香並植，看丁香亦看牡丹，而今則牡丹已萎，祇以丁香名矣。山門之內，高松環列；二門以內，皆植丁香，白雪千株，間以紫艷一二，東邊尤盛；廣庭中爲重台，蓋即春明夢餘錄所謂憫忠高閣，去天一握者也，登臨顧眺，則星攢玉粲，花頭畢見。甲子之歲，丁香開時，住持道階與樊樊山傅沅叔王書衡郭嘯麓諸公，東約京師名流，於四月二十四日至寺開丁香之會，吃齋賞花，藉資吟嘯；惟是日風沙蔽天，氣候驟冷，未免減少看花興趣；且花開之盛，亦不及昔時。當時諸公羣謂法源花事，殆將有所變遷，而不知料峭春風，爲寒所勒，逾一日天氣驟煖。北京佛化新青年會爲歡迎泰谷爾氏，復舉一賞花之會。是日泰氏坐於丁香花下，

紫艷正濃，含萼全舒，曼聲徐發，樹影參差中，環而聽者數十人，覺神清意遠，羣嘆爲希有之盛會，而爲法源寺中得未曾有之舉也。故知看花，亦須有擇。今每年着花猶盛，暮春晴日，正爲及時。

崇效寺

地址 右安門內白紙坊

花類 楸花 牡丹

花期 四月

概況

崇效寺，古棗花寺也，唐幽州節度使劉濟舍宅所建，元至正始改名崇效，明清因之，在北京右安門內白紙坊，居南下窪之西偏，古時環植棗花千株，以地僻，游人罕有至者，清初猶多棗樹，花殊燦爛，人皆仍古稱，以棗花寺呼之。王漁洋過崇效寺看棗花詩云：「祇園棗花時

，招携共游散；髣髴梅檀林，吹香綠陰滿。射覆叱來來，樂府歌纂纂；樂此澹忘歸，林中夕陽緩。」足概其盛。寺有青松紅杏卷，康熙時盤山僧智朴，字拙安，結庵青溝，續爲此圖，一老僧憑松而立，蒼枝蚪互，紅杏夾之，一沙彌手執一芝立其下，有康熙王漁洋題詩，癸酉朱竹垞題詩，前有行書青松紅杏圖數大字，蓋亦出漁洋筆也。乾隆時，日下舊聞考所謂「棗花千株，今數株而已」者，亦淨盡矣。寺僧會植丁香，朱竹垞王漁洋更手種之，洪稚存詩，所謂「崇效寺遠繁丁香」者，聞在西來閣下，嘉慶十五年翁覃溪曾有丁香花詩石刻，砌諸壁中，而花已久非故物。其大殿前更有楸花二株，幹可十圍，數百年物，暮春着淡紅色花，濃陰滿院，信爲巨觀。太湖徐芷帆養吾昆仲，番禺沈南野先生，少時按日載酒，吟賞其下。養吾既逝，乃寫楸陰感舊圖徧徵題詠，計達四十餘人，亦爲棗花寺中，一段楸花掌故。而寺中牡丹則尤繁盛，有綠墨二色異種，每當春暮盛開之際，游賞如織。龔定盦憶京師棗花寺海棠詩，有句云：「詞流百輩花間盡，此是宣南掌故花」，昔時寺中，或有海棠之植，惟鮮記載，移詠此花，堪無忤色。同光年間，越縵日記謂牡丹已枯，不知何年，又復繁植；後有佛

青一株，尤爲名貴；今則佳種愈多，姚黃魏紫，獨著宣南，其株高與人齊，花尤碩大，占斷城中好物華矣！茲錄樊山老人春暮獨游棗花寺看牡丹詩，以爲此花榮寵。時樊老年已八十有四，老態婆娑，興復不淺，名葩寫照，即此已足怡人。詩云：「到此無情亦有情，綠雲扶護此雲英；西明禪院琉璃地，一段風光畫不成。」「春游白紙古時坊，師友凋零極可傷；花事依然人事改，同光惟賸舊斜陽。」「花多風致始云佳，密遜於疏整遜斜；我道樓臺鍾疊起，不如單瓣似荷花。」「柳碧櫻紅穀雨天，年年賒酒不論錢；花王花后兼花相，曾幾須臾又一年。」「縹碧紅黃紫白緋，叢叢緜葉翠成圍；諸天籠罩香花裏，衲子都無壞色衣。」「蘇齋考据作詩難，詩境當如天地寬；我欲更名陶八八，此花卽是碧霞丹。」又黃節崇效寺對牡丹詩云：「四年北客及花時，不負春明賴有詩；獨往也隨傾國後，正開寧嘆折枝遲。忽忽着意終何寄，怱怱爲歡亦自知；遺世未能吾似汝，蝶闌花晚更猶癡。」近人李釋堪亦有崇效寺看花之作云：「歐碧輕紅較短長，花王畢竟屬姚黃；迎風合試天魔舞，借與楸陰作道場。」良以楸陰姚黃，一樹獨盛也。

法華寺

地址 東安門外豹房胡同

花類 海棠

花期 四月

概況

法華寺爲明景泰中太監劉通捨宅所建，天啓中賜藏經，有大學士黃立極碑，清初續修，殿宇壯闊，寮廡衆多。嘯亭雜錄記乾隆中法和尙居城東某寺，交結王公，淫縱不法，爲果毅公阿里袞所擒，立杖殺之，即謂此寺。其巨爲東城諸刹冠。寺之西徧有海棠院，海棠高大逾常，昔曼殊震鈞與同人爲社會於此，以讀書爲日課，稱其地最幽靜，竹影蕭騷，一庭淨綠，桐風松籟，暢人襟懷。而海棠爲京師著名之花，昔以極樂花之二寺爲最盛，仁和龔定盦曾有憶京師海棠詩云：「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願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

其豔麗可想。花之極樂，海棠久已無存，京師海棠，遂有寥落之感，今此寺亦漸頹敗，惟海棠猶在，良足供人玩賞也。羣芳譜載：「海棠盛於蜀，而秦中次之。其株條然出塵，俯視衆芳，有超羣絕類之勢；而其花甚豐；其葉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綽約如處女，非他花冶容不正者比。蓋色之美者惟海棠，視之如淺絳外英英數點，如深胭脂，此詩家所以難爲狀也。」法華海棠，徵之良驗，孤芳自賞，迥鮮品題，子美無詩，固難掩其濃麗耳。

普濟寺

地址 德勝門內淨業湖旁

花類 白海棠

花期 四月

概況

普濟寺俗稱高廟，有明正德重修碑，位於淨業湖之南岸，危樓蹇岿，有如高士枕流，美人臨

北京花事特刊

鏡，與匯通祠遙相對峙，俯視湖光，幽秀在目，野水瀟漫，一碧十頃，白蓮紅蓼，掩映高風，觀湖之勝地也。廟中有白海棠高數丈者五六株，花時繁英綴玉，四照生光。海棠著盛京師，白海棠尤具嬋娟之致。都中詞流，鮮有白海棠之詠；惟邵倬齋曾賦塞孤一詞云：「揭竹簾，乍見虛林白；淡掃丰神誰識？縹緲上清仙境隔，菱鏡裏，芳年惜；鶯聲轉，惱深閨，鷓鴣踐，呼行客；問西園風信何急？閒譜獨漉歌，倦聽橫吹笛；酒醒今朝岑寂；漫逐紅塵花外立，尋斷夢，無顏色；殘照盡，索幽姿，歡事去，餘陳迹；只池邊幾許金碧。」頗足移贈此花。寺處崇峻，地遠市塵，花影湖光，尤堪眺賞，都中人但呼高廟而不名，寺稱轉晦，詢之都人，且有莫知其處者矣，惟言高廟，則又無不知者。其中寮廡，人多賃居爲習靜處，塵囂不至，洵爲尋幽看花之最佳地也。

故宮

地址 景山大街

花類 太平花

花期 五月

概況

太平花在故宮御花園絳雪軒前，日下舊聞考載：「絳雪軒前，多植海棠」并附乾隆十五年御製絳雪軒海棠詩；又乾隆絳雪軒即景詩註云：「軒在東廂，庭前古海棠數本，以此得名」是初無此太平花也，何時移植，尙少紀載。茲海棠已無存，惟太平花獨繁於軒前，初夏着花，芬芳四溢，游人至此，恆留連不忍去，於軒內觀賞，尤爲靚艷。室懸舊聯曰：「樹將暖旭輕籠牖，花與香風並入簾」，雖非指此花而言，要以此花當之，洵無愧色。故宮周刊，曾有太平花攷略一則，茲錄於下：「高士奇天祿識餘：「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朵，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劍南詩註略同，惟賜名太平花，作太平瑞聖花」益部方物略記：「瑞聖花出青城山中，幹不條，高者乃尋丈，花率秋開，四出與桃花類，然數十附共爲一花，繁密若綴，先後相繼，新蕊開而舊未萎也。蜀人號豐瑞花，故程相

畫圖以聞，更號瑞聖花。然有數種：其小者號寶仙；淺紅者爲醉太平；白者名玉真，成都人競移蒔園中，以爲游玩云。「宋宋祁瑞聖花贊：「衆附聚英，爛若一房；有守繪圖，厥名乃章；繁而不艷，是異衆芳。」宋范成大太平瑞聖花詩：「雪外捫參嶺，煙中濯錦州；密攢文杏蕊，高結綵雲毬。百世嘉名重，三登瑞氣浮；挽春同住夏，看到火西流。」宋楊巽齋醉太平花詩：「紫芝奇樹謾前聞，未若此花叶氣薰；種向春臺豈無象，望中秀色似卿雲。」按以上各節，以宮內御花園所植例之，當即此花。其花開於初夏，有宋范成大挽春同住夏之句可證；惟益部方物略記所載，花率秋開，與之略異，或係傳載之譌，抑異地氣候轉變，花時乃隨之而更，亦未可知也。」觀此所紀，足徵禁苑之花往往賜名，而於其真名，轉致晦匿，殆亦花之不幸。世俗之見，動以御號爲榮，豈亦花之所欲得哉？麗質有知，當爲竊笑矣。近人孫師鄭看太平花詩云：「花開非復太平時，辜負東皇雨露滋；廿載妙香猶馥郁，春陰依舊戀罍罍。」李釋戡亦有觀太平花之作云：「大陸蛇豕苦未殲，宮花猶署太平籤；燕都夢已三春冷，蜀道香曾七里甜。（原注，楊歡谷謂卽蜀中七里香）感事放翁魂欲斷，承恩天聖涕誰濡

；紅牆寂歷殘暉裏，二客沉吟側帽簷。「原注所謂七里香者，按之植物名實圖考：「七里香生雲南，開小白花，長穗如蓼，近之始香。」殆亦有相似之態也。游者祇須作故宮之游，即可得觀此名花矣。

中南海公園

地址 天津街

花類 海棠 荷花

花期 四月 七月

概況

中南海公園爲民國十八年所闢，於金龍玉棟橋南繚以短垣，與北海截而爲二。南海自民國初元於寶月樓闢爲新華門，近以政府所在，前部已不開放，惟中海猶可游觀。中海由勤政殿而西，有結秀亭；再西爲豐澤園，乃清代演耕之所，舊有稻田數畝，今無；內有頤年堂；後爲

澄懷堂；北爲遐矚樓，前後有大海棠數株，春時着花，姿豔柔婉，豐富之極。庭院深深，錦屏圍翠，此爲園中特有之花。東爲中海，亦太液池之一部，夏日池荷盛開，花香四溢，爲都人消夏之所。有亭立水中曰水雲榭，觀蓮勝境，扁舟可通。朱竹垞早秋水雲榭詩云：「殘暑秋逾熾，涼風午乍催；微波蓮葉卷，新雨豆花開。宛轉通橋影，清冷傍水隈；夕陽山更好，金碧湧樓臺。」可知斯地之幽，而爲游人所樂於登臨者也。門票五分。

北海公園

地址 文津街

花類 桃花 杏花 牡丹 荷花

花期 四月 五月 七月

概況

北海爲三海之一，舊名太液池，與中南海以石橋相界，分而爲二。其園門首，東西峙華表，

東曰玉蝀，西曰金鼇，即世所謂金鼇玉蝀橋也。兩旁闌楯，皆白石鑿縷，其制甚修。入門別有一梁，自承光殿達瓊華島，南北亦峙華表，曰積翠，曰堆雲。瀛臺在其南；五龍亭在其北；蕉園紫光閣東西對峙，夾岸榆柳，多數百年故物。人呼瀛台爲南海，蕉園爲中海，五龍亭爲北海。盛夏荷香滿苑，夙著盛名。乾嘉之季，王述庵曉入西華門金鼇玉蝀橋，見芙蓉盛開，曾賦綺羅香詞云：「太液秋澄，華林曉霽，放盡池荷千柄；幾曲魚梁，倒拂綠波虹影；竹露重，寶鈿青欹，葦風涼，舞衣紅冷；似瑤天一道銀河，瓊宮縹緲隔清景。金源舊事曾記，多少碧虛樓閣，遙依雲嶺；柳綠蘋花，都入蓬壺仙境；臨紺塔，雪鷺雙飛，繞粉牆，玉驄齊騁；底須尋圓泖湖亭，月涼移畫艇。」藕風蓮露，掩映參差，數百年來，猶留此紅衣湖上。昔李蘊客亦嘗游其地，觀其所記：「橋之兩岸，紅荷盛開。丹樓碧山，矗立水際。微雨偶作，荷香襲人，宮殿在烟林雲水間，頗有仙山縹緲之想。」今日觀此，風景不殊，自此海分闢爲公園後，尤爲修潔宜人；且沿岸植花甚多，春夏之季，杏豔桃穠，滿園弄色，牡丹亦盛，散植於山坡路旁，別於他處，不作重臺高拱也。每於幽深之徑，忽覩國色之花，掩映欹斜，

迎人若笑，尋芳至此，足慰勝情。至如花光人影，容與扁舟，翠蓋高張，千頃一色，風翻煙卷，尤有江湖波浪之觀。門票五分。

十刹海

地址 地安門外迤西

花類 荷花

花期 七月

概況

十刹海水出玉泉，與太液池同一源流，即昔之西涯也，元稱海子，明曰淨業湖。燕京歲時記：「十刹海俗呼河沿，在地安門外迤西，荷花最盛，每至六月，士女雲集；然皆在前海之北，他處雖有荷花，無人玩賞也。蓋德勝橋以西者，謂之積水潭，又謂之淨業湖，南有高廟，北有匯通祠者是也。德勝橋以東，昔成親王府，今醇親王府。前者謂之後海，即所謂十刹海

者是也。三座橋以東，響闌迤左者，謂之前海，即所謂蓮花泡子者是也。今之游者，但謂之十刹海焉。凡花開時，北岸一帶，風景最佳，綠柳垂絲，紅衣膩粉，花光人面，掩映迷離，直不知人之爲人，花之爲花矣！「此光緒年間情狀，今則猶相彷彿。前海週約三里，荷花極盛；西北兩面，多爲第宅；中有長堤，自北而南，沿堤植柳，高入雲際，自夏及秋，堤上遍設茶肆，間陳百戲，以供娛樂。後海較幽靜，水勢亦寬，樹木叢雜，兩岸尤多古寺。康熙時，納蘭容若於淨業寺觀蓮，有金人捧露盤詞云：「藕風輕，蓮露冷，斷虹收，正紅窗初上簾鈎；田田翠蓋，趁斜陽魚浪香浮；此時畫閣垂楊岸，睡起梳頭。舊游蹤，招提路，重到處，滿離憂；想芙蓉湖上悠悠；紅衣狼籍，臥看桃葉送蘭舟；午風吹斷紅南夢，夢裏菱謳。」李漁客更有十刹海觀荷之作，茲錄於下：「展簾前翠雲千頃，田田荷葉飛舞；鳳城西抱盈盆水，臨水樓台無數；天際路，看百道紅牆，徧鎖宮中樹；笙歌散去，祇玉簷苔封，錦帆塵歇，傾盡掌盤露。凌波近，綽約瓊華島嶼，景山撩亂雅語；妝台莫話遼金事，一霎夕陽紅過；能幾度？待擁攬人來，同向花間住，闌干倚處，指夾岸垂楊，蒼烟忽斷，飛渡液池路。」均足

以盡十刹海荷花之勝，至今不衰。京華春夢錄所謂：「長夏夕陽，火繖初斂；柳陰水曲，團扇風前；几席縱橫，茶瓜狼藉；琉璃十頃，捲浪溶溶；菡萏一池，飄香冉冉」者，今日觀之，猶在目前。蓋此水爲玉泉所注，高柳風荷，頗擅江南之美，夏有雜技，以娛游人，洵爲雅俗共賞焉。

樂善公園

地址 西直門外里許

花類 籐花 牡丹 芍藥 荷花 菊花

花期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九月

概況

樂善公園爲樂善園及可園舊址。樂善園乃清御園；可園爲某貝子花園，都中人呼爲三貝子花園，相傳爲誠隱親王賜邸，道光間嘗歸寶文莊相國，同治時降爲賣花人居矣。繞園有墻如城

，外爲重門，老樹參天，地廣數十頃。昔時亭榭甚盛，至是俱頽廢；佳卉古木，亦十九爲薪。然曲徑平蕪；高柳疏錯；堂宇之東，有曲廊一帶，下臨清池，隨土阜高下，爲方亭折闌，李蕤客謂爲足令林客宅心，谿叟眷眺，有水鄉籬落之思者也。光緒三十二年，由商部奏准改爲農事試驗場，合二園之址以經營之，需時二年，始告成立。民國後數度更名，卒仍舊稱。今爲利便觀光，復更爲樂善公園。全場面積約一千零六十二畝。開闢之初，即着意風景，故建築輒似園林。地處城郊，不囂不僻。其蒼芳軒前爲芍藥圃，嬌紅醉粉，獨霸衆芳。甌風堂西爲牡丹亭，國色天香，此花第一。更有溫室，專培奇花異卉，四時不絕，類多熱帶植物，亦猶中央公園之有唐花塢，而秋末之菊花，尤負盛名，誠爲城西清游之勝地也。遠視雲樹，直接西山，景物之幽，甲於全市。昔李蕤客於可園看西山賦賣花聲詞以紀其勝云：「檻外綠漫漫，烟柳迴環，夕陽依舊滿西山；萬戶千門無覓處，寂寞春還。無語獨憑闌，舊事堪歎，龍舟猶繫綠楊灣；風吹宸游天上去，流水人間。」可知此園以風景勝，固不僅以花名。然可園盛時，簾花極衆，紫雲翠幄，繁艷清香，高架引花，如披纓絡，與天寧寺同其勝概，今松

風蘿月軒前，猶存數本，蒙茸成林。都人喜食藤蘿餅，甜脆芳酥，此實饕英者好資料也！園自改闢後，其植物園之廣，達三十餘畝，分爲若干區，按照植物自然分類之系統，分別按區培植中外不同之植物，約千餘種，蔚爲大觀，亦足資游賞也。

頤和園

地址 西直門外十餘里

花類 玉蘭 海棠 荷花

花期 四月 七月

概況

頤和園在京師城西北，距西直門十餘里，原名好山園，清乾隆十五年更名清漪園；咸豐庚申與圓明園同燬於火，光緒十四年重建，始改今名。園北部爲萬壽山，南部爲昆明湖。全園山佔五之一，水佔五之四。其水發源於玉泉山，曲注於此，風細波平，長橋十里。殿宇至多，

實擅東方建築之美。園之南部，有介壽堂，原爲燕福樓改建。庭中有連理柏紫玉蘭各一株，虬枝橫斜，蘭香噴溢，千幹萬蕊，籠蓋一庭，恍疑在南湖烟雨樓中也。本經載玉蘭可食，分紫瓣白瓣二色，亦即辛夷，北地呼爲木筆花者，初出枝頭，苞長半寸，而尖銳儼如筆頭，重重有青黃茸毛順鋪，長半分許，及開似蓮花而小如盞，紫苞紅焰，作蓮及蘭花香，彌足愛翫。東部入園門西行，南有仁壽殿。殿前海棠數株，長條修幹，高與簷齊，豐姿艷質，至覺娟妍，亦斯園之勝賞也。至若夏季，昆明湖上，遍植蓮花，紅白間明，乍疑濯錦，亭亭物表，冉冉風前，有碧波十里之觀。此湖原名西湖，清乾隆十五年始更今名。明王直西湖詩有句云：「玉泉東匯浸平沙，八月芙蓉尙有花」可概其盛。上林嘉植，今皆成巨觀矣！門票一元，通票二元四角。

大覺寺

地址 西直門外六十里

北京花事特刊

花類 杏花 玉蘭 娑羅樹

花期 三月 四月

概況

大覺寺在西直門外西北六十里。出西直門，過青龍橋，西北旺，黑龍潭，溫泉村，即達其處。有山曰陽臺，山勢盤繞；水流縈迴；木鬱以蒼；草茂以芬，蓋一天然勝境。金時僧志延記云：「陽臺山者，訇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勝槩」寺蓋即清水院也。帝京景物畧：「黑龍潭北十五里曰大覺寺，宣德三年建。寺故名靈泉，宣宗易以今名」正統十一年，又依山重造殿宇，流傳至今，六百餘年，猶爲西山著名寺宇。建築巍峨，豐碑峙立，皆歷朝遺物。殿左有古白果樹一株，周圍二丈有餘，雖生意已盡，猶矗立娑娑，數百年前物也。寺之南院，有玉蘭二株，花光燦爛，大如玉杯；北院有娑羅樹數株，亦極名貴；而以山之周圍杏花爲最盛，管嶺則尤佳，處地雖偏，引人入勝，縈岡匝野，一色錦屏，光艷交輝，芳華矜寵，誠與市內園林，數叢春色者，頓自不侔。故每年春季花開之時，游人往觀者，絡繹不絕。近人

郭蟄雲所作大覺寺看杏花詩，描寫入微，不啻爲家居者作臥游圖也。詩云：「連峯趨陽臺，近寺花未密；客云管嶺佳，鳴鐘遂深入；幢幢目先赴，紺雲歛來集；衆立爭便娟，嬌紅意尤暱；繁枝亂插空，老根斜倚石；乍看似古梅，豐姿正無匹。心空盪溫靡，境勝破荒寂；澹陰染更明，何必佳風日？」其二云：「寺南愛花多，寺北愛花好；入寺復出寺，穿林路千繞；斷霞扶青岑，半面阻幽窅；須臾造香林，飛輿急於鳥；初開色自殊，自成紛窈窕；居人說大工，塔灰倏如掃；成毀兩無端，後來孰深考？攀花重咨嗟，願汝永相保！」陳弢庵亦有游陽台看花詩云：「迴轉坡陀白間紅，西峰無寺盡芳叢；地偏留得多年樹，花晚捱過幾夜風。爲補前遊尋勝遍，幸乘佳日挈家同；無端剗及元同塔，臙對遺黎說大工。」曹纒荷亦有詩云：「錦坊十里醉東風，簇粉蒸雲喻未工；近郭故應輸勝賞，茲山纔可稱花叢。人來白石青松外，春在輕陰薄霧中；等是曲江筵上客，心情甯與少年同。」李釋戡亦同作云：「管家嶺下杏花叢，漲日遮天入大工；照夜應輸木筆白，開春端勝海棠紅。風狂難阻耽游侶，景好還思禿髮翁；零落舊題尋不見，寺簷鐵馬自丁東。」均爲陽台觀杏紀游之作，而大覺寺杏花之名，

乃益著矣。山人以杏實爲生，每年所獲甚富，故於杏樹之將護亦至勤。農人愛實，游人愛花，於是陽台蔚成杏林之大觀。

豐台

地址 右安門外八里

花類 芍藥

花期 五月

概況

豐台在元明時代，園林極盛，本爲近郊養花之所。泉源從水頭莊來，水清土沃，故種植滋茂。京師花賈，比比於此培養花木，四時不絕。明嘉興曹秋岳豐台看花，曾有調寄金人捧玉盤詞云：「跨雕鞍，携紅袖，出城中，望古台烟靄濛濛；漫雲步障，弄春傾國帶深宮；春如留戀，歇馬處薰地相逢。罷金樽，停檀板，癡客淚，點青銅，舊題詞柳絮輕籠；游絲不斷，香

車餘地長新濛；落花難喚，鳥銜起，費盡東風。」而春時芍藥，尤甲天下。析津日記云：「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貢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十三品，王通叟譜三十九品，亦云瑰麗之觀矣！今揚州遺種絕少，而京師豐台，連畦接畛，倚擔市者，日萬餘莖。惜無好事者，圖而譜之。」觀此可見豐台芍藥，在當時之繁植也。清代初季，更爲極盛時期，每歲花開，繁秀如畫，都人士女，往往游觀；而一般詩人，尤多詠花之作，茲選錄數首，以窺其盛。王漁洋看芍藥詩云：「回首旗亭畫壁時，重來已是十年遲；應劉逝後風流盡，只有恒河照鬢絲。」「宮錦千絲費剪裁，泥他婪尾殿春杯；老顛澆欲相料理，乞取齊奴步障來。」「雨雨風風態自殊，花花葉葉不曾孤；更添練雀和禪蝶，便是徐熙六幅圖。」「霑濕春衣更不嫌，花枝姪姪雨廉纖；鬢絲禪榻心情改，閒看兒童插帽簷。」又湯右曾詩云：「曉色聰隴錦障開，殿春花事數豐台；天公雨露園公力，等是批紅判白來。」「休嗟狼籍市門前，繞郭栽花萬畛連；當日洛陽全盛日，一枝姚魏值千錢。」京師芍藥，每含苞時，折枝售賣，遍歷街市，故右曾詩有狼籍市門前之語。其花價亦廉，十錢可得數花，短几長瓶，便春色如海矣。李蕤客

所謂：「紅藥豐台盡入城，滿街喧聽賣花聲；亂書堆裏香重疊，插徧瘦壺折脚鐺。」者，此情頗覺醉人。宋至亦有看芍藥詩云：「昨日慈仁買花歸，插滿銅瓶香澈夜；今日豐台賞花來，鋪茵更坐芳叢下；溥溥朝露猶未晞，東風吹過珠還瀉；珊瑚成堆玉作盤，殷紅膩白紛低亞。晴郊女士如雲屯，野老孤亭容我借；南國美人悵望遙，賦手空懷鮑與謝；適情無事張華筵，白酒黃雞供村舍；帽側狂歌驚四鄰，醉來欲啖崑崙蔗。長安貴游盡奢豪，雜沓謹叟猶夢怕；只應此地任棲遲，手斧腰鎌遠訕罵。」沈歸愚看芍藥詩云：「豐台遠近並栽花，拄杖槁門野老家；隨意殿春拳一朵，折來欲插帽簷斜。」「柔枝穠態若爲情，客裏看花眼倍明；略似少陵臨水見，五家合隊麗人行。」「文窗雕砌付蒼烟，開到名花轉可憐；猶有園丁閒把耒，逢人還訴舊平泉。」「載酒閒園復折枝，風流七子憶南皮；廿年鳥影匆匆過，互對名花看鬢絲。」豐台附近，元明園亭甚多，至清代中葉，已零落淨盡，故歸愚詩中，多憑弔之慨；而方望溪之游豐台記云：「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局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廁，所以爲異觀也；

其後居人漸多，各爲墻垣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而不見，游者特艷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可知斯地，植花雖多，而游者已無可眺賞；第路軌所經，賣花聲猶可得聞也。啼鴉聲中，春光婪尾，露紅烟紫，輒令人憶鄭國之詩。况豐台今爲鐵路重驛，在右安門外八里，亦即金時豐宜城門之舊址，「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台」，是豐台之以芍藥名，固有自矣！每當盛花之際，車聲轆轤，與賣花聲若相酬答，過此輒生餘戀。站內賣花者甚多，取價亦廉，客車過站略停，車中人爭相購取，以作將離之贈，美人香草，猶有古風。昔人於曉風殘月中，檢點尋芳之履，安排覓醉之杯，餘韻流傳，至今久替。良以墻垣間隔，花徑參差，無復當前錦繡，難供欣賞，今惟求沽市上，貯艷瓶中，留殿此春光一霎耳。錢塘項蓮生以豐台芍藥，艷稱北地，而不及往觀，買折枝，插膽瓶，譜國香慢詞贈之云：「一剪春明，乍艷妝倦舞，獨步瑤京；豐台舊家何處，買斷傾城；露眼怯風還閉，向人似中酒初醒；繁華總如夢，已是將離，誰管飄零？惜花心較癩，任醪釀謝後，啼老殘鶯；此身猶客，金屋難貯芳卿；欲托微波贈遠，恨多情却又無情；看看兩憔悴，粉艷塵緇，相對愁生。」

村中有花神廟二，一祀花王，一祀花姑。毛西河檢討會娶豐台賣花翁女阿錢，美而慧，目有曼光，作百環髻，陳迦陵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後女得奇疾，復慮不容闔室，遂徙居焉。有強西河行開閣故事者，而曼殊難之，以病留尼寺中，未幾沒，自言爲芍藥花神。一時京朝知名士，爭挽以詩文：如周清原作續長恨歌，陳迦陵爲序其事甚詳，並弔以落花詩，均爲哀感淒清之作，其餘不可勝紀矣。曼殊能詩，其自題留視圖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離魂殼，莫道含顰又一人。」蓋當曼殊病亟，忽夢隣廟奶奶喚歸去，醒刻桃木人，飾以衣髻，送之廟中，雕檀分影，所謂捨作替身也，復圖其形，顏曰留視，題如前詩，固知其年不永矣。花神之說，終屬空虛，而豐台芍藥，自添此一段因緣，遂其名姝不朽，迄今言豐台芍藥，莫不知有曼殊其人，是花以人傳，人亦以花傳矣！陳迦陵序中有云：「疏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纖籠携來，縞袂賣花之女」此情此景，今已不復多見矣！花姑廟則猶在，但甚荒蕪，塑像亦至拙劣，然有是說，足供美談。鸞輪馳逐，書此以告游人。

地址 西直門外

種類 楓葉

時期 十月

概況

京師郊坰之勝，夙稱西山。山以翠微峯爲最秀傑。由京往山，有人力車可以代步，惟爲時迂緩，以賃汽車爲宜，價率可面議，約在十元左右。既抵山，徑多曲折；宜騎驢往游，驢夫皆可爲嚮導，附近呼驢亦甚便。山景四時，皆饒翫賞；惟際秋老霜新之候，滿山紅葉如燒，返映於夕照間，光彩四射，如幻春紅，及視足下，又如立錦霞中，秋霜解媚，晚艷都迷，爲四時中游山最佳季節也。楓樹高大，似白楊，葉圓而作歧，有三角而香，霜後作丹色，秋山如沐，得此爲駐童顏。誦杜牧「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尤覺此景醉人矣！秋高氣爽，游人於觀菊之餘，悠然一往，會心正不在遠也。前溪游西山看紅葉詩云：「一見西山如故舊，猶留春色在枝頭；斜陽更比他時艷，未信歸來是晚秋。」可爲游人之介。

北京花事特刊

三一

北京之掌故花

歷代朝章典籍，靡不隨時會而有所變遷，即至花事之微，亦有不期然而然者。京師花事，號稱繁盛，然歷經三代，遞嬗至今，此中風光，已多遷變。蓋都中元明古刹，爭事崇侈，有清奉佛，施舍實多，嗣後海內多警，宗祿減少，絕緣淨土，永斷風流，名藍既衰，花事始寂。茲綜紀其可述者於下：

元代以武功勝，慄悍雄猛，是其本色；而一代之花事，則以輕潤之杏花名，東嶽廟內，董氏園中，尤稱繁盛。至明代則城東花事衰，西郊漸盛；萬歷後摩訶庵杏花多至千餘株，而極樂牡丹亦頗名貴；厥後城南花事又繁，梁氏園牡丹芍藥幾十餘畝，萬柳堂名花亦有萬本，京師號爲第一。清初祖氏園牡丹，年氏園芍藥，至今傳爲盛事，顧其遺跡，久已不可聞問矣。崇效寺初以棗花名，乾隆後丁香甚盛，今則以牡丹蜚聲都下；法源寺本以牡丹稱，今則亦由丁香取而代之矣。至若極樂寺之海棠，慈仁寺之秧梅（即榆葉梅），花之寺之海棠，天寧寺之

芍藥、籐花，前代號稱盛事者，曾幾何時，今亦寂焉無聞；而後起之中央公園所植丁香芍藥牡丹，品評者多，聲譽日上。誦湯臨川牡丹亭「原來姍紫嫣紅開遍，都付與斷井頽垣。」之句，亦不能無慨於中也。茲既述諸花於上，以供游人之觀賞，特再將京師以往花事彙叙於此，俾作掌故之談資耳。其猶存在而爲掌故之花已見於觀賞之列者，茲不贅焉。

元代花事

董園杏花 元時杏花，以齊化門爲最繁盛，董宇定園其尤著者也。園內植杏千餘株，每歲花時，香雪如海，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質夫，蒲陽陳衆仲讌集於此。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盤上，虞道園，揭傒斯，果囉易皆有題詠，而道園之風入松一闕，尤溫麗可誦。其詞云：「畫堂紅袖倚晴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按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此詞書於羅帕上，後柯敬仲購得之，裝潢

作軸。張仲舉爲賦摸魚兒詞紀其事云：「記蘭台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晝；巖城月色依然好，無復綺羅游冶；歡意謝，向客裏相逢，還有思陶寫；金尊學，把錦字新聲，紅牙小拍，分付倦司馬。繁華夢，喚起燕嬌鶯姘；肯教孤負元夜；楚芳玉潤吳蘭媚，一曲夕陽西下；沈醉罷，君試問人生，誰是無情者？先生歸也，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佳話流傳，尤足爲元代花事生色也。

東嶽廟杏花 同時東嶽廟杏花亦極有名。廟中石壇周圍皆植杏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亭先後居之。當時名流，亦嘗賦詩張宴於此。讀畢囉洛易之詩，即可想見其盛也。其詩云：「上東門外杏花開，千樹紅雲繞石臺；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吳師道亦有見杏花詩云：「曲江二十年前會，回首芳菲似夢中；老去京華度寒食，閒來野水看東風，樹頭絳雪飛還白，花外青天映更紅；閒說琳宮更佳絕，明朝携酒訪城東。」詩中所稱琳宮，蓋即指東嶽廟言也。讀此詩，可考見東嶽廟杏花在當時之位置，及一般人之富觀賞興趣。今者董園無存，而東嶽廟石壇杏花，亦渺乎不可尋矣！

明代花事

摩訶庵杏花

摩訶庵在阜城門外八里莊。庵不甚大，潔淨特甚。大殿前後，多松檜，四隅

各有高樓，疊石爲之，登樓遠眺，平原如繡，西山爽氣，撲人眉宇。萬歷後，庵中杏花多至千餘株，游人最盛。明朱養醇有詩云：「摩訶庵外袖吟鞭，繁杏花開十里田；曾與村翁舊相識，看花不費酒家錢。」合肥龔芝麓亦有菩薩蠻詞云：「蔚藍一片山初染，粉紅花底看人面；玉笛怕花飛，花開人莫歸。當時花下客，把酒斜陽立；今日對斜陽，與花同斷腸。」菴中杏花，至清初猶存。王漁洋，高江村皆有看花紀游之作，茲錄於下：漁洋游摩訶菴詩云：「西院枕迴溪，青山枕高閣；祇園天氣佳，苔砌餘紅藥。鳥知迦陵響，梵是魚山作；微雨急來過，紛紛幾花落。」又云：「東院更幽絕，蒼苔引深處；修篁蔽簾櫳，風聲在高樹。恍惚思舊游，繾綣未能去；誰賦洞庭詩？清如杼山句。」江村看杏花詩云：「青郊路轉見芳菲，日暖園林燕子飛；別圃乍驚山杏落，僧厨新煮藥苗肥。繁花舞蝶迎人面，細草輕烟上客衣；更

向層台高處望，千峯螺黛送春暉。」前代諸老，清游雅興，今讀其詩，猶令人神往。天咫偶聞謂：「其地有酒肆，以良鄉酒名，今之往者，殆皆與紅友論交耳；然寒風乍緊，微霰初零，二三知己，策蹇行吟，黃嬌半酣，紫絲徐引，望都門而競入，顧塔影而猶眇，此中風味，亦自不惡，正可與漢代新豐競爽。」是不獨宜春，抑且宜秋游矣。

草橋花事

有明一代，花事之盛，可以支配全京師者，首推草橋。草橋在右安門外十里。

燕都游覽志云：「草橋衆水所歸，種水田者資以爲利。十里居民，皆蒔花爲業，有蓮池，香聞數里；牡丹芍藥，栽如稻麻。」帝京景物略云：「居人以種花爲業，都人賣花担，每晨千百散入都門」。觀此，則草橋花田繁盛可想；其春季觀賞植物出品之種類，尙能考見，帝京景物略云：「入春而梅（九英，綠萼，紅，白，緗），而山茶（寶珠，玉茗），而水仙（金錢，重胎），而探春（白玉，紫香），中春而桃李，而海棠（上西府，次貼梗，次垂絲），而丁香（紫繁於白，白香於紫），春老而牡丹，而芍藥，而欒枝，其春花種類之多如此，洵大觀也！」草橋去豐台十里，中多亭館。亭館多建於水濱園中，而元人廉希憲之萬柳堂，以及匏瓜亭，

玩芳亭，遂初堂，皆在於此，今則無址無基，莫知其處矣。讀湯右曾自黃村歸草橋詩，所謂：「右安門外舊池亭，別墅參謀堂右丞；今日草橋清淺水，還留殘水照衰興！」徒增感慨而已。而花事至清初，則已臻衰亡時期；然鄉村風景之美，猶能令清初一般詩人徘徊不忍去，誦王漁洋湯右曾過草橋之詩，即可想像。漁洋詩云：「垂楊匝地板橋橫，沙路青驢得得行；偶坐濠梁忘日暮，可憐泉水在山清！」右曾詩云：「按鷹臺北接春郊，信馬閒行未覺遙；尺五城南好風景，到天煙色柳條條。」均爲斯地寫照，猶足繫人遐思，況其花事之盛時耶？

清代花事

花之寺海棠 花之寺，曾侍郎煥所題也，本名三官廟，蓋即韋公寺，劉同人帝京景物畧所稱：「武宗朝內侍韋霖所建，賜額宏善寺，在左安門外二里，寺內西府海棠二株左右」者是也。合肥龔芝麓有滿庭芳詞，并序云：「韋公祠西府海棠數本，繁艷甲於京師，春時朝士讌賞，不減慈恩牡丹也。滄桑既變，而此花不改。三月十八日與諸子集社其下，感幸繫之。」

「詞云：「紅玉籠雲，胭脂侵雪，兩行攝艷驚奇；乳鶯聲裏，香雨一庭滋；繡帶留仙小立，絳霞畔飄送瓊璣；銷魂處如嗔欲笑，狂眼任紛披。珠鈿芳草路，憑空十載，拋撇幽姿；那堪過天寶，再趁花期？落日華清似夢，絃索冷妃子容衰；無情甚東風賣眼，看殺爛柯棋！」祥符周穉圭亦有喜鶯遷詞，序謂：「三官廟海棠，高花簇錦，蔭如槐幄，或言是富陽董文恭師手植」；其詞云：「春情寥寞，又緩欸信風，吹開仙萼；柳外鞭搖，城隅路轉，閒赴紫綿芳約；宿醒太真初醒，悄倚瑤臺珠箔；泥人處，弄嬌姿，還勝翻階紅芍。犀杓休更舉，重溯夢華，酒味渾忘却；一日歡游，百年遺恨，誰會此時哀樂？舊山富春空冷，餘蔭香林猶託；便歸好，怕西州清淚，彈將花落！」此皆對名花而感懷身世，其言甚哀，其花益重。仁和龔定盦憶豐宜門外花之寺董文恭公手植之海棠詩云：「女牆百雉亂紅酣，遺愛真同召伯甘；記得花陰文讌屢，十年春夢寺門南。」亦可徵此花之故實。同治年間，於所謂臨流水亭，柰子古樹，已不復可問，而自一井以外，亦並無深谿里許，荻花蘆葉之觀；惟其時海棠仍盛，李蕊客日記游花之寺云：「殿前對植海棠二本，蓋二百年物，高及脊棟，紅艷通霞，諸天照耀，

斜枝覆簷，錦錯碧瓦，平生所未見也！東院一株，枯榦旁生，穠花簇枝，明麗尤絕，偕冑夫賞歎久之，謂哂慈仁碧桃，又有仙凡莊冶之別矣！」其詩云：「……………回車出城更尋寺，詩老花之有題字；入門錦照緋羅天，雙樹蒸雲一何綺！相輪跼轉七寶裝，朱簷碧瓦危相當；齋鐘一杵散花雨，華嚴色界回春光。京師海棠本第一，此花奇麗尤絕出；猩紅鸚綠天人姿，回首天桃倘如失。……………」可謂寫盡此花之艷麗，尤足覘當時之盛概也。天咫偶聞謂：「花之寺自曾賓谷先生修後，尙無恙，俗呼三官廟。壁懸賓谷先生詩幀。花木盈庭，大有蔥蒨之致。此光緒年間情狀，殆已衰歇漸至矣。今則寺已頹敗，無可眺賞，海棠更無復存；惟題匾開今尙在，足供後人憑弔耳。

極樂寺海棠 極樂寺在西直門外高梁橋西。寺最幽邃：長河映前；高阜倚後；東有國花堂；西有勺亭。明代以牡丹著稱；乾隆時多荷花，詩人游屐最盛，洪稚存曾有極樂寺看花序文，後漸零落，池亦淤淺；又以海棠名，樹高二三丈，凡數十株，國花堂前後皆海棠，暮春三月，拆苞吐馥，艷如頰霞，嬌如晴雪，夕陽萬點，盡收其中；間以丁香，蕤蕤碎紫，蓋

城西之一勝地也。同光之季，極樂海棠爲極盛時期，當時名流，如潘伯寅（祖蔭），張孝達（之洞），李蕤客（慈銘），吳清卿（大澂），樊樊山（增祥）諸公，清談雅集，觴詠尤繁；而蕤客對於極樂海棠，尤富觀賞之興趣，故其集中，多有此類作品。清平樂其一闕云：「年年春事，西直門西寺；一路衣香隨蝶至，不辨人叢花氣。枝枝紅艷消魂，相携翠管金樽；一霎綠楊風起，倚闌獨數春痕。」讀此詞可見昔年城西極樂附近，一派春花。顧極樂雖以海棠著稱，他卉亦多，特爲海棠所掩。試觀越縵日記，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云：「出西直門至極樂寺，……寺中海棠，紅萼未放，雜花亂開。……偏游寺院，海棠以外，梨花、雀梅尤盛。設飲於國花堂，堂本以牡丹名，明時甚盛，今連畦皆雜卉矣。……後軒老杏一樹，當窗敷雪，以外皆寺圃也。」又二十二日記云：「再詣極樂寺，……比入寺門，萬花疊錦，望之如珊瑚紺珠，蠶綴綠葉間，真奇觀也！……坐窗外欄檻，對花吟賞久之。其地花深樹接，當闌一樹，富艷尤絕，垂柳映之，妍奪明霞。……旋坐于西院國花堂前，海棠兩株，左邊高過屋椽，花盈萬朵，……殿前丁香，作花正盛。又頻婆果樹四五列峙，花開如

玉，香溢旃檀；有一樹以海棠合接之，紅白相半，彌可愛翫！……是日春光極麗，士女雲集，海棠花事，已過十分，其花開有大如栝者，間有紅萼，百之一二而已。」觀此所記，可知極樂寺植花甚多，要以海棠爲盛耳。茲再錄其同治十三年之日記，以覘其對於此寺海棠之關懷。三月初三日記云：「日加未，抵極樂寺。海棠紅萼未拆。有上巳日極樂寺看海棠是大風，花尙未開詩云：『簪盃春明慰寂寥，重三携酒過僧寮；風聲挾樹全趨水，山色浮青欲過橋。弱柳低垂留客醉，好花遲發避人嬌；年年不負尋春約，又向高梁趁錦鑣。』」又其三月二十日記云：「偕梅卿詣極樂寺看海棠。車出西直門，山光野色，已豁羈目。寺中花事正穠，偏憇僧廊，流連花下，紅香四照，艷絕人天，此非南中所有者也。予至此看花已六度，惟壬申陳蔡兩同年之招，及今日爲際其盛耳！是日得詞一闕，調寄國香云：『輦路琳宮，又猩屏錦幄，爭鬥妝濃；多情內家羅綺，來繞珍叢；天上霓裳已換，問沈香誰被恩醺？傷心舊時話，寂寞連昌，玉樹青蔥。翠華停幾度，倏珠塵霧捲，長信都空；嬌鶯雛燕無數，盡泣鶻紅；獨擅昭陽第一，倚雕闌愁對東風；休提夢中事，細仗珠燈，合隊花驄。』」尙有極樂寺

看海棠記一文，爲花寫照，尤爲名貴縟麗之作，節錄如下：「高粱水環，太行山峙，輦路所屬，鳳城以西，乃有精藍，剏於明代，爲極樂寺焉。明時以牡丹著稱；國朝乾隆，則荷花爲盛。香國代嬪，上林接春，奇葩列畦，經苑皆錦，明妝照水，淨天亦霞。蓋迄今百年，羣卉稍歇，而海棠之名，冠都下焉。觀其高柯蠹雲；叢幹圍月；花繁紺火；蕊密攢星；清露滴曉，則千重暈緋；微風扇晚，則連林亂粉；經卷開而絳英滿；鐘杵落而紅雨飛，蓋自經高粱橋，入平野，綠薺鋪縹，清泉曲流，即見花光，粲然林表；五里之地，香霧結紺；四面之天，金光匝采；幽徑旣闢，山門遠映；窅若深谷，杳乎洞天；綺繡張於列屏，珊瑚壓於高閣；猩紅鸚綠，是爲華鬢之居；鹿女獅王，悉證須彌之果；金輪展地，奪七寶之莊嚴；紫蓋騰空，照四天之歡喜；旃檀輪其妙相，優鉢遜其長生。每當梵課風宣，戒壇香湧，萬花如笑，隙地皆紅。殿廡周遮，不礙淨行之品；袈裟經過，即無壞色之衣。……」今極樂海棠，久已盡矣，吾人雖未能見其勝概，然讀此文，則海棠之繁艷狀況，不難想像得之，麗質花光，如對眉睫。蕓客愛花之心甚深，此文旣盡，復作看海棠古詩一章，歡喜讚嘆，備極揄揚，今

日得知極樂海棠之美者，猶賴有此詩文耳。茲再紀其詩云：「鳳城一雨花更嬌，嬉春排日無停鏢；命儔夙戒起清旭，馬蹄又踏高梁橋。阜城門外綠莎軟，清絕濠流荻芽短；浴鵝眠犢更宜人，故里風光客中滿。寺門尙遠花光來，漫天錦繡連雲開；下者珊瑚上虎魄，細亦玉樹堆玫瑰；天公門巧乃至此！令人一步千徘徊。國光堂前艷尤絕，寶釵十萬亭亭列；朱闌一曲垂綠楊，却襯臨風舞迴雪。幢幢佛殿金鑪烟，鹿苑奈花開滿前；就中一樹最殊麗，棠梨胖合成雙妍；花紅玉白眩香國，雪膚丹類真天仙。（寺僧以海棠接頻婆果樹種之，香色尤絕，頻婆果即奈之別種也）。平生看花未曾飽，何惜銀鬢百回倒；羨煞優曇深擁簾，白頭僧向花中老。誰家繡轂吹香塵？花叢接隊紅裙巡；蝶醉鶯酣雜語笑，時見綠葉銜紅巾；碧紗如烟隔窗影，掩映花枝出深靚；繁華一夢狂英飛，晚晚夕陽在西嶺。五塔寺前花光多，茶陵祠墓扃烟蘿；幽尋更入廢園去，相約薰風來看荷。」尤爲此花生色。其他題詠，不勝枚舉，要皆爲吾人留一甚深之花影耳。緬懷蜀客，爲之憮然。

慈仁寺秧梅 寺在廣安門內大街北。明成化初，本遼報國寺舊址改建，額曰慈仁寺；乾隆

十九年勅修，改題大報國慈仁寺。有金代古松二株，蔭及數畝，清初名流，觴詠於此。更有毘盧閣，凡三十六級。昔年花事甚盛，李蘊客謂其不名一花，正以花多而不以一名也。新城王西樵憶慈仁寺海棠，賦滿庭芳詞云：「蓉粉嬉春，蕊姿延露，禪房勝日標奇；趁時芳草，正向綠墀滋；却似勻和懶髓，輕裝就千點紅璣；宜人處似斜仍鞞，態倚曉風披。芳時還悵悵，桃花噴雪，遙想仙姿；嘆去年花下，空有前期；誰製護花旛子，駐幽艷莫使花衰！好點注，餘春如畫，留覆態盈棋。」曹實庵春日送客慈仁寺感舊，賦水龍吟詞云：「尋常彈指聲中，優曇偶現空王地；海棠著錦，丁香衣紫，霞烘煙細；急管哀思，青衫白袷，嬉春情味；歎穠華電擲，風流雲散，容易下，中年淚，身是金閨倦客，賦渭城重過蕭寺，倡條冶葉，笑人岑寂，樹猶如此；只有孤松，似曾扶我，當時沈醉；倩禪燈老衲，往來指點，說花榮瘁。」李蘊客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亦有游慈仁寺記云：「金雀，榆葉梅（即秧梅），藍子諸花方盛開，獨游花下久之。是日賦臺城路詞云：『鳳城西畔前朝寺，櫻春又聯吟侶；松合香臺，草侵荒殿，撩亂風旛鈴語；杏花過雨，甚藍子搖紅，丁香含素；庭院深深，磬

聲不隔燕鶯路；藏雲洞，今在否？登臨孤閣，迴難寄愁處；柳絲盧溝，雲開薊鎮，依舊青山無數；悲歌倦旅，看禪榻茶烟，鬢絲如許；好片斜陽，暮鐘催客去。」三月二十五日記云：

「同至慈仁寺看花，丁香正盛，桃花已半落矣。」又賦滿庭芳詞云：「風漾游絲，雨晴芳草，聯騎重款禪關；碧桃纔過，紅綻海棠鮮；猶有丁香似雪，斜陽外占盡春妍；經行徧廊空人寂，雛鵲鬥花前。蕭然僧幾個，垂簾掃地，靜炷鑪烟；且訪鐘林下，選石雲邊；難得江南吟客，松風裏來聽茶煎；還相約，綠陰如幄，清簟枕書眠。」其優游花下，怡然自得，誠令人艷美不置。又同治十四年三月三日記云：「偕梅卿至慈仁寺看花，惟山桃迎春已開耳；杏花萼已紅綻；榆葉梅有一二枝半開者；丁香海棠則尙早也。」是日其詩句有云：「春陽晚晚開午晴，一枝艷照秧梅明（原註：北地有榆葉梅，繁英淡紅，千葉而小，爾雅時英梅，郭注云雀梅，說文作秧梅，玉篇作模梅，疑即此也。）」其三月十九日記云：「又至慈仁寺，杏花榆葉梅已盡落；惟丁香盛開，其樹高且多，幾倍於法源寺也。寺後梨桃各一樹，作花正繁，紅白穠映；草花紫色者滿地，亦爲可愛。復坐丁香花下，啜茗而歸。」觀其所記，歷歷

如數家珍，亦以其愛之深，而不覺其言之娓娓也。可知慈仁之花，固不弱於諸寺，而其丁香之盛，且倍多於法源，越縵秧梅之考，尤足爲花增譽。所謂一經品題，則聲價十倍，自是談慈仁者，莫不知有秧梅矣。昔日游人之衆，觴詠之頻，多向慈仁結隊來者，亦以綠香紅嫵，繫人綺思耳。及今古松已凋，高閣亦圯，寺寂僧貧，花事遂絕，禪門深閉，徒留此遺篇斷簡，以供吾人滄桑之話矣。

天寧寺芍藥 宣南天寧寺，其來最古，所謂元魏之光林寺也。地在金代南城內，古名白紙坊。李薊客謂其繁植芍藥，尙爲同治年間事耳。四十年前，藤花實盛，正與法源丁香，崇效牡丹，抗衡宣南。每歲花時，疊錦聚珠，香艷歡溢，五雲華蓋，實無此富麗也。又有綠牡丹一株，閒歲作花，最爲名貴，崇效「佛青」，堪與媲美。是時名流，多於此讌賞盤桓，而此花竟爲一朱邸移去。李薊客曾有調寄露華詞云：「琳宮最憶，有鹿女銜來，分外嬌絕；借與露華，輕把黛螺微拂；似曾夢綠初胎，換了玉環標格；留仙住，回頭暗看，唾痕凝碧。春風幾度相識，祇倚徧闌干，誰忍攀摘；賦就睡妝，偏漏宓妃消息；帶顰轉入朱門，可比墜樓

顏色；燈影下，何時翠蛾重出？」詞人慨嘆，不覺其言之深也。又李蕤客嘗讌集於此，會者八人，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分韻，蕤客得良字，其詩云：「餘春選蕭侶，勝地依崇岡；林深窈以闢，面塔開僧房；心閒得物曠，吉日兼辰良；玉醴既斟酌，蘭俎羅甘芳；結契略言賞，微醉資方羊；憑闌俯後圃，衆卉敷天香；嘉木漸以長，綠陰晞微陽；濛濛雜雨氣，曖曖含雲光；西山一何媚？掃黛窺東牆；靜聽禽鳥樂，遠度鐘聲長；烟景亦云足，何必思故鄉？」花光山影，曲曲寫來，讀其詩如入其境，可見昔年天甯景物之美，誠有過於法源崇效也。曼殊震鈞天咫偶聞記天甯寺云：「樹木列植，道路縱橫，昔日之街衢經術也；禪房花影，廊廡山光，昔日之朱門華屋也；不見穀擊肩摩，如雨如雲之勝，徒留此數弓琳宇，爲士大夫折柳之所，試問陌上行人，曾有動華屋山邱之感者乎？」蓋此寺不僅爲看花之地，餞行者亦多於此話別，震鈞之言，已有感於今昔之盛衰；孰知厥後，殿宇益荒，游讌皆絕，惟重九日登高者尙盛，降及近時，並登高者亦鮮矣。使鈞有知，其感傷又將如何耶？噫！

北京之園藝花

北京舊稱花匠爲花把式，其有特長者：如京西藍靛廠之杆子劉，係以善藝杆子菊（菊之單莖獨朶者曰杆子）而得名；東直門外之接手胡，係以善接各種花木而得名；更有以善烘非時之花及菜蔬而相稱爲薰貨，相矜爲巧得者，即古時所謂唐花，則多由豐台土著（豐台業花者甚多）傳習而來。蓋當有清昇平之日，宮中陳列之鮮花，對午一換，勤爲定制，各府邸及各宅第，類皆僱有花匠，四時養花，而凡得有養花之技能者，因在偏僻空曠之區，開設花廠，以養花爲營業，訂期向各住宅租送，隨時更換新花，天咫偶聞載記：「京師蒔花人以時送花，立券而取其值，馬秋藥員外履泰名之曰花券，阿雨臆制軍林保戲贈以詩，有片言訂得林間約，一紙招來天下春之句，此風今猶未替。」正謂此也；或由花販沿街肩挑叫賣；或於各廟會及各街旁羅列求售。及光緒庚子年後，各街市始有開設花局者（崇文門內花局開設最早，以其地外僑甚多，行銷較易。），由門市陳列鮮花，任人擇購。民元以還，此類花局漸增，並

備有籃花盆花及瓶花等類，可以隨時供顧主喜慶或宴會之需。

花之種類極繁，京市花局，按時所常見者，爲：牡丹，芍藥，茶花，水仙，蘭花，菊花，茉莉，魚子蘭，丁香，桂花，梅花，薔薇，芙蓉，月季，榴花，碧桃，海棠，杜鵑，綉球，瑞香，玉蘭，合歡，夾竹桃，晚香玉，紅梅，臘梅，萱花，美人蕉，玫瑰，玉簪，迎春，鷄冠，鳳仙等，約有數十種；而屬於草類者，則有菖蒲，萬年青，文竹，垂盆草等；屬於果類者，則有桃杏，蘋果，梨，香櫞，西府海棠，柿，棗，葡萄，石榴等；屬於樹類者，則有松柏，槐，柳，垂柳等。以上皆僅舉其極普遍者，其實各花廠花局所有者，固不止此。至屬於來自外洋者，如荷蘭菊，五色蓮，大荔花，洋水仙等，以及尋常草木之花，爲各花局所自種者亦甚多。其林圃專批發大宗楊柳松柏槐榆等秧樹者，與普通花局性質，又微不同。

花中之名稱最夥者，牡丹有姚黃，粉霞，嬌紅，魏紫，潑墨，點金，金帶，愛雲黃，氣球黃，甘草黃，禁苑黃，御衣黃，狀元紅，硃砂紅，大紅絨，綉球紅，西瓜瓢，映日紅，錦袍紅，石家紅，醉胭脂，壽春紅，醉仙桃，美人紅，海天紅，赤玉盤，鶴頂紅，胭脂樓，雙頭紅

，玉樓春，醉楊妃，醉西施，輕羅紅，粉綉球，觀音面，半觀音，政和春，紫綉球，朝天紫，乾道紫，葛巾紫，腰金紫，紫仙姑，烟籠紫，無瑕玉，玉帶瑕，羊脂玉，玉綉球，白剪絨，玉天仙，水晶球，玉版白，一捻紅，玉帶腰，青心白，佛頭青，綠邊白，舞青猊諸名，中以墨者綠者爲稀，以曹州出產爲多，每年大雪前後，曹州牡丹花根即運來京，不帶土，根以有紫芽而圓爲佳，栽時根不可屈；芍藥有御衣黃，青苗黃，尹家黃，鮑家黃，硤石黃，道士黃，黃樓子，縷金囊，紅都勝，霓裳紅，紅樓子，兩色紅，鬢邊紅，緋頭紅，冠羣芳，簇天紅，畫天工，醉江紅，怨春妝，紫都勝，包金紫，玉盤盃，玉逍遙，玉版白，玉冠子，取次妝，金繫腰，金帶圍，合歡芳諸名，以豐台出產爲多，祇有紅白兩種；菊有百數十名，近由日本來者，更多奇特之品；其有以香勝者，爲蘭與茉莉，蘭分建蘭，杭蘭，九節蘭，薰蘭，風蘭，珍珠蘭（又名魚子蘭），若玉蘭北地則名把蘭，與茉莉同以福建產爲最優，極芬芳，京市多植以售爲婦女襟佩之用。

花之培養法：曰下種，有核者宜排列，用子者應分撒；選種須置之水中，以能下沉者爲良；

曰分秧，於清明前後，擇根旁小枝，或嫩芽，稍帶其原根劈開，另以水土壅之，即活；曰接換，有對接，有偶接，有插接，接畢用蔴繩與篾束之，並封以泥；曰移植，凡不易活者，須下勿傷根，上勿損葉；曰修理，或截去駢枝，或用棕繩銅絲，令其盤曲生趣；曰保護，或設蓆帳以遮風日，或移置屋內，以防雨零，或雜以仙人掌及黃蒜之類；曰施肥料，各按花性，選用人糞馬糞麻渣黑豆羊毛馬掌屑等，攪以腐草沙土并炭屑；曰辨土宜，土有沙性膠性之分，而黃土與黑土又各有別，宜按花性擇用；曰花節制，蕾大者，於其枝下相距寸許，用細籤依次橫插之，俟蕾小者長至相等，即拔其籤，則花可同時開放，枝長者，用紙纏裹之，俟新枝或枝短者長至相齊，即去其紙，則枝可長短疎密如意，色深者用馬蘭草捆攏，俟色淺者長至相若，即解其捆，則花色可濃淡一致。以上所述，均係京市花匠所守之秘訣，所施各法，均由經驗而來，且各花性不同，則用法亦有變通，茲姑記其梗概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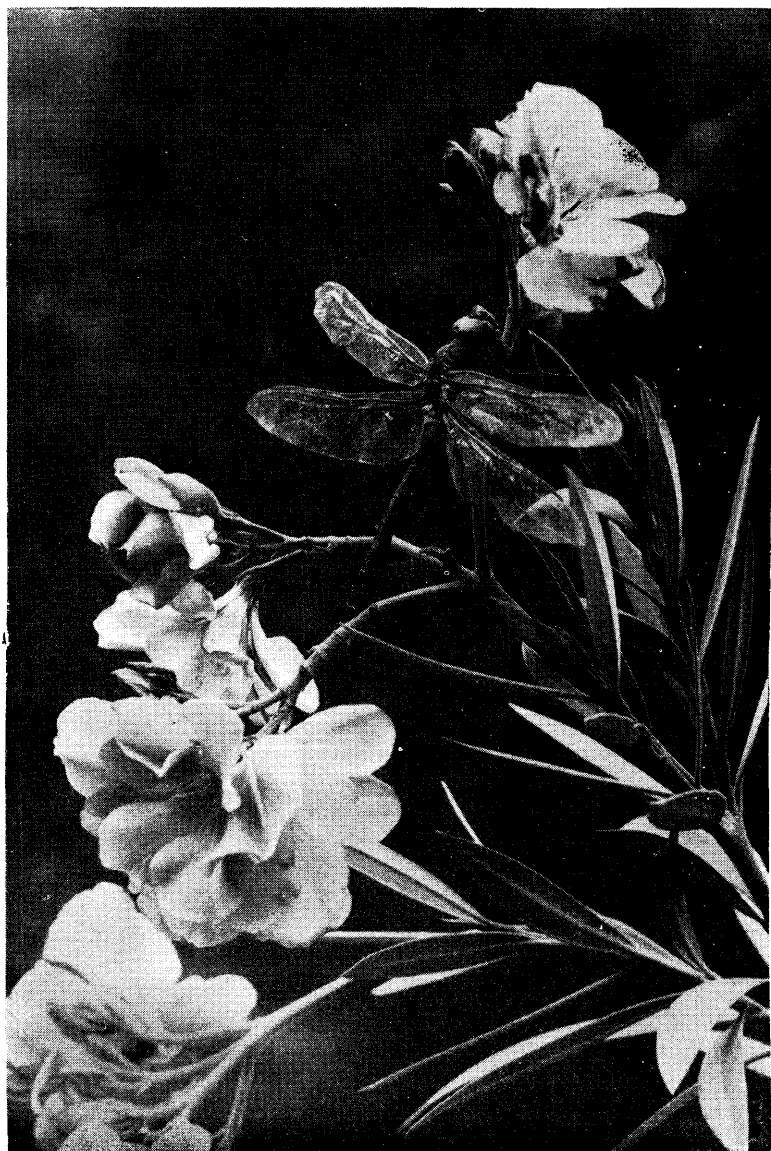
冬期烘花，別有烘房。房之形式，與普通花窖略同；惟房之後方有地炕，於炕前約數尺遠，掘土深二三尺，將盆栽之牡丹茶花等，埋置土內，可令在春前開花。又所掘土坑中，種以香

椿萑菜，或扁豆黃瓜冬瓜，亦可非時出葉結實；惟燻瓜之要訣，在綁架值瓜蔓引長時，即去其蔓之尖，上之於架，於綁架時，一手扶架，一手於蔓與架相併之處，猛將蔓壓，令其裂開，急以馬蘭草捆緊，以次按節照捆，五六日後，則在所捆之下開花結實。牡丹以溫度高為相宜，須在百度以上；黃瓜亦然。其餘如香椿扁豆萑菜等，祇須溫度與水分適宜便得。

京市花業家數，崇內與東四西四以及東城隆福寺西城護國寺宣外下斜街土地廟共約有三十家之譜；至各處養花之戶，散在城外四郊，與豐台十八村一帶者，為數聞在百家以上，兩共有工夥一千三百餘人。其廠與局之店員曰夥計，向外送花者為腳夫，工資自五六元至十餘元不等；至優等花匠之被僱者，有多至三四十元之月資。目下此等花匠，僱之者頗少，多已另改他業。顧京市花匠，雖富於閱歷，具有特殊藝能，究非有科學之知識，果有植物學家，仿泰西人工花媒之法，俾各花皆能曬子，可多出新奇之花，又設法使各香花在北地儘量蕃殖，則京市園藝花之種類，必有增加矣。茲述大概，聊為愛花者告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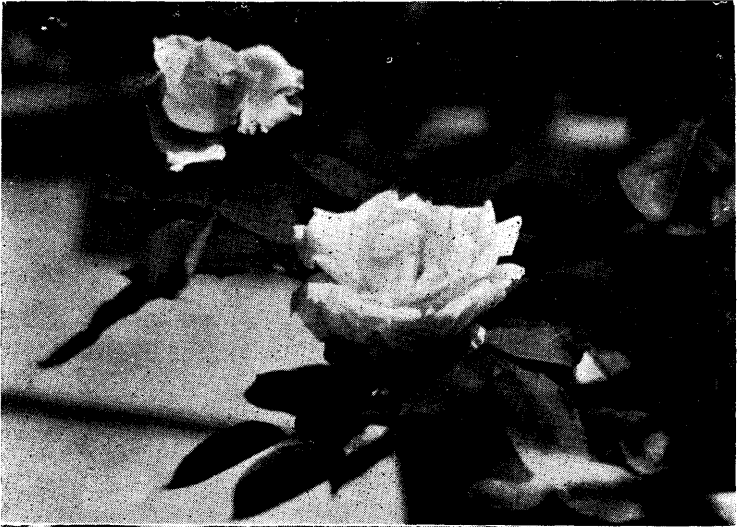
一桃竹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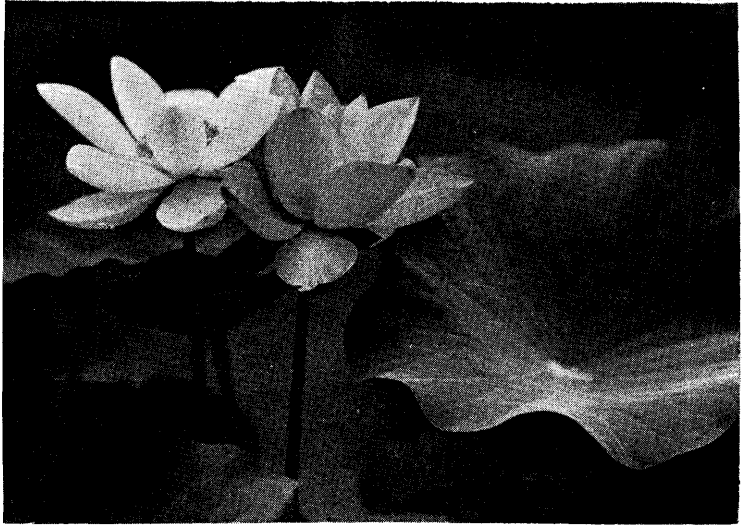
二桃竹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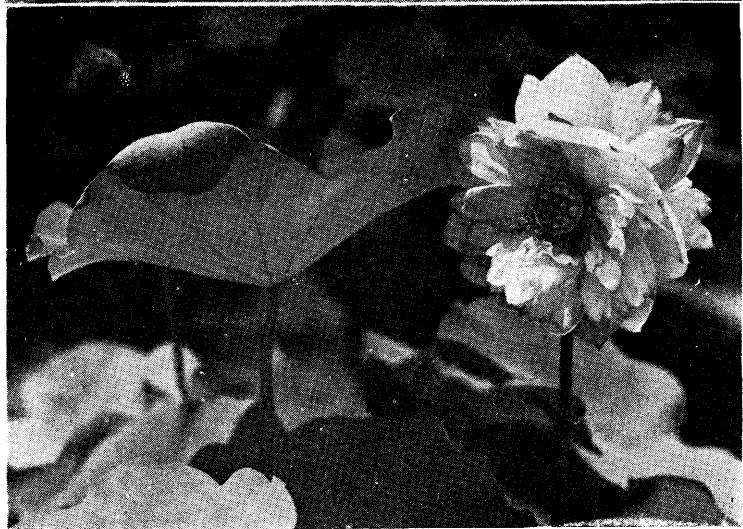
花 春 迎
花 桃 碧



花 薇 薔
花 冠 雞



蓮 浮 水
蓮 紅 粉



蓮 丹 牡
蓮 蒂 並



花簪玉



蓮蒲菖



棠海秋



花 菊

北京之堂花

堂花，烘焙所放非時之花也，亦曰唐花，京師賣花人頗擅其勝，讀王漁洋「試燈風裏見唐花」之詩，洵可知其巧技矣。

日下舊聞考：「京師風俗，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爍煨，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嘗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即進牡丹，亦是此法；然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蓋入冬土中氣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相半也。」

居易錄：「今京師臘月即賣牡丹，梅花，緋桃，探春諸花，皆貯煖室，以火烘之，所謂堂花，又名唐花是也。按漢書召信臣傳，信臣爲少府，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爍蘊，火得溫氣乃生。唐人詩：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蓋漢唐以來皆然。」此

實堂花之濫觴也。

咳餘叢考：「周密記馬陸藝花，凡花之早放者名堂花，其法以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糞以牛溲硫磺，盡培溉之法，然後覓沸湯於坎中，少俟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此今之所謂唐花也。宋時名堂花，今日唐，恐堂字之訛，王阮亭詩，試燈風裏見唐花。」

野獲編：「京師極重非時之物，如嚴冬之白扁豆，生黃瓜，一帶至數鑽，皆戚里及中貴爲之，傲禁中法膳用者。弇州謂上初年，元旦即進牡丹，而江陵相與馮璫亦各一花，以爲異。余兒時在京師，亦聞而未見。比數年來，元夕前後，姚魏已盛行於時，豪貴園圃，在在有之，始知弇州語信然。比年入京，赴一友社文時，纔過長至三日，案頭插半開紫牡丹二三朵，方駭詫歎羨間，乃曰，此尋常物，每花祇值百錢耳，予携其一歸，以溫水貯瓶中，亦留數夕始萎。」

帝京景物略：「草橋惟冬花支盡三季之種，坏土窖藏之，蘊火坑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

御矣。元旦進椿芽黃瓜，所費一花，幾半萬錢，一芽一瓜，幾半千錢。」

北京歲華記：「臘月束梅於盎，匿地下五尺許，更深三尺，用馬通然火，使地微溫，梅漸放白，用紙籠之，鬻於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

乾隆二十四年戲詠唐花詩：「爍熅嫋嫋萬芳新，巧奪天工火迫春；設使言行信臣傳，憐他失業賣花人。」

查嗣琛灰洞詩：「出窖花枝作態寒，密房烘火暖催看；年年天上春光到，二月中旬進牡丹。」

施閏章都下歲首見盆桃作花詩有云：「層冰暮皚皚，燕市繁花開；輦入列侯第，懽傾上客杯；花時猶未至，火力競相催；拍手笑春風，待汝奚爲哉？人巧凌節序，熏炙移根菱；芳菲豈不早，咄嗟隨彫摧！」

燕京歲時記：「凡賣花者，謂熏治之花爲唐花，每至新年，互相贈贈，牡丹呈艷，金橋垂黃，滿座芬芳，溫香撲鼻，三春艷冶，盡在一堂矣。」

又：「兩廟花廠，尤爲雅觀，春日以果木爲勝；夏日以茉莉爲勝；秋日以桂菊爲勝；冬日以水仙爲勝。至於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於嚴冬開放，鮮艷異常，洵足以幻奪天工，預支月令。其於格物之理，研求幾深，惜未有著書者耳！」

方朔花洞詩：「掘地五尺承以茅，紙餉泥塞風不捎；向南一門接晴旭，門一啓處花成巢。夏可使冬冬使夏，桃蓮菊梅同一架；正訝冰條比晶堅，忽見牡丹如斗大。其餘棠桂雖不研，微馨亦可敵水仙；是何技術至於此？嗟哉人力能回天！相傳其法亦不詭，熏以馬通噴以水；水火氣得陰陽調，遂使四時都一體。我聞李三郎，羯鼓催將柳杏芳；又聞殷七七，九日杜鵑開頃刻；若教百花涼燠盡如常，對此應皆減顏色。花心湛湛成露鋪，花葉冉冉疑雨餘；惜哉花質似剪綵！幸哉花瓣如畫圖！燕山自昔寒多苦，騶子律吹溫立聚；試問今朝洞裏花，可似當年谷中黍？挽回陽氣須從寬，西北而今未畏寒；儻令籌水都宜稻，或者談天可並看。看花何必生長嘆？花下主人多笑祭；君不見京城南北買花家，幾日凋殘幾日換？」

觀上所載，皆爲京師歷代之堂花故實，而其盛可知，相沿至今，迄未稍替，且烘焙之花類亦

較多矣；今京師特俗呼爲燻花耳。其法於屋內設烘房，房後設地炕，炕前掘土深三尺，置花其中，以火熅之，各花皆可先春而放；但各花之性不同，其火候亦因之而異，有需百度以上之溫度，方能出花者，有需溫濕相調，即可結蕊者，要皆視其所宜。至若花傭技巧，存乎其人，神而明之，非可一例觀也。然有二花非火力所可迫者，玫瑰與芍藥耳。燕京歲時記：「玫瑰其色紫潤，甜香可人，閨閣多愛之，四月花開時，沿街喚賣，其韻悠揚，晨起聽之，最爲有味。芍藥乃豐台所產，一望彌涯，四月花含苞時，折枝售賣，遍歷城坊，有楊妃儂白諸名色。是二花者，最爲應序，雖以燻熅之力，不能易候而開，是亦花中之強項令矣！」然高僧士奇城北集有鐙市竹枝辭云：「百物爭先上市誇，鐙筵已放牡丹花」，原註云：「京師鐙節，牡丹芍藥已開，皆從煨室中出」，是芍藥亦可烘焙出花，而前說又不盡然矣。

今之花傭，嫻是術者，輒於臘尾之際，預事烘焙；更以不同時之花，而連植於一盆之內，以取悅目，作歲朝清供，故新年中上之家，輒於几案間陳列一二，以爲點綴年華之品。顧花雖香艷，而其拘枝取態，位置盆景之法，非經名家指授者，往往不得其宜，致使花景減色；且

微近俗而雷同。此有待於專家指點，非陳陳相因之花傭，所能自闢蹊徑者也。惟堂花之法，要爲京師花傭獨擅之勝，甚非他處所能及；且其技能有獨到處，能使所烘之花，色香俱佳，延時不萎，與應序之花，初無二致，無早謝不開之弊，亦可謂伴造化之工者矣。

其所焙之花，以牡丹爲最多，梅桃次之，尤以梅桃相媵，或水仙牡丹二花並植一盆者，爲習見之品。履端肇歲，紅艷迎春，純是一派富麗氣象，廣廳大廈，點綴爲佳；至若煖閣書齋，則置白梅緋桃者一二盆，便覺香溢四座，滿室生春矣。北地多雪，更宜圍鑪，於了無觀賞之際，而得對雪當花，使生意頓成活潑潑地，若無花傭之技巧，則此樂安可得哉？

京師堂花旣盛，每至冬日及年終之時，戚友乃以此作餽遺。光緒順天府志：「今京師唐花有牡丹，歲纔將新，取以進御，士大夫或取飾庭中及相饋送，有不惜費中人之產者。」其盛可知。昔有以唐花牡丹兩盆下承以水仙贈李蕤客者，曾謝以詩云：「風情合作探花使，獨向天甯寺裏回；最愛朝衫騎馬並，擔頭一路牡丹花。」（原註：天寧寺賣花最盛）「曾記小桃梅作媵，颯風還倚宋褱憐；（原註云：昔年里居，曾饋梅花碧桃四樹）也嫌富貴冬烘色，爲

借凌波配水仙。」又陳旻夫樊雲門冬日饋蕊客海棠賦詩云：「九衢積雪冰嵯峨，誰開紅錦春一窠？層城忽見玉妃笑，頓覺天宇圍緋羅。朱鳥窗深綠綺戶，阿環翠裘弄冰筋；三郎枉自夸天公，雨點催花亂搗鼓。巧工能奪造化奇，兩君嗜奇爭典衣；竭來買送筆門下，窺牆驚集鄰家姬。袁安僵臥得奇福，貯此傾城乏金屋；終朝平視更夜看，爲減烏薪買紅燭。」冬日也，而牡丹；而海棠；而桃；而梅，借花傭之工巧，供文士之奇觀，誠爲京師嚴寒中，闢一欣賞之異品矣！

無錫顧兼塘拜石山房詞，賦滿庭芳詠唐花云：「竹閣欺霜，梅茵點雪，是誰暗返香魂。琉璃窗戶，呵暖一重雲，自製泥金小牒，瑤臺使預倩氤氳，垂羅幕仙裙襞皺，莫令作風痕。不用頻催羯鼓，只新紅初試，要倩鑷熏，恍玉衣珠極，天寶宮人，圍住名花作國，瑯環洞，別有陽春，應惟是幽蘭空谷，不肯藉餘溫。」

吉林承尊生冰蠶詞，賦一萼紅詠唐花云：「認芳叢已十分開後，蝶夢尙惺忪；燕市翻新，馬塍懷舊，錯疑剪綵深宮；甚碧玉年時未嫁？對娉婷，羞殺舞裙紅；白石苔皴，黃蓂斗小，點

緩偏工。聞道安排金屋，早屏山恨淺，鑪火嫌濃；九陌塵沙，六街冰雪，那知春在簾櫳？算一例成陰桃李，恁繁華不待甘番風；寂寞西湖千樹，休怨樓東！」則又文人墨客之雅詠，而爲堂花生色者也。然宋人呼爲堂花者，僅見周密所記，而後之多稱唐花者，殆以李三郎有羯鼓催花之舉，雖爲游戲，或有是法寓乎其間，而與堂花有相類似，故以爲唐之遺法，而呼唐花歟？是有待於詳考者耳。

「嫣紅姹紫本非時，爛熳端由火力施；怒發肯隨春信息，齊開狂抹醉胭脂。但憑羯鼓頻催促，誰本駝經謹護持？卻恐芳期轉蕭索，落英難上已空枝。」此蔚如詠烘花之作，聊記於此，以爲之殿。然前人紀載，亦有謂其火力足以傷花根者，如五雜俎云：「京師大內進御，每以非時之物爲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他花果，無時無之，蓋置坑中，溫火逼之使然，經年樹即枯死，蓋其氣爲火所傷也。」曬書堂筆錄云：「今京師花肆，爭先獻早，秋天開梅花，冬天開牡丹，春天開梔子，鬱氣熏蒸，早榮先悴，利其速售，不顧根傷，名爲花之催粧，實乃花之受厄也。一斯則拘虛之見，未可云然，花備

視之，初無所忌，蓋能以人力而使之早茁，即能以人力而使之更生，未聞因是而即致死，且於此等處，炫其巧思焉。愛花者，亦以其有奪天之巧而屬愛也；尤以婦女插戴，所需爲多，花傭之着意經營，正以供求相應耳。試觀京華春夢錄所記：「花窖匠僧，善焙卉葩，手術所至，能令四季名花，先期開放。日色亭午，賣花聲遍聞艷閭，曲欄麗人，爭相購取，姹紫嫣紅，佈置新粧，正不異前人艷記所云也。每值冬月，山茶茉莉蕙蘭珠蘭之屬，編以銅絲，幻作奇景，或如半環，或作圓形，鬢邊欹插，襟左點綴，鴨鬢春煖，幾忘鴛瓦之雪深矣。更有芍藥碧桃海棠玫瑰，摘取嫩蕊，採其含苞，圍成巨球，或作彩籃，懸之流蘇帳中，芳馨四溢，媚趣橫生。」云云，可知美人香草，終古不離，而唐花之法，亦無或廢之日矣。

北京之像生花

北京花事，不僅以蒔花名，即其地手製之像生花，亦有大過人者，燕京歲時記中花兒市，即爲製此花之發源地也。其記云：「花兒市在崇文門外迤東，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皆日用之物。所謂花市者，乃婦女插戴之紙花，非時花也。花有通草綾絹綽枝捧枝之類，頗能混真。」又燕都雜詠：「姹紫嫣紅映，花枝愛像生；鬢邊嬌欲語，活色畫難成。

」註云：「花兒市街在東城。像生花用通草染作，精巧絕倫，海內所無，亦有刮絨片爲之者。」都門贅語：「紙花裁剪草名通，着手生春傲化工；莫怪佳人偏愛此，由來色界總成空。

」光緒都門紀略：「花兒市以通草爲婦人頭上之花，買賣皆集於此，故名。」詩云：「梅白桃紅借草濡，四時插鬢艷堪娛；人工只欠迴香手，除却京師到處無。」又余氏辨林云：「京師孟春之月，兒女多剪綵爲花或草虫之類，插首，曰鬧嚷嚷，即古所謂鬧裝也。是即綾絹花之濫觴歟？」則此花製造已久，而今之仿作者，倍加精麗矣。京師造花業純係手工，當前清

鼎盛時代，此業甚爲發達。緣彼時旗漢婦女，戴花成爲風習，其中尤以梳旗頭之婦女，最喜色采鮮艷，花樣新奇，故爾時凡造花有名者，皆能直接入宮送貨，以備挑選；或逕由宮內自出花樣，令造花者承做；其宮外各王公府第及仕宦家，亦常有賣花者之蹤跡。聞當時賣花者多屬武清縣籍，至今在東安市場開設祥瑞花莊之鋪長龔環，即造花名手；又萬聚興花莊之鋪長劉亨元，亦即係從前入宮賣花之人，俗呼爲花兒劉，其所造之花，在巴拿馬賽會曾得四等獎章。此二人均武清籍。惟賣花者向皆盒裝肩挑，灑書堂外集云：「京師通草花甲天下，花市之花，又甲京師，每天欲曙，赴者熙攘，博致肩頭，日間聆深巷賣花聲，清揚而遠聞，胥是物也。」又一歲貨聲「賣綾絹花」註云：「舊用二尺許如摺扇面樣之紙匣，中貫扁杖，肩扛；又有挑兩落綠紙方匣者；有背一落方匣者。」蓋皆指此類而言。及民國以後，造花之種類日繁，購花之習俗亦變，始有花莊之設立。崇外花市，固向爲造花者聚集之所，其附近開設之花莊亦多，所有貨品，各色皆備，工料較遜，價值亦較廉，業此者亦以武清人爲多。至盆花之起源，在光緒十四五年間，有旗籍金姓者，見辦喪事之家陳設鮮花，歷時久則萎謝，

因仿製紙質盆花，見者咸嘆爲精巧罕匹，多恃其造花插瓶，遂得有花兒金之稱號。自此凡有素事者，皆改用紙造盆花。近數十年來，製造此種盆花及各種扞花（即插瓶之花）花圈者雖甚夥，然皆不能超於金姓之上。茲將造像生花者之概況，分述於次：

像生花之原料大別爲二：曰絹類，曰紙類。絹類中有綾絹緞綢絨之分，用作頭花（頭上所戴之花）襟花（衣襟上所掛之花）夾花（夾於耳隙或髮上之花）爲多。紙類中有洋毛太，粉連，通草，及隔背（即裱褙之厚紙）之分，用作瓶花（插瓶之花）盆花及花圈爲多。外有銅絲鐵絲爲作朶與葉柄之用；棉花棉紙爲作花托及纏鐵絲之用；白麪土泥爲作豆與果之用；槐枝碎玻璃渣爲作枝幹及吹花朵上現星光燦爛之用；顏料與蠟或蛋青爲染朶葉及磨葉使光亮之用。此各種原料，惟紙類採用外來貨品，餘則以土產爲多。染花舊亦用內製顏色，紅藍水色，甚不易製，紅則紅花店製膏汁零售，其招牌云：「水作花紅」，藍則靛之二藍，一廟中製而零售，做花活人家用時，以盞往購，至今呼爲「藍湯老爺廟」，今俱皆改用洋色矣。

像生花之種類，分喜慶，喪祭，陳設，佩戴四項。喜慶用者，如紅絨，鳳冠，壽星，之類；

喪祭用者，如花圈，盆花，及素花之類；陳設用者，如瓶花，花籃之類；佩戴用者，如頭花，襟花，夾花之類。前兩項係專用之品，種類尙不甚多，後兩項爲通常應用之品，種類極繁，頗有日新月異之觀。

像生花之派別有粗細兩派。作細花者多屬心靈手巧富有發明性之人，其意匠經營，有不能言傳之妙；作粗花者，多屬墨守師傳，不能出其範圍。且作細花之中有長於作綾絹者；有長於作緞者；有長於作繡絨者，各有專長。其專門作細活者，僅有數家，工人亦不多。譬如同在一門，同長此種，此家所創作之花樣，彼家即不能仿造，因藝高須各人自出花樣，仿造則有偷襲之嫌矣。餘如依造花爲生活之普通作花者，崇外花市左右，遍地皆是，即家家之婦孺亦皆參加工作。其作業情形，略有分功之性質，有專作葉者，名曰作葉子；有專作花者，名曰作花頭。作花頭者亦各有專精，有專作牡丹者；有專作菊花者；有專作海棠或藤蘿花者，推之各種花頭，大率類此。故京市造花業，有作花攢花之分。作花者指作葉與花頭之人而言；攢花者指各店鋪中將花葉花頭零星買來後攢合成品之人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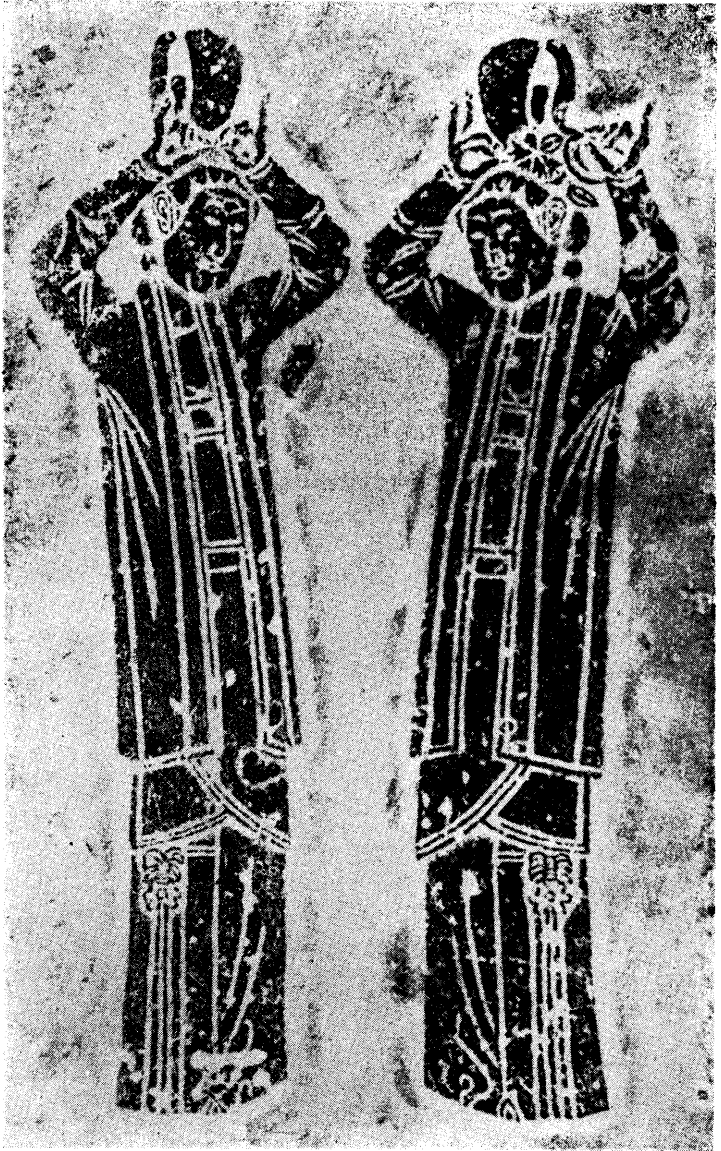
像生花之造法，有用模者；有用杵者；有用麻繩者。模爲錫質，製模之法，係取葉或瓣之眞形，鋪於木板上，照式刻爲陰文，倒以錫成模，復又以此錫模向上，四周圍以土，再倒以錫，於是成兩錫模，一爲陽文，一爲陰文。製葉或瓣時，將原料置於陰陽兩模中，用力壓之，即與眞形無異，此用模之法也。杵爲木質，一端鑿成小圓球形，用時將剪成之花片置於凹形木板上或手中，以杵擠壓之，即成瓣之灣形，此用杵之法也。麻繩爲勒葉筋之用，將繩之一端繫於桌上，左手托葉向上，右手引繩向下，用力一勒，即之葉紋現筋但，不及用模之勻細逼真，祇作粗活則用之。再用模之花樣，必係行銷極廣，乃爲特製一模，以期產量多而且精。其不用模而專恃手法者，如瓣之形式，有向內抱向外翻者；有成瓜形或鬚形者，或以杵壓之；或以烙鐵燙之；或以鐵絲搓之，因勢利導，窮極姿態，全在運之以指而巧奪天工。又黏瓣之法，須用新棉花團或秫秸瓢做一底托，俾有依附；做花鬚之法，須用銅絲纏其下端，插於底托，微露其尖，並黏以葶，藉掩其迹，皆屬必循之成法，更無待言。至繡絨造法，先梳齊，再排勻，分段夾以銅絲，其距離依花瓣大小而定，隨即按段將絨剪開，捲於銅絲夾上，

以手擰之，則銅絲與絨合而爲一，然後分別燙之爲扁形，捏之爲圓形，或近似三稜形，用以配成花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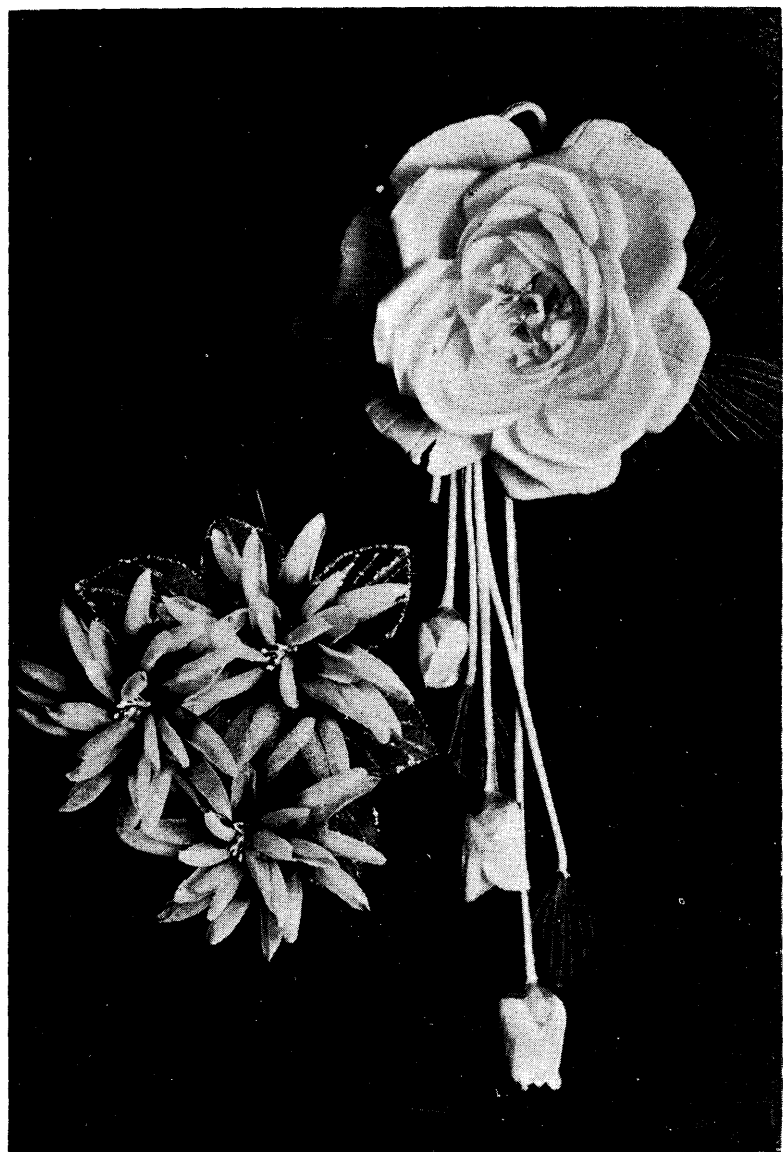
像生花之市集，在崇外花市一帶，自東便門內起，凡係住戶，多半以造像生花爲業，僅據各花莊所能知者，即有五六百家之多，其不知者，云尙不祇此數。概係家庭工作，不報營業，不掛牌號，每多專作一種，僅有數元資本，便可開始工作，作成後即就近攜至花市出售，每日清晨，約自六七點鐘起至十點鐘止。各住家造花者，千百成羣，均麪集花市，各將所造之品陳列於市，以待各花莊及各承做花圈之冥衣鋪等，來此選購，此花市之名所由來也。但各花莊亦有自設作坊，不向花市購買者，崇外上四條花莊最多，共約有數十家，以其地毗連花市，故在此開設花莊者，皆帶有收買及發行性質。（向外省批發係裝盒郵寄，附近各縣則多自行販運。）若東安市場共有花莊三家，其性質與上四條之花莊略有不同，因上四條所售之花，多屬行貨，（行貨之價較廉，手工過細者價值太昂，即不便發行。）市場內所售之花，則零星銷售本市者多，無論頭花襟花花籃瓶花，一律皆取工細，其價較昂。又東便門內有一

高姓老婦，專造絨花，在京市極爲著名，外省有直接向其訂購絨花者，其學徒有一葉姓，製造絨花，頗多創作，專售於東安市場各花莊，甚有聲價。總之連同各街市花莊及住家計之，此業約在千家以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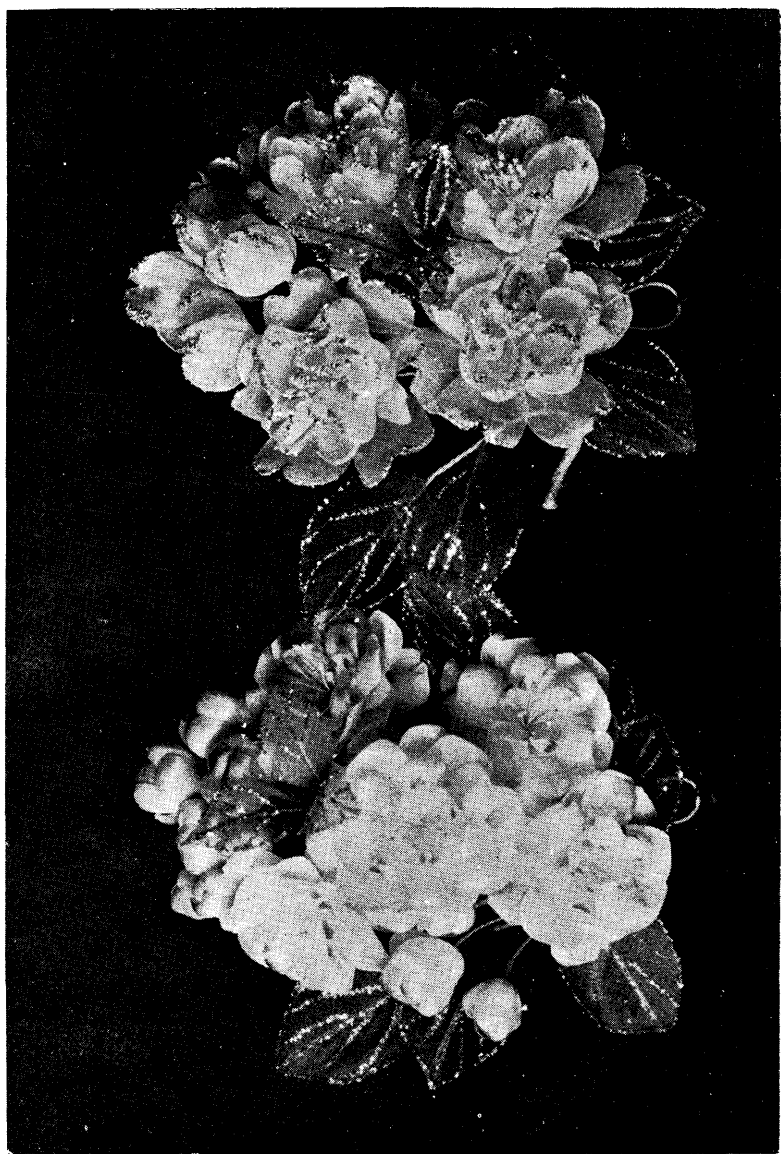
綜觀京市造花現況，其精細之品，極力研求，爭奇鬥勝，視曩昔較有進步。惟近時婦女多剪髮，於造花業自多影響；然其他用途如婚喪酬贈，尙有大宗銷售；外此則紀念之盛典，商界之鋪張，以及年華點綴，鄉村舊習，固猶彷彿當年，附述概況，亦足爲北京花事之談資。當有清光緒二年，李蕤客曾以京錢四千二百文，買像生海棠花二枝，丁香菊花晚香玉各數枝，插之鐙供，光色與真者不異，海棠尤艷絕；並謂：「都人小道可觀如是，使移此手作翰林詞賦，何讓南朝宮體耶？」語近調侃，亦可謂極讚揚之能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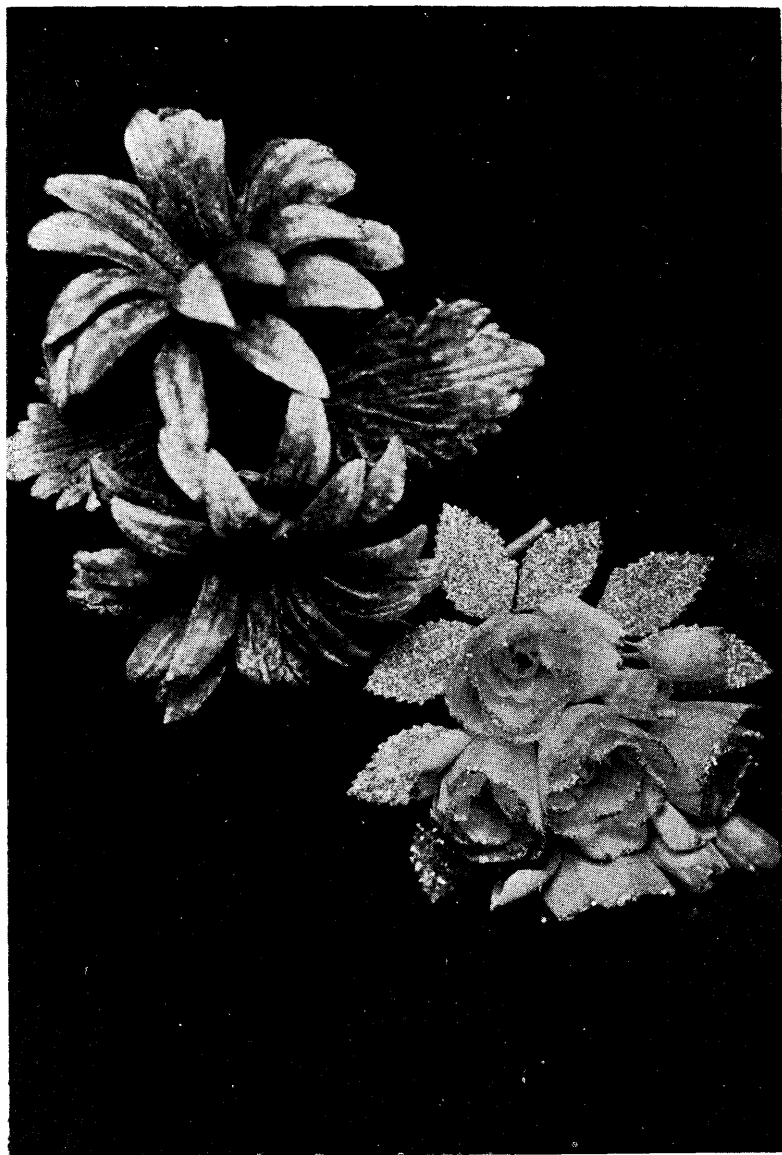
藏華惜傳 影拓磚花簪



一花生像



二花生像



三花生像

北京花事歲時志

北京花事，夙著聲聞，故事流傳，尤多紀載，摘書於此，聊志歲時，播遷有無，讀者自辨。

正月

北京花市之假花，花廠之鮮花，乃至鮮蔬供饌，足稱妙品，輸諸外市，厥值奇昂，甚非他處所得而產。此在北京亦早年所無，燕京歲時記謂爲「預支月令巧奪天工」信非虛譽也！（北京歲時志）

一日

琉璃廠元日開始，口外有出售梅花蘭花之花擔；惟佳品甚少，不如各處廟會。蓋游者非爲購花而來，賣者亦知其心理，不爲供過於求。（北京輶軒錄稿本）

九日

牡丹芍藥薔薇俱有花，較春時薄小，一瓶值數千錢。貴戚倡家插茉莉花。（北京歲時記）

雜事

正月薦新品物……至於梅萼爭妍，草木萌動，迎春，探春，水仙，月季，百花接次爭艷矣。

（帝京歲時紀勝）

西廟曰護國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東廟曰隆福寺，在東四牌樓西馬市正北，自正月
起，每逢七八日開西廟，九十日開東廟。開廟之日，百貨雲集。……兩廟花廠尤爲雅觀，春
日以果木爲勝；夏日以茉莉爲勝；秋日以桂菊爲勝；冬日以水仙爲勝。至於春花中，如牡丹
，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於嚴冬開放，鮮艷異常，洵足以巧奪天工，預支月令，其於
格物之理，研求幾深，惜未有著書者耳！（燕京歲時記）

土地廟在宣武門外土地廟斜街路西，自正月起，凡初三十三二十三有廟市，市無長物，惟花
廠鴿市差爲可觀。（燕京歲時記）

花兒市在崇文門外迤東，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市皆日用之物。所謂花市者
，乃婦女插戴之紙花，非時花也。花有通草綾絹綽枝擗頭之類，頗能混真。花市之外亦有鴿

市，在塵北小巷內，（燕京歲時記）

近六十年來，豐台花匠以煖室薰黃瓜，扁豆，茄子，冬瓜，香椿，水紅菜菔……點綴年景。唐花中則牡丹，臘梅，山檫，海棠，木筆，榆葉梅，紅梅，白梅，粉梅，小松樹，小竹子，天竺豆，春蘭。民國以來，花廠築有玻璃溫室，東西洋花木亦可種植，如四季海棠，文竹，電線草，則早年所無也。（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

二月

花朝令節，古祇一日，北京市則有兩日，不知何昉。歲值早春，穠葩艷綻，不須剪綵，已足醉倒流霞。地本文雅之藪，觴詠所翫，花事頻番，香塚纍纍，更不少異時勝蹟，紅粉鬪體，落英伴瘞，竟可同一不朽矣！今歲所流連，或即他年所憑弔，幡鈴矜護，我亦同情，一調清平，正不恤留作花史觀也。（北平歲時志）

十二日

十二日傳爲花王誕日，曰花朝，幽人韻士，賦詩唱和。春早時賞牡丹，惟天壇南北廊，永定

北京花事特刊

七一

門內張園，及房山僧舍者最勝，除姚黃魏紫之外，有天紅淺綠金邊各種，江南所無也。（帝京歲時紀勝）

二月十二日亦爲花朝，早年婦女多於是日剪綵爲花，插於各樹，並掛金鈴綵旛，此即護花鈴護花旛也。是日忌針。（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

十五日

十五日花朝，小青綴樹，花信始傳，市所賣花，出自窖藏，已爛縵矣。（大興縣志傳鈔本）
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綴樹，花信始傳，騷人韻士，唱和以詩。（康熙宛平縣志）

雜事

是月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酌中志）

至若丁香紫，壽帶黃，杏花紅，梨花白，所謂「萬紫千紅總是春」。（帝京歲時紀勝）

三月

潭柘寺在渾河石景山西栗園莊北，去京八十餘里，每至三月，自初一日起，開廟半月，香火

甚繁；在萬山中，九峰環抱，中有流泉，蜿蜒門外而沒；有銀杏樹者，俗曰帝王樹，高十餘丈，闊數圍，實千百年物也；其餘玉蘭修竹松柏菩提等，亦皆數百年物，誠勝境也！（燕京歲時記）

三日

三月三爲薺菜生日，是日多食薺菜角子，諺云：「年年三月三，薺菜開花賽牡丹。」（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

清明

清明則鞦韆節也，帶楊枝於髻，……聖駕幸回龍觀等處賞海棠。窖中花樹盡出，園圃臺榭藥欄等項，咸此月修飾；富貴家咸賞牡丹花，修涼棚。（酌中志）

三月上巳日上土穀祠，清明日始賣冰，以兩銅盞合而繫之。次日花木皆出窖，播瓜菜種於地。（北京歲華記）

清明節氣有早晚，諺云：「二月清明花開早，三月清明花不開。」（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

北京花事特刊

七四

雜事

三月……桃花歷亂；柳絮飛殘；紅白燦蘋婆；荷包掛牡丹；曰西府，曰鐵梗，曰垂絲，海棠之妙，韋公寺慈仁寺可爲甲於天下矣！冀門烟柳，爲金臺八景之一；吏部藤花，乃明少宰吳寬之手植也。（帝京歲時紀勝）

三月時品中尙有藤蘿花糕，玫瑰花糕，牡丹花糕，玉蘭花糕，或作方補，內加香胙及白糖，（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

四月

花事之多，北京則勝。即四月而賞乎四郊，桑椹熟矣！蘆筍齊成，歷歷鶯聲，喚人買醉，北京而下，易地或無茲完美。（北平歲時志）

四日

四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酌中志）

十三日

十三日上藥王廟，諸花盛發。白石莊三里河高梁橋外，皆貴戚花場，好事者邀賓客游之。（北京歲華記）

十三日都人多游藥王廟，兼賞花。（北京指南）

雜事

四月西山看李花；海棠院看海棠；豐台看芍藥；煮豆子結緣；送春賽會。（郎潛紀聞）

四月，以玫瑰花爲之者謂之玫瑰餅；以藤蘿花爲之者謂之藤蘿餅，皆應時之食物也。（燕京歲時記）

五月

斯月也，候值熱臨，生機方盛，千花百果，溢市滿疇。（北平歲時志）

一日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兒女節。（帝京景物略）

北京花事特刊

七五

五月朔日至旬杪，女兒艷服，戴花滿頭。（北京歲華記）

五日

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酒；吃糉子；吃加蒜過水麵；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酌中志）

五月五日懸蒲插艾，幼女佩靈符，簪榴花，曰女兒節。（大興縣志傳鈔本）

雜事

榴花似火，家人摘以簪頭；鳳草飛紅，繡女敲而染指；江西臘五色芬芳，虞美人幾枝嬌艷，則又爲端陽之佳卉也。（帝京歲時紀勝）

京師五月榴花正開，鮮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與夾竹桃羅列中庭，以爲清玩；榴竹之間，必以魚缸配之，朱魚數頭，游泳其中，幾於家家如此。故京師諺曰：「天蓬魚缸石榴樹」，蓋譏其同也。（燕京歲時紀）

鳳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開之候，閨閣兒女，取而擣之，以染指甲，鮮紅透骨

，經年乃消。（燕京歲時記）

五月節送禮之花，則有紅白夾竹桃；又有溫州新來之丁冬花，又名百日紅，都人又謂之洋海棠，其葉似桐，味則臭，溫人謂之臭桐花，本地不值錢，運至北京，則每株可售一圓，小者亦須五角；又有扁竹，即藥中之玉竹，又名女葳蕤，此處價亦甚昂。南方如廣東之茉莉白玉蘭；安南之月桂棕櫚；鳳尾蕉又名錢樹；福建之蘭；湖南江西之山茶花，瑞香花，皆由船車運之而來，交通便利故也。（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

六月

時當大熱，芙蓉遍放，無涯之碧，別樣之紅，曲院名塘，或不是過？而一舸載賞，雪藕調冰，雉堞獸環，復隱約盃中掌上。山容罨畫間，海岸湖濱，炎威若遜，即柳陰安步，亦寢寢竟日忘歸，必北京，必是月，易地易時，樂或不逮。（北平歲時志）

一日

六月朔日……一路河池賞蓮，簫鼓絃歌，喧呼竟日。（帝京歲時紀勝）

中頂碧霞元君廟，在右安門外十里草橋地方。每歲六月初一日，有廟市。市中花木甚繁，燦如列錦，南城士女，多往觀焉。（燕京歲時記）

初一日中頂有廟會，售花木者甚多。（北京指南）

暑伏

帝京蓮花盛處，內則太液池金海，外則城西北隅之積水潭，植蓮極多，名蓮花池；或因水陽有淨業寺，名爲淨業湖。三伏日駟苑官校於潭中浴焉。岸邊柳槐垂蔭，芳草爲茵，都人結侶携觴，酌酒賞花，徧集其中。（帝京歲時紀勝）

雜事

是月海濱蓮最盛，就蓮而飲者，採蓮而市者，絡繹交錯焉。（大興縣志傳鈔本）
其蓮藕芡菱涼水河最勝。有坊曰十里荷香。避暑山莊金蓮映日處，廣庭數畝，金蓮萬本，天下無二。茉莉花，福建蘭，摘以薰茶；六月菊，白鳳仙，俱堪浸酒；夜蘭香，晚香玉，落日香濃；勤娘子，馬櫻花，平明蓋放。（帝京歲時紀勝）

六月宣武門看洗象；西湖賞荷。（郎潛紀聞）

十刹海俗呼河沿，在地安門外迤西，荷花最盛。每至六月，士女雲集，然皆在前海之北岸，他處雖有荷花，無人玩賞也。（燕京歲時記）

七月

中元

歲中元夜盂蘭會，寺僧集，放燈蓮花中，謂之蓮花燈。酒人水嬉，縛煙火作鳧雁龜魚，水火激射，至萎花焦葉。是夕梵唄鼓鑄，與讌歌絃管，沈沈昧旦。（帝京景物略）

立秋

立秋之日，戴楸葉；吃蓮藕；曬伏薑；賞茉莉梔子蘭芙蓉等花。（酌中志）

雜事

是月也，吃鱔魚；爲盛會；賞桂花。（酌中志）

楸葉鳴秋；葵花向日；鷄冠分五色，高逾檐，多如林，秋日盛開，若百鳥朝鳳，芬芳艷麗，

北京花事特刊

乃秋色中之絕品也。至於剪秋羅，玉簪花，芙蓉花，雁來紅，又不若秋海棠，雖西府鐵梗木本之花，亦難比其嬌媚也。老來少由青而碧，而黃，黃而紅，如暮霞照紫。觀此則不必西山問霜葉矣。（帝京歲時紀勝）

八月

京師之曰八月節者，即中秋也。每屆中秋，府第朱門，皆以月餅果品相賤贈。至十五日圓時，陳瓜果於庭，以供月，並祀以毛豆鷄冠花。（燕京歲時記）

雜事

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始造新酒，蟹始肥。（酌中志）

九月

重陽前後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兔謂之迎霜兔。好事者列菊花數十層於屋下，前者輕，後者軒，望之若山坡，五色燦爛，環圍無隙，名曰花城。（陳琮詩註見日下舊聞考）

九日

九花者，菊花也。每屆重陽，富貴之家以九花數百盆架度廣廈中，前軒後軒，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燕京歲時記）

雜事

九月御前進安菊花。（酌中志）

秋日家家勝栽黃菊，採自豐台，品類極多；惟黃金帶，白玉團，舊朝衣，老僧衲爲最雅。酒醺茶肆，亦多栽黃菊，于街巷貼市招曰：某館肆堆菊花山可觀。（帝京歲時紀勝）

邠人結伴呼從，爲西山一帶看紅葉；或於湯泉坐湯；謂菊花可以却疾。（帝京歲時紀勝）

九月不遷徙；不糊窗櫺；以菊花葉貼戶牖，解除凶穢，以招吉祥。（帝京歲時紀勝）

九月登高；花兒市訪菊。（郎潛紀聞）

十月

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吃羊肉炮燭羊肚麻辣兔虎眼等及各樣細糖；凡平時所擺玩之石榴等樹，俱連盆入窖。（酌中志）

北京花事特刊

十一月

百卉入室，盆景悅目，他境力雖可辦，第未若北京之向榮特早，操得全勝耳。（北平歲時志）

冬至

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帝京景物略）

雜事

時維長至，貢物咸來。……薦新品，摘青韭以煮黃芽；祠祭鮮羹，移梅花而烹白雪。欣一陽之來復，遂萬有以萌生。（帝京歲時紀勝）

十一月人家墻戶，藏花木於窖。（北京歲華記）

鮮花梅花，臘梅，榆葉梅，郁李，碧桃，海棠，玉蘭，牡丹，水仙，玉竺豆，佛手，香椽，金橘，皆以盆種之。（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

十二月

除夕

取松柏枝之大者插於瓶中，綴以古錢元寶石榴花等，謂之搖錢樹。（燕京歲時記）

雜事

是月也，進煖洞，薰開牡丹等花。（酌中志）

臘月束梅於盎，匿地下五尺許，更深三尺，用馬通然火，使地微溫，梅漸放白，紙籠之覆於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北京歲華記）

十二月賣像生花供佛；打太平鼓。（郎潛紀聞）

花月令

西湖花隱，曾有花歷之製；月令新編，芳華彙譜，愛花者知所從事，賞文者亦足怡情，爰載於此，聊備采風。

正月

辰御勾芒，木道升於初震；歲推更始，履端造於獻春；繫七十二候之初，二十四番之首。是月也，魚負冰；候雁北；甌蘭芳；瑞香烈；櫻桃將葩；楊柳欲萋；望春先放；百卉發萌；萬花時育，正園主人所當着意之秋也。

二月

花明麗日，光浮寶氏之機；鳥弄芳閭，韻叶王喬之管；飄香墮學，擔風吞宿蝶之花；徙影流衣，握月臥聽鷓之酒。是月也，玄鳥至；倉鷓鳴；桃始天；李方白；玉蘭解；紫荆繁；梨花溶；杏花飾其曆，正花之候也。

三月

景逼三春；氣臨節變；金谷芳塘，無非繡譜；草茵花綺，盡成香國；繁紅鬧紫，相映踏青之履；燕蹴鶯翻，亂點玉人之額。是月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薔薇蔓；棣萼韡；木筆書空；海棠朝暉；柳絮化萍；雪球解落，花之盛也。

四月

炎氛扇夏，草欲迎涼；丙日烘天，蓮思脫火；箏新箏解；櫻薦盤登；綠暗紅稀，羣芳斂艷。是月也，嘍咽鳴；蚯蚓出；牡丹王；芍藥相於堦；嬰粟秋；木香升於上；杜鵑啼血；荼蘼香夢，花事闌也。

五月

芙蕖泛水，艷如越女之顯；蘋藻飄風，影亂秦臺之鏡；榴火烘天；葵心傾日，能不畏炎而獨麗者，猶賴有此耳。是月也，鹿角解；鷓始鳴；錦葵鮮；山丹頰；簷蒲有香；夜合始交；萱北嚮，花之杰也。

北京花事特刊

八六

六月

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涼柯，影入機中之髻；葉老花殘，蜂愁蝶怨。是月也，鷹始擊；蟋蟀鳴；桐花馥；菡萏爲蓮；茉莉來賓；凌霄發；鳳仙降於庭；雞冠環戶，花皆息也。

七月

商風警葉，滿林疑落木之聲；大火西流，四壁起素娥之影；巧遺仙縷；慧乞蛛絲。是月也，寒蟬鳴；鷹祭鳥；玉簪搔頭；紫薇浸月；木槿朝榮；梧桐葉墮；蓼花紅；菱乃實，花之暮也。

八月

擊土鼓以迎寒，鈞天不耐；建幔亭而張宴，仙露將傾；四時開朗，莫過於浮槎問石；一年快事，端不許嫦娥笑人。是月也，鴻雁來；玄鳥逸；槐黃榮；桂香飄；斷腸始嬌；金錢夜擲；丁香紫；蘋沼白，花盡實也。

九月

重陽變序；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以均調；紫塞蒼鴻，追霞光而結陣。是月也，豺祭獸；雀化蛤；菊始英；芙蓉冷；漢宮秋老；菱荷爲衣；橙橘登；山藥乳，諸實告成也。

十月

節屆玄靈；鐘應陰律；寒雲拂岫，帶落葉以飄空；朔氣浮川，映岑樓而疊迥；簷前日暖，暄可護花；嶺上梅先，春堪贈友。是月也，雉入水爲蜃；芳草化爲薪；木葉解；苔蘚枯；蘆飛雪；朝菌歇，花復胎也。

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鴻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野之寒；霽雪開六花之瑞。是月也，鷓鴣不鳴；糜角始解；蕉花紅；枇杷葢；松柏秀；荔廷出；剪綵時行；花信風至，花之終也。

十二月

北京花事特刊

時值歲終，嚴風遞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帝之池；雪積袁安之宅；爆竹烘天，寒隨除夜去；屠蘇答地，春逐百花來。是月也，雁北向；鵲始巢；臘梅坼；茗花發；水仙負冰；梅蕊綻；寶珠灼；水澤復堅，歲之終，花之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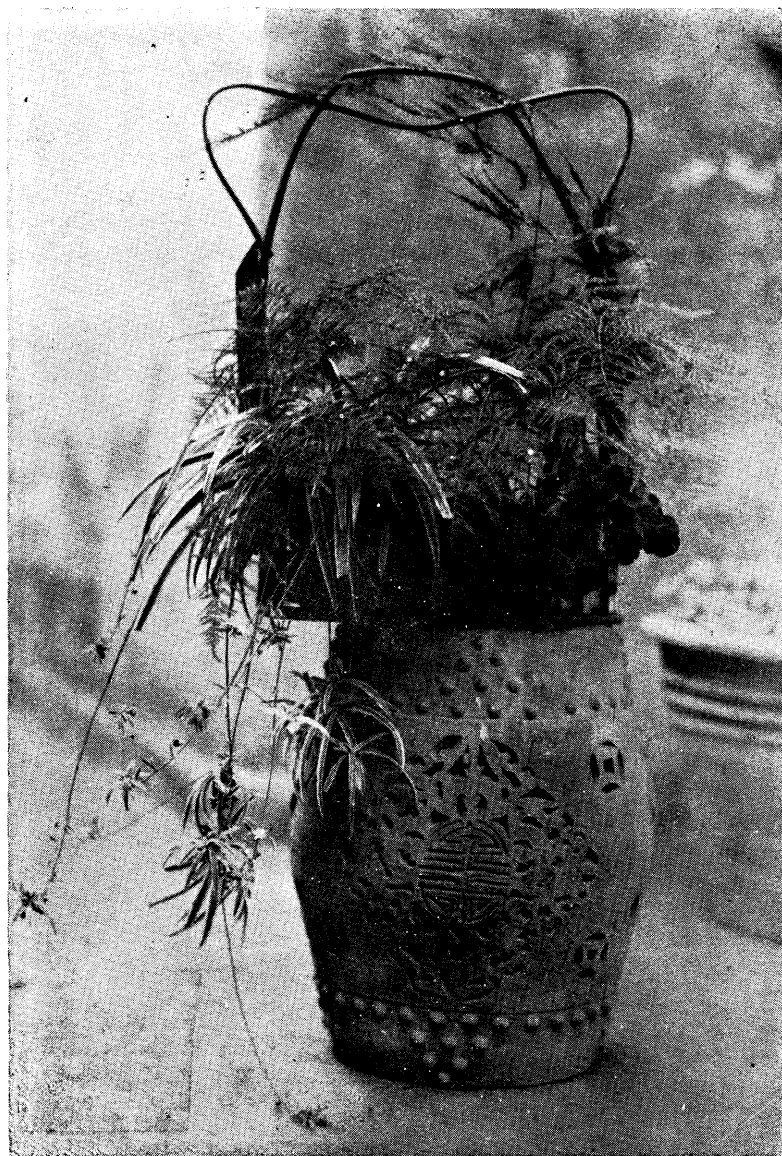
菊鞋僧



松蘿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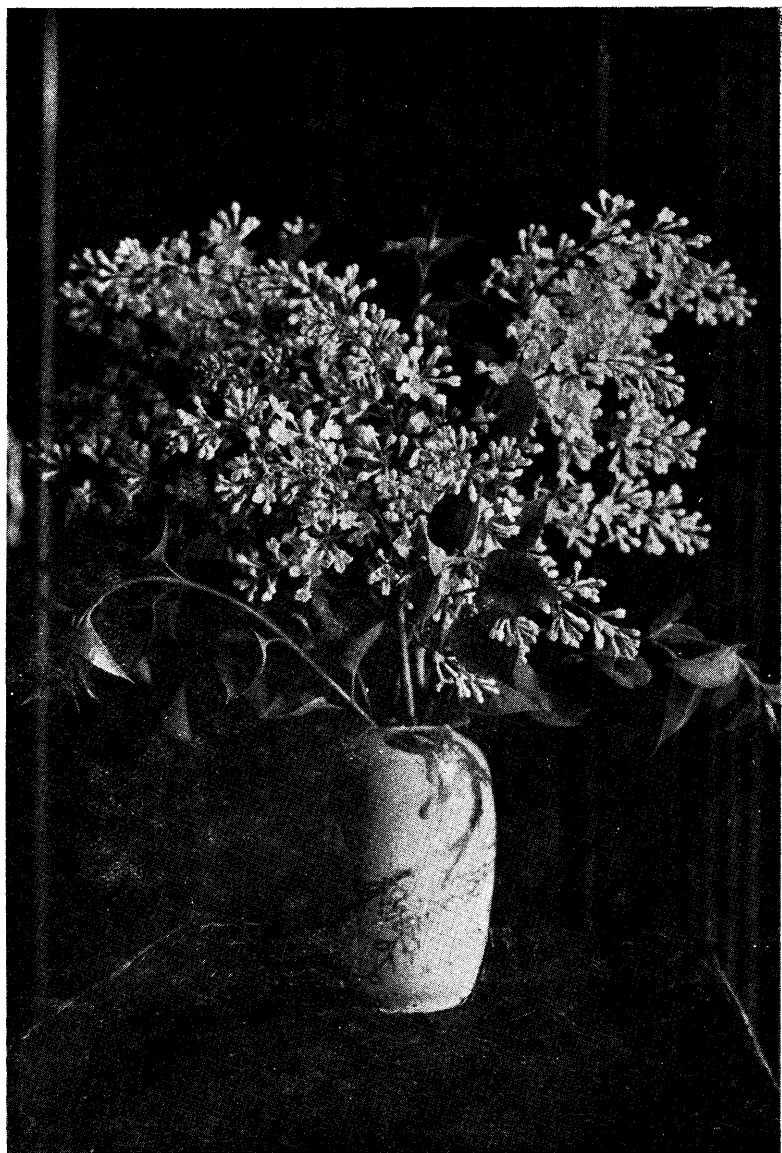
供 清



花籃



花 瓶



花 瓶

課花簡法

陳溟子作花鏡，有課花十六法，言之詳矣。然吾人以半日餘閒，爲名花供養，聊陳媿媿之談，難期一一之踐，則栽培澆灌，將有賴於花傭；而位置經營，或堪師乎意匠，爰擇其簡易之法，爲愛花者道焉！

種植位置法

有名園而無佳卉，猶金屋之鮮麗人；有佳卉而無位置，猶玉堂之列牧豎。故草木之宜寒宜燠宜高宜下者，天地雖能生之，不能使之各得其所，賴種植時位置有方耳。如園中地廣，多植果木松篁；地隘只宜花草藥苗；設若左有茂林，右必留曠野以疎之；前有芳塘，後須築臺榭以實之；外有曲逕，內當壘奇石以邃之；花之喜陽者，引東旭而納西暉；花之喜陰者，植北圍而領南曠。其中色相配合之巧，又不可不論，如牡丹芍藥之姿艷，宜玉砌雕臺，佐以嶙峋怪石，修篁遠映；梅花蠟瓣之標清，宜疎籬竹塢，曲欄暖閣，紅白間植，古幹橫施；水仙甌

蘭之品逸，宜磁斗綺石，置之臥室幽牕，可以朝夕領其芳馥；桃花天冶，宜別墅幽隈，小橋溪畔，橫參翠柳，斜映明霞；杏花繁灼，宜屋角牆頭，疎林廣榭；梨之韻，李之潔，宜閒庭曠圃，朝暉夕藹，或泛醇醪，供清茗，以延佳客；榴之紅，葵之燦，宜粉壁綠牕，夜月曉風，時聞異香，拂塵尾以消長夏；荷之膚妍，宜水閣南軒，使薰風送麝，晚露擊珠；菊之操介，宜茅舍清齋，使帶露餐英，臨流泛蕊；海棠韻嬌，宜雕牆峻宇，障以碧紗，燒以銀燭，或憑欄，或欹枕其中；木樨香勝，宜崇臺廣廈，挹以涼颺，坐以皓魄，或手談，或嘯咏其下；紫荊榮而久，宜竹籬花塢，芙蓉麗而閒，宜寒江秋沼，松柏骨蒼，宜峭壁奇峯，藤蘿掩映，梧竹致清，宜深院孤亭，好鳥間關；至若蘆花舒雪，楓葉飄丹，宜重樓遠眺；棣棠叢金，薔薇障錦，宜雲屏高架；其餘異品奇葩，不能詳述，總由此而推廣之，因其質之高下，隨其花之時候，配其色之淺深，多方巧搭，雖藥苗野卉，皆可點綴姿容，以補園林之不足，使四時有不謝之花也。

變花催花法

天然香艷，何假人爲？然而好奇之士，偏於紅白反常遲早易時處顯技，遂借此以作美觀，如白牡丹欲其變色，沃以紫草汁則變魏紫，紅花汁則變緋紅，黃則取白花初放時，用新筆蘸白礬水描過，待乾再以臘黃和粉調淡黃色描上，即成姚黃，恐爲雨淋，復描礬水一次，色自不落，牡丹根下，置白木末，諸種花色皆起腰金；白菊蓋以龍眼殼照住，上開一小孔，每早以澱清水或胭脂水滴入花心，放時即成藍紫色；海棠用糟水澆，開花更鮮艷而紅，凡花紅者而欲其白，以硫磺燒烟熏蓋，蓋花在內，少頃即白；芙蓉欲其異色，將白花含苞者，用水調各色於紙，蘸花蓋上，僅裹其尖，開時即成五采。昔馬陸藝花如藝粟，鑿駝之技名於世，往往能發非時之花，誠足以伴造化而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堂花，其法以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纏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馬屎硫黃，盡培植之功，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熏蒸，則扇之以微風，得盎然融淑之氣，不數朝而自放矣。若牡丹梅花之類，無不皆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花稟金氣而生，須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之所，鼓以涼颼，養以清露，自能先時而舒矣。凡花欲催其早放，以硫黃水灌其根，便隔宿即開；或用馬糞

浸水澆根亦易開；若欲其緩放，以雞子清塗蓋上，便可遲三兩日。此雖揠苗助長之舉，然亦須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神奇也。

種盆取景法

山林原墅，地曠風疎，任意栽培，自生佳景。至若城市狹隘之所，安能比戶皆園？高人韻士，惟多種盆花小景，庶幾免俗。然而盆中之保護灌溉，更難於園圃；花木之燥濕冷煖，更煩於喬林。盆中土薄，力量無多，故未有樹，先須製下肥土，全賴冬月取陽溝汙泥曬乾，篩去瓦礫，將糞潑濕；復晒，如此數次，用乾草柴一皮，肥土一皮，取火燒過，收貯至來春，隨便栽諸色花木可也。栽後宜肥者，每日用鷄鵝毛水與糞水相和而澆，如花已發萌，不宜澆糞，若嫩條已長，花頭已發，正好澆肥，至花開時又不可澆，每日早晚只須清水，果實時亦不可澆，澆則實落。凡植花三四月間方可上盆，則根不長而花多，若根多則花少矣。或用蠶沙浸水澆之亦良。花草之宜盆者甚多，不必細陳；果木之宜盆者甚少，惟松柏榆檜楓橘桃梅茶桂榴槿風竹虎刺瑞香金雀海棠黃楊杜鵑月季茉莉火蕉素馨枸杞丁香牡丹平地木六月雪等樹

，皆可盆栽，但須剪裁有致。昔日吳下出一種仿雲林山樹畫意，用長大白石盆或紫沙宜興盆，將最小相檜或楓榆六月雪或虎刺黃楊梅椿等，擇取十餘株，細視其體態，參差高下，倚山靠石而栽之，或用崑山白石，或用廣東英石，隨意疊成山林佳景，置數盆於高軒書室之前，誠雅人清供也！如樹服盆已久，枝幹長野，必須修枝盤幹，其法宜穴幹納巴豆，則枝節柔軟可結，若欲委曲折枝，則微破其皮，以金汁一點，便可任意轉摺，須以極細稷索縛弔，歲久性定，自饒古致矣。凡盆花拳石上最宜苔蘚，若一時不可得，以菱泥馬糞可勻塗潤濕處及檜枝間，不久即生，儼如古木華林。

養花插瓶法

家無園圃，枯作一塵，則眼前之生趣何來？即有芳華，一遭風雨，則經年之灌溉皆虛，不若採千林於半匳，萃四序於一甌，古人瓶花之說，良有以也。貯之金屋，主人之賞鑑猶存；聊借一枝，貧士之餘芬可挹，但養不得其法，不特花即失神；亦且色不耐久。今略舉各花養法而言之：凡花滋雨露以生，雖瓶養亦當用天落水每日添換，其開庶久；若三四日不換，花必

零落，謹必乾枯；每夜宜擇無風有露處置之，猶可多延一二日之鮮麗，此乃天與人參之力也。折花之法，不可亂攀，須擇其木之叢雜處，取初放有致之枝一二種，比枝配色，不冗不孤，稍有畫意者，方剪而燻其折處插之，則滋不下洩，花可耐久。蓋有不宜清水養者，又不可不察也。如梅花水仙宜鹽水養；而梅更宜醃猪肉汁，去油俟冷插花，且瓶不結凍，雖細蕊皆開，若貯古瓶中，常刺以湯，還能結子生葉；海棠花須束薄荷葉於折處，再以薄荷水浸養，細蕊盡開；梔子花折處須搥碎，以鹽入瓶中，乾插自能放花抽葉，花謝後，鹽仍可用；牡丹初折，即燃其枝，不用水養，當以蜜浸自榮，謝後蜜仍可用；芍藥燒枝後，即插水瓶中，夜間另浸大水缸內，早復歸瓶，則葉綠花鮮；蓮花先用泥塞其折孔內，再以髮纏之，先插入瓶，後方灌水，夜置無風有露處，則萼苞皆開；芙蓉，竹枝，金鳳花，皆當以沸湯養之，乘熱即塞瓶口，則花易開，而葉不損；若蜀葵，秋葵，芍藥，萱花等類，宜燒枝插，餘皆不可燒。凡貯瓶中水，須燒紅瓦片投之，則水不臭；冬月將濃灰汁和酒灌瓶內，則不凍。鮮肉凍汁，養山茶臘梅，則開耐久。如瓶口大者，內置錫管，冬月貯水不碎瓶；若小口胆瓶等。

投硫磺末數錢，亦可免凍之患。夫花之配搭既善，則花之意態自佳，而貯花之瓶罍，並供花之位置，亦不可不講也。瓶之最忌者，兩對一律，有珥環，成行列，以繩束縛，以多爲貴。若銅瓶雖不能得出土舊觚，青綠入骨，砂斑坳起者，亦宜擇其欸製精良者一二；磁瓶雖不能皆哥窯，象窯，定窯，柴窯，亦須選細潤光潔好窯瓶二三，方不辱名花，而虛此一番攀折也。大抵書齋清供，宜矮小爲佳：喜銅瓶，必花觚，銅觶，尊罍，方漢壺，素溫壺，匾壺之類；愛窯器，必紙槌，鵝頸，茄袋，花尊，花囊，茗草，蒲槌，壁瓶之類，方不與家堂香火前五事件內瓶同。至若廳堂大廈，所用大瓶，不在此例也。如插牡丹，芍藥，玉蘭，粉團，蓮花等，則花之本質既大，瓶自宜大，又不在此例。嘗聞古銅窯器，入土久則得氣深，以此養花，其色必鮮，且能結實，雖無濟於事，無園者亦可眩奇。吁！常人處此，名花猶可假乞，古器從何而致？若有宣德，成化，或龍泉窯者一二，便可脫俗矣。

花香耐久法

昔人云：「種花一載，看花不過十日」，香艷不久，殊爲恨事！今特載一二耐久之法，以補

惜花主人之不逮爾：冬月用竹刀取梅蕊之將開者，蘸以蠟，投尊罍中，夏月取出，以沸湯就盞泡之，蕊即鮮綻，香亦不減；搗女貞（即冬旨了）實汁拌巖桂半開者，入細磁瓶中，以厚紙蓋之，至無花時，密室聊置一盤，其香裊裊，可以久留；或以鹽鹵浸桂花藏至來年，色香俱在；玫瑰同醜梅白糖拌，收瓶內經年，花之色香如故；又一法，取梅或菊或玫瑰，茉莉，珍珠蘭，皆摘其半開之蕊，四停茶葉一停花，以確毀取之，內一層茶一層花間投至滿，用紙箬繫固入鍋內，以重湯煮之，取出待冷，另用紙封固，裹置火上焙極乾，收用泡茶，其香可愛；又香櫞佛手，若扞芋於其蒂上，以濕紙圍護之，經久不癩，或擣蒜菴其蒂，則香更充溢。

花事識小錄

景陵鍾惺四月三日楊修齡侍御游宴海淀園詩：「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時；物色淹春寒，此時花妍淒；豈曰桃李後，遂無鶯花期？所以臨眺事，首夏正攸宜」。（帝京景物略）

黎士弘燕京四月歌：「牡丹四月賤如莢，十五青銅買兩枝」。（託素齋詩集）

京城四月間芍藥開時，賣花者到處成市。（京師地名對註）

玫瑰來自北山玫瑰溝，畏冬風，故種溝中；種平處須冬埋之，四月花開，沿街喚賣。（春明采風志）

長安四五月之交，市上擔賣茉莉，清遠芬馥；冬月盆盎種丁香花，花小而香，結子，鷄舌香也。丁香花不甚剪佩，惟茉莉花雅客以點茶，婦人以耀首，爲用百端矣。（舊京遺事）

露行花，即牽牛花也，其色紫翠似初出鑪之銀，故京市稱鑪銀花，宮中音譌露行。（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合昏，木名，朝舒夕斂，即夜合花也，京俗稱馬櫻花。（水曹清暇錄）

今蜀葵葉如葵而大，莖高丈許，江南人呼爲「丈紅華」，京師呼「穉稽華」。（爾雅義疏）
北人呼長春花爲「土抹麗」。（帝城花樣）

菊花俗呼九花，以九月可開。（京師地名對註）

王崇簡看海棠行有云：「鳳城西南報國寺，海棠雙樹藏幽邃；嚶風怯雨上巳辰，抽紅斂白色如醉；燕京此花馳聲價，韋祠爲最此爲亞。」（青箱堂詩集）

高珩韋公寺看海棠詩：「占斷穠華別有情，妖姿帶睡亦傾城；三章約法棋書酒，一夜關心風雨晴。藜杖自當酬語燕，金樽可忍負啼鶯；出門無限尋春路，笑煞沾襟阮步兵。」（栖雲閣詩）

京師多海棠，初以鼓樓東張中貴宅二株爲最；嘉隆間數左安門外韋公寺；萬歷中又尙解中貴宅所植，高明區中允大相詩：「解家海棠帝苑邊，開時車馬日喧闐」是也，今舊本俱無存矣。（隴志）

今慈仁寺海棠久無人道；惟西直門外法源寺大盛，花時游讌不絕。（光緒順天府志）

丰台芍藥最盛，園丁折以入市者，日幾萬朵，花較江南者更大。丰台在京師南郭，是處皆貴戚苑囿，不減洛陽名園，不知亦有人作丰台名園記否？（京師偶記）

丰台芍藥，有名點妝紅者，最爲佳艷，要白質豐而神清，花品尤高。（京師偶記）

龔鼎孳丰台看芍藥醉後口占詩：「種花園叟養花天，十畝花田勝種田；荷鍤不妨花下臥，村莊全是太平年。」（定山堂詩集）

王鴻緒燕京雜詠：「燕京五月好風光，芍藥盈筐滿市香；試解杖頭分數朵，宜窰餅插硯池旁。」（橫雲山人集）

施閏章丰台看芍藥歌有云：「閩人摘花如摘菜，日日擔來城市賣；花多全不恤花稀，賣花聲裏春光歸。」（愚山先生詩集）

馮溥丰台芍藥詩：「名花誰種帝城隅？馥郁遙傳士女趨；十里春園香步障，千重地展錦氍毹。俗非溱水羣相贈，品並花王號獨殊；載酒頻過真勝事，應劉賓客況同驅？」（佳山堂詩集）

江東決明花七月始開，北地五月間已著花，其葉較江東者差大。（京師偶記）

京師玉簪花亦五六月開，花較小而香較烈。（京師偶記）

千葉榴花其大如茶杯，園戶摘入柳筐中，與玉簪並賣，但聽街頭賣花聲，便爾心醉，不必更向燕趙佳人綠鬢邊見也。（京師偶記）

千葉蜀葵花，花朵特肥厚豐滿，更多幻色。（京師偶記）

刺梅園在龍泉寺南，刺梅花正黃，其品遠勝絲梅。（京師偶記）

胡孟向茉莉花詩：「茲花最郁烈，亦是八閩產；舟船共北來，道里復何限？燕中豪貴重爾香，益益駢羅栽滿堂；澆用腥汁開特盛，繁星裛露馥氣凌晨光。閨中愛此起恒早，摘取偏宜鬢髮傍；嚴冬火室就煖氣，能移物性緣工良；藏之竟可延數載，較之幽蘭活頗長。」（遜谷詩）

京都竹枝詩：「地安門外賞荷時，數里紅蓮映碧池；好是天香樓上坐，酒闌人醉雨絲絲。」

（道光都門紀略）

梨園竹枝詞遊天寧寺詩云：「古寺天寧好景開，晚秋黃菊早春梅；看花到此銷魂定，有客携樽赴約來。」（宣南雜俎）

碧桃，今京師臘月蘊火暄之，以充盆玩。（光緒順天府志）

今京師桂花甚珍，僅見小本，供盆盎之玩。（光緒順天府志）

蠟梅，有九英、磬口、檀香三種，今京師有九英者，亦僅置盆中供玩。（光緒順天府志）

水仙，草橋圃人每逢廟市，肩擔成集。（光緒順天府志）

菊花無論粗種細種，皆接本。花時凡大宅必購數百本，尋常之家，亦必百本或數十本。（都門瑣記）

都門雜詠土地廟云：「柳斗荆筐廟外陳，布棚看遍少奇珍；緣何游客多高興？眼底名花最可人！」（同治都門紀略）

種花廠皆在外城西南數里；買花在西城土地廟。（都門瑣記）

都門雜詠東西廟云：「東西兩廟最繁華，不數琳瑯翡翠家；惟愛人工賣春色，生香不斷四時

花。」註云：「東曰隆福寺，西曰護國寺」。(同治都門紀略)

都門瑣語護國寺詩云：「禪宮寂靜拜如來，祇樹園林利市開；少婦新花插兩鬢，知從護國寺中來。」(側帽餘譚)

都門打油歌東西廟詩云：「頻來寶馬與香車，翠袖紈襦盡大家；看罷奇珍看書畫，再來花廠買鮮花。」

彭蘊章花市詩有云：「灌溉辛勤不自看，携來市上錦成團；名花晚景售還賤，春色貧家貯亦難。」(松風閣詩鈔)

光緒都門紀略跼街云：「胭脂巷裏好風光，姊妹門前鬪晚妝；想是豐台花事好，鬢邊齊插夜來香。」(見人事門)

當時都下植異種花草，相傳自兩廣藥材中混至。(秦徵蘭天啓宮詞註)

孟學齋日記記都中風物云：「三尚可：書尚可買，花尚好看，戲尚可聽。」(見越縵堂日記)

旗宅則倚牆種葵花，下種錫臘，上下相映，望之甚絢麗。（都門瑣記）

京師竹枝詞云：「水檻涼生綠樹遮，冰盤旋剖辣麼瓜；潞河報道糧船到，滿載南州茉莉花。

」（紫幢軒集）

京師竹枝詞云：「棗花照眼麥齊腰，南苑紅門入望遙；鈺鼓前鳴香唄起，燒香人上馬駒橋。

」（紫幢軒集）

京師夏日閨辭云：「夾竹桃開柳線長，捲篷高覆午陰涼；綺羅著體猶嫌重，鸚鵡催人懶試粧。瓷枕漫添新汲水，筠籠斜顫夜來香；晚風過處偏貪坐，月影朦朧上粉牆。」（燕京歲時

記）

京師夏日閨辭其二云：「碧玉簪花罷晚粧，竹牀冰簟院中央；春纖漫把芭蕉扇，鈕扣低垂茉莉囊；瓜果懶嘗防積冷，流蘇不掩爲貪涼；更嫌燭焰多塵濁，戲捉飛螢放枕傍。」（燕京歲時記）

漁洋有屋在琉璃廠夾道，孫丹五有詩弔之云：「詩人老去蹟猶存，古屋藤花認舊門；我愛綠

楊紅樹句，月明惆悵海王村。」蓋屋有藤花，先生手植也。（天咫偶聞）

仁和龔定盦憶京師之枝花詩云：「可惜南天無此花！腰身略似海棠斜；難忘槐市街南宅，小
冠群芳一稿車。」（定盦全集）

又其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云：「空山徙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閨苑春；一騎傳箋春
邸晚，臨風遞與綺衣人。」（定盦全集）

又其憶丁香詩云：「弱冠尋春數歲華，玲瓏萬玉媵交加；難忘細雨紅泥寺，濕透春裘倚此花
。」（定盦全集）

又其憶京師芍藥詩云：「可惜南天無此花！麗情還比牡丹奢；難忘西掖歸來早，贈與妝臺滿
鏡霞。」（定盦全集）

查初白碧雲寺僧房見盆桂譜步蟾宮詞云：「誰移天上長生樹？是八萬四千月戶；一枝來自廣
寒宮，猶似帶九秋風露。開時也有微香度，奈冷蕊羅羅可數；小山招隱近來稀，且讓與閒僧
作主。」

又從廟市買菊花二本，白者先開，黃者較遲半月，戲嘲之作柳梢青詞云：「零露溥溥，重陽過也。菊蕊初團；本來同譜，根曾同種，花似同看。問伊開則誰先，似兩姓詩人一般；白在黃前，樂天樂地，居易居難。」（慎白詞集）

天壇地院（即神樂觀）在壇內之西，昔爲看花讌集之地，而牡丹特繁茂。胡南荅有道院看牡丹詩云：「青陽好序頓過三，選勝如游百頃潭；碧落青虛人罕到，香林詰屈馬偏諳。玉壺配貯芳春思，石鼎詩聯永夜談；共說元都添絕艷，不須崇效訪名藍。」清乾隆七年，滿御史某携伶看花，因游人雜沓，遂奏禁栽花。二十年，改觀曰神樂署；而天壇道院之稱，知者尠矣。（春明花事錄）

光緒末葉，城西花事以馮園爲盛。園在廣甯門外小屯，春月之牡丹芍藥秋季之菊爲最，城中士夫聯鑣接軫，往者麇集，園主人蓋隱於花者也。園中又蓄珍禽數頭，錦雞孔雀之屬，盡舞花間，洵諧奇趣。（天咫偶聞）

東四老君堂，有香海棠塢，胡效山給諫之書齋也，舊爲芋香書室，張船山、王芑孫之讀書處

。齋前有海棠二株，相傳爲元代某僧所植，（宅本爲元之元通觀，見宸垣識略）蓋數百年物也，蔭廣五畝，高蔽天日，花時重英疊萼，紫艷殊常，尤足異者，於錦繡繽紛中，竟芬芳撲人，香襲衣袂，殊可貴也。汪用舟君有長古一首詠此花句云：「……三月花時雨乍晴，枝枝紫紫含朱英；半吐已覺色奇艷，開後芳香四座生。……」（春明花事錄）

晚香玉，本名土馱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蒔花雜誌）

興勝庵在西直門外昌運宮之西半里。清初查慎行有興勝庵看杏花詩云：「幸是韶華處處同，勝游隨意轉芳叢（先經摩訶庵不得入）；別開香界松林外，遙指煙村杏社東。黛色濃添三面綠，日痕微減一分紅；只須十步凌丹閣，多少花頭在下風。」又云：「及記當時載酒游，舊題幾壁拂塵留？重隨客到僧能識，不待人言我欲愁。牧笛聲中芳草路，鞭絲影裏夕陽樓；花開花謝年年事，豈料傷春易白頭？」（人海記）

明天啓時，內官多購異花，種於臨幸之處，有紅水仙，蛺蝶菊，番柿蘭之屬。陳悛天啓宮詞云：「春風香艷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即美人蕉。（漁洋詩話）

開元遺事：「楊國忠子弟每至花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緞，所至牽引之，以便觀賞，號移春檻。」今京師仍仿行之。蓋昔京官僦居之院落，多爲白石所砌，欲植花而恐損石，乃師用其法。法以木製盤，或數尺，或徑丈，其式巧且多，緣以梵字欄，施輪脚，合則併於一，分而散之四隅，俱各成圖形，花時陳之，萎復移去，移居時復可携與俱遷，故殊稱便，至今猶有踵行之者，而其名亦復稱雅事也。（編者）

黃仲則先生惱花篇（時寓法源寺）詩云：「寺南不合花幾樹，鬧春冠蓋屯如蜂；遽令禪窟變塵衝，曉鐘未打車隆隆。我時養疴僦僧舍，避地更擬東墻東；花開十日不曾看，鍵關不與花氣通；漸驚剝啄多過客，如覺門外春光濃；數弓地窄苦揖讓，一面交淺勞過從；翻書奪席苦拉邏，應門煮茗煩奴僮；因花致客真被惱，求寂得喧毋乃窮。斫花徑擬借蕭斧，深根鏗斷繁英空；不然飛章乞猛雨，使李褪白桃銷紅；不憂人譏煞風景，焚琴煮鶴寧從同？花若顧我啞

然笑，雜以諧謔通微風；爾今窮瘁實天子，豈有生氣回春容？無人之境詎可得？徒使冰炭交心胸；非人誰與聖所訓，有怒不遷德則崇；去留踪跡孰相強，曷不掉臂空山中？同生覆載各有志，我自開落隨春工；客來客往豈有意？而以罪我徒褊衷。對花嗒然坐自失，何見不廣儕愚恣？明當邀客坐花下，爲花作主傾深鍾；焚香九頓法王座，祝客常滿花常穠！」（兩當軒詩集。）

燕地苦寒，江南羣芳，不可易得；即有携種至者，僅可置盆盎中，爲几席玩，其有進御者，皆爲火迫而發，日月朝夕之艷，無經歲計也。（長安可游記）

右安門外草橋，唐時有萬佛寺，寺廢而橋存，天啓間，建碧霞元君廟。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種花爲業，冬則蘊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帝京景物略）

裁別接洽，各有其法，謂之弄花。（牡丹譜見日下舊聞考）

牡丹裁之法，分之法，接之法，洗之法，醫之法，一如博州洛下。近有藤花而牡丹葉者，曰高麗牡丹。（帝京景物略）

燕中榴花有千瓣白，千瓣粉紅，千瓣黃，大紅者，比他處不同，中心花瓣，如起樓臺，謂之重臺石榴。（遵生八箋見日下舊聞考）

玫瑰花有二種，其一種色黃，出燕中，花稍小於紫玫瑰。（遵生八箋見日下舊聞考）
（朱昆田原按）黃玫瑰，京師目爲刺梅者是也。（日下舊聞考）

荷包牡丹，草本，一名朝鮮牡丹。花似僧鞋菊而深紫色，其以牡丹名者，因其葉相類也，京師槐樹斜街慈仁寺，藥王廟花市恒有之。（六街花事見日下舊聞考）

隆恩寺小軒臘梅一株甚大，江南亦不多得。（燕都游覽志見日下舊聞考）

燕地苦寒，惟草花異種最多，江南委之水濱籬外者，無不醜艷蒸芳，鮮奇炫目，至有不能辨名者。（長安問花記）

豐台種花人，都中目爲花兒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車載雜花至槐市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紅者，杏有十葉者，索價恒浮十倍，日昃則雖不得善價亦售矣。桃花白者，見於詩人吟咏絕少；紅梨則歐陽永叔有詩，所云：「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君心好奇」是

也。楊廷秀杏花詩；「于中更有紅千葉，且道化工奇不奇」，斯亦上苑之異種矣！聞百花陀所產更異，雙厓一潤，下上皆花，村民多有不知其名者，惜無荷擔者，載之入市也。（六街花事見日下舊聞考）

京師右安門外十里，曰草橋，居人以花爲業。都人賣花擔每晨千百，散入部門，入都而梅，而山茶，而水仙，而探春；中春而桃，李，而海棠，而丁香；春老而牡丹，而芍藥，而欒枝；入夏榴花外，皆草花，花備五色者：蜀葵，鶯粟，鳳仙；三色者：雞冠；二色者：玉簪；一色者：十姊妹，烏斯菊，望江南；秋花耐秋者：紅白蓼；不耐秋者：木槿，金錢；耐秋不耐霜者：秋海棠；木槿，南種也，最少；菊，北種也，最繁。種菊之法，自春徂夏，辛苦過農事，菊善病，菊虎類多於螟螣賊蝨，圃人廢晨昏者半歲，而終歲衣食焉。（京師景物略）京師鬻花者，以豐台芍藥爲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蔭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臺者，永昌名花，見菟林伐山。（香祖筆記）

析津日記云：「京師豐台芍藥，連畛接畛，荷擔市者日萬餘。」謹按北地芍藥之美，勝於江南，不特豐台所產也。（涿州志）

稽含南方草木狀：「鹿蔥有紅黃紫三種」，任彥升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今京師有草花，葉皆絕類萱，春時葉布地，經暑則朽，及秋花發，則葉已無存矣，都人謂曰孤挺花，花澹紫色；疑即紫萱也。（六街花事見日下舊聞考）

海棠：上西府；次鐵梗；次垂絲；廣者木瓜、辨之以其葉：木瓜花先葉，海棠葉先花。韋公慈仁二寺，皆京師海棠盛處。（帝京景物略）

海子在府西三里，汪洋如海，中有菱荷，鸞鷗可玩。（紀纂淵海見日下舊聞考）

淨業湖看蓮詩：「杖履吾何適？逢僧曲水邊；三乘開寶地；六月湧金蓮。雨過塵心淨，風來爽氣偏；浮生閒自惜，不是爲逃禪。」（劉念庵詩集）

太平庵背城臨湖，可數頃許，每秋夏之間，接天蓮葉，向日荷花，四顧送青，滿波輸綠。……（楊方盛重修太平庵碑記）

張公海棠二株，在鐘鼓樓東中貴張宅中，元時遺物，叢本數十圍，修幹直上高數丈，下以朱欄障之，參差敷陰，猶垂數畝，近日易主，不知其幾矣。（燕都游覽志）日下舊聞考按：「張公海棠今無考」

張翥金水橋上聞苑池荷香詩：「立馬金河上，荷香出苑池；石橋秋雨後，瑤海夕陽時。深樹棲鴉早，微波浴象遲；煩襟一笑爽，正喜好風吹。」（蛻庵集）

李東陽西涯雜咏十二首之一蓮池詩云：「秋風吹菱荷，西塘涼意早；獨負尋芳期，苦被詩人惱！」（懷麓堂集）

李園以水勝，可泛舟周廊過亭；其東梅花亭，砌亭爲瓣五，鏤爲門，爲牕，繪爲壁，甃爲地，范爲器，其形皆以梅。（帝京景物略）

宋琬慈仁寺看海棠詩：「並馬來看錦樹林，殿門春盡晝陰陰；雨餘休沐逢花落，病起登臨見客心。隔葉流鶯嬌欲歇，上方哀磬晚逾沉；當年金谷追游地，松柏邱陵自古今。」（安雅堂集）

曲阜孔東塘尙任燕臺雜興詩：「藤花不是梧桐樹，却得年年棲鳳凰。」自箋：「宜興蔣京少景祁寓海波寺街古藤書屋，予與阮亭先生數過談。朱竹垞，黃俞邵，周青士諸公，先後寓此。」（東舍詩評）

儼宅宣武門外，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曝書亭集）

海波寺街舊有古藤書屋，朱彝尊嘗居此，有移居及贈別諸詩。（日下舊聞考）

京師賣花人，聯住小城南古遼城之麓，其中最盛者，曰梁氏園。園之牡丹、芍藥幾十畝，每花時，雲錦布地，香冉冉聞里餘，論者疑與古洛中無異。（篁墩集）

小南城梁家園，往時芍藥最盛，人多携酒賞之，後其家廢，無一本存者。（匏翁家藏集）

梁園在京城之西南廢城邊，引凉水河入其中，亭榭花木，極一時之盛。（春明夢餘錄）

宣德幸文淵閣，命於閣右築石臺，植澹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

（留青日札）

文淵閣芍藥，舊嘗有花，自景泰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

同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旣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明年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夏四月盛開八花，遂設宴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白玉帶，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官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雙槐歲抄）

南大內有紅芍藥一本，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遇花開，嘗設宴與宣宗賞之；後宣宗嗣位，移植京師禁中，歷宣德正統兩朝，無歲不花，繁郁無比；景泰改元，復增植二本，凡歷七年皆不花；及英宗復辟之春，花或盛開，識者異之，當時賞花諸學士，計花開多寡，合其同升之數，亦淺之乎爲言者矣。（說聽）

陸粲賦內閣芍藥詩：「金門柳色縈深綠，上苑春餘雜花撲；天桃已歇穠李衰，紅芍翻階正芬郁。此花初種自宣皇，百曲雕欄七寶妝；融光窈窕昭陽殿，暖日輕盈白玉堂。玉堂學士看花

早，賦成芸閣留詩草；卷幔頻看碧霧流，揮毫正耐紅雲繞。憶昨宣皇居法宮，太平樂事君臣同；宸游每出濯龍裏，曲宴偏臨翔鳳中。沈吟此事六十載，當日繁華宛然在；紺幘金輿絕幸臨，黃扉紫禁留風采。不羨揚州寶帶圍，長安紅紫競芳菲；五侯七貴同游賞，寶馬香車疾若飛。爭似名花出天上，霧閣雲牕儼相向；浪蝶游蜂未許窺，酒徒詞客空惆悵。江南三月足豪華，繡帳圍香富貴家；亦有幽姿在空谷，風雨憔悴天之涯。燕山游子江南客，獨對名花感今昔；草木何知人自憐，逢時亦復升沉隔；世間榮辱偶然事，不獨此花堪嘆息。」（陸子餘集）

紫藤花二株，其一在少宰右署中，吳文定公手澤也；其一在司廳左署中，莆田方輿邦古藤記略曰：「吏部廳事，左署有古藤一株，鐵榦如椽，兩兩相比，盤薄輪囷，而枝蔓扶疎，緣攬直上，不知誰何所植也？堂上左右廂，有藤三株，乃弘治六年長洲吳文定公爲少宰時手植，於今殆六十餘年，圍而挈之，不及茲樹三分之二，然則樹此者殆百年矣。」（燕都游覽志）

吳寬詩：「手種朱藤已七年，長條緣架每相纏；只看葉密清陰覆，忽報花多紫粉懸。風小掉

頭嫌一老，雨餘舒眼眇三賢；從今堆字詩還和，寫入當時草木編。」自注：「吏部右廂前，有朱籐一株，予所種也。」（匏翁家藏集）

吳寬手植藤，今在吏部穿堂之右，屋三楹，曰藤花廳，乃吏部長官治事之所；惟寬詩自注云：「朱藤一株，而今實二株，蓋後人補植也。左署古藤已不可見，獨方輿邦撰記石刻尙存。」（日下舊聞考）

禮部儀制司有優鉢羅花，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蓮蓬，去其衣，中金色佛一尊，不知何人所植？（七修類稿）郎瑛所記儀制司署之優鉢羅花，今已無存。（日下舊聞考）

中峰下南，……又數里，至萬佛閣，過此即杏子口，道旁杏皆老幹，多百餘年物，絕似金陵靈谷寺梅也。（山行雜記）

百花山，花多所未覩，紅黃紫翠，不可名狀，一色者附萼各殊，有名天花者，尤嬌艷可愛。

（長安可游記）

西山楊家頂觀音庵，庭有牡丹，萬歷乙卯八月，遇閏忽開一花，定陵以八月生，閏月宮中重

慶萬壽節，有中官聞之，以白金六十兩與寺僧，取其花進御，定陵甚悅，賜予累百金。（寄園寄所寄錄）

法雲寺在西山後，……寺門內有方池，石橋間之，水泠然沈碧，雙泉交會也；上有銀杏二株，大數十圍。（珂雪齋集）

王定甫有崇效寺花看三年矣今春不及一游悵然有作菩薩蠻詞云：「禪房一夜風和雨，嬌紅定是飛無數；玉勒錦障泥，幾時曾路迷。年年花下酒，偏是今春負；寂寞佛前燈，落花深閉門。」（茂陵秋雨詞）

李蓀客己卯看花絕句：「北地由來不見春，今年置閨恰當辰；百花次第三句發，特慰黃楊劫裏人。」「閨重三日嫩晴開，先向慈仁結隊來；幾樹鸞枝紅艷裏，夕陽和影落茶杯。」「西直門西輦路長，獨垂鞭影過高梁；寺門未到春慳綠，時有雛花出短牆。」「海棠百樹列東西，紅萼千枝點綴齊；誰識畫廊迴繞意，獨來花下解偏提？」「晨旭猩紅萬點葩，夕陽漸展碧城霞；不須羯鼓唐宮法，一杵齋鐘已放花。」（是日以亭午至極樂，海棠開者僅十之一二，

哺回車已十放四五矣。」「韋公柰樹記前朝，鹿苑春風事已銷；獨有沉香傾國種，年年彈淚濕紅綃。」「高度金輪足十尋，花身量比玉杯深；端相恨乏邊鸞手；寫上吳娘軟繡襟。」（都中海棠以千葉爲貴，花開極爛漫時，大皆如杯，暈粉吹脂，宜於靜玩，畫家所未到也；花之寺佛殿左右兩樹，尤爲京師之冠。）「出寺蒼然對遠山，鳳城又見折花還；獨行理詠平生慣，不似今年此日閒。」「再向慈仁寺裏游，夕陽庭院足勾留；丁香夾徑清陰裏，如雪花枝照白頭。」「欲貰東鄰下澤車，天寧去看牡丹芽；山姬爲語春衣盡，且自關門數落花。」「消得餘春十日閒，綠陰如水動輕紈；不須乞米還書帖，一頓藤花足飽餐。」（越縵堂日記）極樂寺佛殿前有梨花一樹，大幾蔭畝，落花滿院，李蘼客曾賦臨江仙詞云：「寂寂琳宮長晝，玉梨一樹晴妍；不知春恨幾經年；爲誰開又落？夕磬曉鐘邊。過盡扶肩女伴，繡襟一樣低穿；飛來難得上花鈿；願留纖屐印，芳迹有人憐。」（越縵堂日記）李蘼客丙子端午，節事甚乏，而庭前石榴夾竹桃等作花甚盛，戲賦一詞，調寄錦堂春云：「灼灼榴花吐火，猗猗桃竹流霞；薰風不管人憔悴，點綴滿庭花。五十顛毛如許，三千歸路猶

賒；不知明歲蒲觴底，芳事屬誰家？」（越縵堂日記）

大雲山房釋菽曰：「北方名「江西籟」」，又曰：「南方名「藍菊」」，以予所聞，京師人呼藍菊爲「江西蠟」，蠟也，非籟也。（夢園叢說）

方朔花市詩：「衆物那及東西廟？好花真冠南北城；雞冠鳳仙左右束；剪秋羅多晚香玉；驚心艷絕美人蕉；拂袖風涼君子竹；入局處處清香酣，紅藍菊與佛手柑；最難婆羅動數十，花下來去僧環探。花房花窠花棚繞，花子門前將色表；移居宜有竹垞翁，步塵難怪初白老。西去昊天寺，相傳泉奇甘；若教此地立茶社，風光何數江之南？看花人已及三十，對花未免恣憐惜；祇願花新人亦新，年年月月來三日。（土地廟市向於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一開）（金臺游學草）

葉德輝游萬生園詩：「……：灌花老人笑且語，別有溫室辟寒沍；春花秋花冬亦開，四時已失羲和御；嫣紅姹紫色間繖，五色今添藍面具；牡丹坐貶不稱王，蓬茅屨入羣芳譜。……：

（觀古堂詩集）

尺五莊在南西門外里許，都人士夏日游翫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圃，可借以酌酒。（竹葉亭雜記）

極樂寺之海棠；棗花寺之牡丹；豐台之芍藥；十刹海之荷花；寶藏寺之桂花；天寧花之寺之菊花，自春徂秋，游蹤不絕於路。又有花局，四時送花，以供王公貴人之玩賞；冬則唐花尤盛。（夢園叢談）

都門花事，以極樂寺之海棠；棗花寺之牡丹；豐台之芍藥；十刹海之荷花；寶藏寺之桂花；天寧寺之菊花爲最盛，春秋佳日，挈榼攜賓，游騎不絕於道。（郎潛紀聞）

阜城門外摩訶巷杏花極盛，人多載酒往游。（燕都雜詠註）

城西僧寺菊花，近以天寧寺爲最盛，游人携酒就賞。（燕都雜詠註）

城南刺梅園，士大夫休沐餘暇，往往携壺榼，班坐古松樹下，觴詠間作。（藤陰雜記）

都門雜詠東嶽廟云：「東郊極目景紛華，茶罷頻頻問酒家；醉後又來壇夾道，幾人携手笑看花。」（都門紀略）

又十刹海云：「柳塘蓮浦路迢迢，小憩渾然溽暑消；十里藕花香不斷，晚風吹過步糧橋。」

（都門紀略）

又天寧寺云：「天寧寺裏好樓臺，每到深秋菊又開；贏得傾城車馬到，看花齊帶玉人來。」

（都門紀略）

又賣鮮花云：「風流子女喜相逢，耳鬢摩挲笑語濃；袖手傍觀真羨煞，幾生修到賣花傭？」

（都門紀略）

翠花，按取翠鳥羽毛爲之，京師翠花最著名。（光緒順天府志）

京兆地方居民，雖三間茅屋，半畝庭除，婦人孺子，亦喜種花；家庭最易繁殖，其花高大，其子衆多，且可爲兒童食物，宴客果品者，莫若葵花，秋日黃華，比於嘉穀，菊類不能及也

。（京兆地理志）

京師冬日，酒家沽飲，案輒有一小釜，沃湯其中，熾火於下，盤置鷄魚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雜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鍋，（清稗類鈔）

鍋子之類甚多，有菊花鍋子，爲肉類與菜蔬及花瓣之大雜脍。（舊都百話）

菊花羹，近數年始盛行，其法先用鱖魚作羹，雜以粉條麻花，和白菊花食之，亦有加椒末胡荽者。（光緒順天府志）

市賣盆菊，多用艾根所接，頗有細種以及異樣變種之花，然不能苗，良可惜也！（水曹清暇錄）

出南西門外數里，曰豐台，居民咸以種花爲業，四時紅白相間，芬芳襲人；而惟春夏時之芍藥爲最盛，連畦接隴，一望無際，皆婪尾春也。（春明叢說）

豐台在右安門外八里，前後十八村，泉甘土沃，養花最宜，故居民多以種花爲業，而花又以芍藥爲最。（鴻雪因緣圖記）

今草橋居人，種花爲業如舊；惟梅花無大本，僅置盆中爲几席玩。（光緒順天府志）

楊允孚雜詠詩：「試數窗間九九圖，餘寒消盡暖初回；梅花點遍無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

「（帝京景物略）」

彭蘊章幽州士風吟浴佛日云：「佛本清淨身，土木招埃塵；塵汚土木非汚佛，浴佛奔走尋常人；尋常人，慕元妙；不誦藥師經，空詣藥王廟；藥王廟前桃李開，折花一枝騎馬回。」（松風閣詩鈔）

一歲貨聲四月云：「花兒呀，玫瑰花呀，抓玫瑰瓣」又云：「芍藥來，楊妃來，賽牡丹來，芍藥花。……」註云，「楊妃，僂白，千葉蓮，南紅。」

京都竹枝詞：「黃花魚到要爭先，多費無非早一天；正是榆錢纔綠後，聲聲芍藥賣街前。」歲朝之游，向集廠甸，……迨興闌游倦，買步偕返，則必購像生紙花。（京華春夢錄）都門贅語廠甸詩云：「拜罷新正事更忙，紙花風裏門韶光。」

晚香玉花如白玉簪，入晚益香，乃西洋種，洋名土馱贏斯；今京師及各省皆種之，康熙間聖祖錫以今名。（吳振棫養吉齋叢錄）

功德寺種花地二十畝，豐台種花地六十畝，凡宮殿陳設花卉，由功德寺豐台二處園頭交至南花園種植，或移栽盆盎，或采供瓶樽，隨時呈進；園在奉宸院署西，前明所謂灰池也；若昔

北京花事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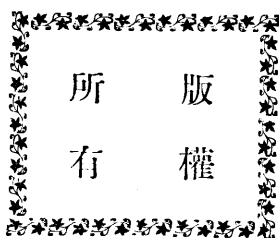
一二四

時圓明園所供花卉，則彼處別有花園主之，冬季還宮，南花園始進花。（吳振棫養吉齋叢

錄）

天津鐵路局旅行叢刊之一

北京花事特刊



編輯者 天津鐵路局

發行者 天津鐵路局

印刷者 文義印刷局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2025B

028045

207